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1 恭王府(1)
- 1 恭王府(2)
- 2 对弈(1)
- 2 对弈(2)
- 3 金冉冉(1)
- 3 金冉冉(2)
- 4 陈富忠
- 5 接机(1)
- 5 接机(2)
- 6 疯牛病(1)
- 6 疯牛病(2)
- 7 搭桥
- 8 拒绝
- 9 聚会(1)
- 9 聚会(2)
- 10 常委会(1)
- 10 常委会(2)
- 11 留言
- 12 竞争
- 13 子弹
- 14 相约
- 15 赴宴(1)
- 15 赴宴(2)
- 16 讨教(1)
- 16 讨教(2)
- 17 人头
- 18 放风筝(1)
- 18 放风筝(2)
- 19 探病
- 20 许诺

- 21 爽(1)
- 21 爽(2)
- 22 碎尸(1)
- 22 碎尸(2)
- 23 肥肉
- 24 公关
- 25 保姆
- 26 红袖(1)
- 26 红袖(2)
- 27 省驻京办(1)
- 27 省驻京办(2)
- 28 县驻京办(1)
- 28 县驻京办(2)
- 29 紫气东来(1)
- 29 紫气东来(2)
- 30 花宴(1)
- 30 花宴(2)
- 30 花宴(3)

1 恭王府(1)

到北京快三年了，最吸引丁能通的地方还是和珅的故居恭王府。丁能通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要来这里一趟，原因很简单，不少政治新星升起后，由于一个“贪”字最终却像流星一样陨落了，这其中就包括不少大大小小的驻京办主任。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无非是提醒自己别因为“贪”而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丁能通对和珅感兴趣不是因为和珅“贪”，而是因为在和珅身上集中了官本位制度中所有为官的元素：自幼清贫、发奋苦读、幸识君王、连升三级、侍君如父、位极人臣、左右逢源、精明干练、阴险狡诈、贪得无厌……丁能通的身世与和珅太相似，也是从小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于是发奋苦读，大学毕业后考入东州市政府，幸得市长肖鸿林的赏识成为市长秘书，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通过多年的历练，他也修得左右逢源、精明干练、诡谲圆滑，其实，什么样的仁人志士在官场里混久了，棱角也都磨没了，河里的石头有几个不是圆的？经过一番煞费苦心，丁能通终于当上了清江省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只是一个“贪”字不知要了多少政坛精英的命，他心有忌惮，丁能通是不想丢掉性命的，自己还年轻，好日子还在后头，所以他经常到恭王府走走，一来是为了给自己提个醒，二来也是想多沾点福气。

丁能通的理想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理想当然离不开福气，而恭王府素有“万福园”的美誉，什么蝠池、蝠厅、福字碑，一个福字道出了富与贵的真谛。

丁能通特别喜欢康熙爷写下的这个“福”字，他在恭王府驻足最多的地方就是这块福字碑前，目的就是想多沾点恭王府的福气。难怪北京人常说，到长城是看大气，到故宫是看王气，到恭王府看的是福气。

对于丁能通来说，大气他自认为天生就有，王气是丁能通梦寐以求的，然而，当今中国好像破了千百年来的规矩，从不分离的富与贵竟然分开了，如今的中国是富者不贵，贵者不富，这是丁能通万难想明白的。

丁能通认为，贵必有王气，富必有福气，在中国官场上，二者可以兼得的只有驻京办主任了。因为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离天王老子最近，可以广交权贵，当然福气多多了。想来想去，丁能通觉得多沾点福气是无可厚非的，作为驻京办主任沾不上天王老子的福气，一定是地瓜加土豆——烀熟了就是面。

每当丁能通徜徉在这个大花园中，就会有与和珅心有灵犀之感，这种感觉让他心中痒痒的、暖暖的，他甚至觉得一个优秀的驻京办主任就应该向和珅学习，当然不是学“贪”了，但是，向和珅学习什么，他似乎又说不太清楚，只觉得人生就犹如这园内的环山衔水、曲廊亭榭、山石古木、曲折掩映，真可谓是步步为景。

丁能通不觉得人生是什么过眼烟云，即使是和珅去了，还有恭王府在，还有福字碑在，明明是步步为景嘛，只不过景致各有不同罢了。

眼下的光景就是他自己选择的，丁能通一直为自己的选择暗自得意，因为自从他第一次陪同东州市市长肖鸿林走进恭王府以后，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想，“我要当东州市驻京办主任，而且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将驻京办事处变成东州市设置在北京的恭王府。”丁能通这个理想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东州市作为清江省的省会城市，工业大市，清江省经济的发动机，现有的驻京办太寒酸了，像东州这种经济大市，驻京办搞成五星级也不过分，这里有一个东州市政府的形象问题，丁能通多少次为自己的想法而兴奋。

丁能通就任驻京办主任之前，是东州市市长肖鸿林的秘书，而且兼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按理说，鞍前马后地跟了肖市长五年，到哪个区当个区长，到哪个实惠局任个局长，也就是肖鸿林一句话的

事。可是，丁能通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市委组织部的美意，执意要当东州市驻京办事处主任，个中原因即使是他服务多年的市长肖鸿林也没有完全猜透。

其实，丁能通一直有不可告人的私心，说野心也行，说是高远志向也可，他认为，要想在政治上有大发展，必须有重量级的人物赏识，他可以利用驻京办这个平台，既可以因频繁接待省市领导而得到赏识，又可以广交京城权贵，为自己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展寻找机会。这年头要想当大官，就要结交权贵；要想发大财，就得结交大款。只要自己在北京打开局面，别说市长肖鸿林了，就是市委书记王元章也得围着自己转。

这些年跟着肖鸿林走南闯北，北京城也识得不少大人物，他认为自己有打开局面的底蕴和实力。何况，东州市作为省会重镇、革命老区、老工业基地，早就为首都输送了成百上千的老革命，用好这些关系，何愁自己没有靓丽的前程。

丁能通正驻足在福字碑前沉思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哟，这不是丁秘书吗？”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1 恭王府(2)

丁能通回头看时，却一时懵住了，这女人四十多岁，典型的机关女干部形象，端庄稳重的脸笑容和蔼，上身穿着一件暗绿色鸡心领短袖小衫，古铜色西裤，浑身透着大方与庄重之气。

“哎呀，是刘大姐，好久不见了，我没敢认！”

半晌，丁能通才想起来，这位刘大姐叫刘凤云，是中纪委的处级干部，三年前随中纪委六室主任去东州市搞政务公开调研，丁能通陪肖市长接待过他们。晚宴上，丁能通与刘凤云拼酒，败下阵来，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丁秘书，什么时候来的北京？肖市长也来了吗？”显然，刘凤云并不知晓丁能通的工作变动。

“刘大姐，我现在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早就不当秘书了。”丁能通极力想改变留在刘凤云心中的秘书形象。

“这么说你进步了，丁主任！”刘凤云半开玩笑地笑道。

“刘大姐，还是叫我能通或小丁吧，我听着舒坦。”丁能通腼腆地说。

“好吧，小丁，看见这福字碑都想了些什么？”刘凤云似乎看穿了丁能通的心事，平和地问道。

“听说康熙只留下三个大字，一个是故宫太和殿内的‘无为’二字，另一个就是和珅府里的这个‘福’字。”

“是呀，当年康熙为老母亲的生日写下这个大大的福字时，深感惊讶，因为福蕴涵着才、子、寿、田等老百姓常求而不达的东西，整个一个福字就表达了国人对多子、多财、多寿、多福气的祈求。而后来康熙考虑到这个写绝了的福字无法再次写出，便用剑刻的方法刻在一个长石上，摆在了皇家大院内。”

“刘大姐，后来和珅是怎么把这个福字弄到府里的？”

“这倒不清楚，不过聪明的和珅为避免皇家人把这块宝夺回去，便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先是用座假山把石压在下面，并在山上放置三块象征双龙戏珠的大石头，最后还在福字外围弄了一个大大的寿字，这样皇家人即使想取走也只能望福兴叹了，毕竟谁都不敢用江山和寿运来换取一个福字。因此，这个福字得以一直留在这里。”

“和珅果然是聪明绝顶！”

“小丁，我发现你好像很崇拜和珅哪！他可是个大贪官呀！”刘凤云诧异地瞪着眼睛说道。

“刘大姐，你误会了，我只是想，为什么康熙亲提的福字没有保佑他。”丁能通赶紧解释道。

“常言说得好，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人生不能苛求太多呀。”

“刘大姐说得对，刘大姐说得对。”

这时，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手中拿着两瓶矿泉水走了过来。

“凤云，遇着熟人了？”

“噢，我来介绍一下。小丁，这是我老公，叫周永年，在中组部地方局工作，永年，

这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曾经是肖鸿林的秘书。”

丁能通听了刘凤云的介绍，内心暗涌着一种冲动，心想，“刘凤云的老公居然在中组部地方局工作，看派头和资历，少说也得是个副局级，这可是所有在政治上有宏图大志的人做梦都想结交的人物。”

丁能通赶紧伸出双手谦卑地说：“周大哥，幸会！幸会！”

周永年客气地伸出手，带着警觉而傲慢的笑容说道：“驻京办主任可不简单，个个都有左右逢源、纵横四海的本领。”

“哪里，哪里，我们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呀！”

“在夹缝中求生存，有没有搞错，谁都知道，驻京办是三不管，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又开宾馆、酒楼，又办公司，驻京办主任可是既当官，又做老板，集富贵于一身的肥差，经常接待

的是当地领导干部，有人脉关系，又是地方政务与中央政务对接的桥梁，哪个驻京办主任到部委办事不是如履平地呀，在外面纪律也松，工资又高，哪个驻京办主任没有点神通？”周永年侃侃而谈，说得丁能通脑门儿沁出了细汗。

“周大哥高看我们了，这样吧，刘大姐，反正你是东州人，改天我请客，周大哥务必给我这个面子。”

丁能通觉得周永年这个人太有用了，即使是省委书记、省长也要高看一眼，这样的人一旦交下，无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大为有益，但是结交这样的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小火慢炖，不然容易夹生，双方寒暄告辞后，丁能通缓步走出了恭王府。他上了奔驰车刚打着火，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号码是东州市常务副市长贾朝轩的秘书顾怀远打来的。丁能通赶紧接了电话。

“能通，你在哪儿呢？贾市长到驻京办了，你赶紧回来吧。”

“怀远，我在路上，马上回去。”

2 对弈(1)

贾朝轩在北京学习，一有空就到驻京办找丁能通下围棋，丁能通虽然给肖鸿林当过秘书，但是驻京办归常务副市长主管，因此，贾朝轩是驻京办名副其实的太上皇。贾朝轩找他，丁能通不敢怠慢。五年的秘书生涯和几年驻京办主任的历练，炼就了丁能通一种特殊的本领，既能掌握必须掌握的信息，又能让这些信息到自己这儿打住。这一点让所有的市级领导都很赏识。

丁能通接待过东州市所有副市级以上领导及他们的家属，也经常陪同国家部委办局领导到东州办事甚至休假，知道别人无法知道的信息，甚至是隐私，但是，丁能通都能守口如瓶，并且从来不利用这些信息甚至隐私为自己谋取什么，为此，丁能通获得了更多近身领导的机会。

东州市驻京办坐落在北京市八里庄航天桥下一片平房区，离彩电塔不远，原来是部队的一片军营，在市委书记王元章任东州市市长期间，租给了东州市政府，王元章将这里改造成了驻京办。十几排营房，一个大院，院内几十棵高大的杨树像披挂着哗哗响的青铜铠甲的巨人，圆圆的树干几乎一般粗细，傲岸地凝视着出入驻京办的各色人等，默默沉思。

驻京办大门前的胡同虽然狭长，但很热闹，特别是早晨，卖豆汁油条的，卖馄炖烧饼的，卖稀粥馅饼的，应有尽有。丁能通最喜欢北京的小吃，近三年来，他的早餐放着机关的食堂不吃，专吃门前的小摊，特别是馄炖加油条是丁能通最爱吃的，奇怪的是做这些小吃的很少有北京人。

丁能通的奔驰车驶进驻京办大院时，贾朝轩正站在一棵大杨树下抽烟，顾怀远左胳膊下夹着一个皮包，右手正在打手机，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正在向贾朝轩汇报着什么。

丁能通在车里望了一眼肉头肉脑的钱学礼，心里咯噔一下。三年前，驻京办老主任死于车祸后，副主任钱学礼拉着架子要主政，无奈，丁能通看上了驻京办主任这个肥缺，钱学礼无力抗衡，只好忍气吞声地认了，忍了，但是心里一直不服气。

丁能通上任以来，钱学礼一直在暗地里下绊，恨不能丁能通也像老主任一样出车祸死了才解气。因此，丁能通一见钱学礼腆着像女人乳房一样肉乎乎的胸脯凑在贾朝轩耳边窃窃私语，心中就断定这家伙在打小报告了。

钱学礼有个外号叫“独眼龙”，其实，钱学礼的两个眼睛都很好，连眼镜都不戴，可是这家伙秃顶秃得锃光瓦亮，脑形特像勃起的阳具，再加上腮帮子上堆了两堆肉，就像两个睾丸，所以，背后人们都称他“独眼龙”。

刨根问底，这外号是驻京办接待处处长黄梦然给起的，缘起黄梦然讲的一个笑话。那天，几个同事在驻京办酒店给黄梦然过生日，喝到兴头上，黄梦然讲了一个黄段子，大致意思是：阴道和屁眼是邻居，一天，阴道对屁眼说，昨天晚上独眼龙又来了，你也不帮帮我。屁眼说，别提了，独眼龙一来就在我门前放两个手雷，吓死我了。黄梦然刚讲到这儿，一辆奥迪停到了酒店窗前，钱学礼举着光秃秃的头从车里钻了出来，也不知谁说了一句：“独眼龙来了。”众人哈哈大笑。从此：“独眼龙”这个外号就叫开了。

丁能通从车上下来，钱学礼尴尬地冲他笑了笑，知趣地想走，丁能通心里酸溜溜的，但脸上的表情很随和。

“老钱，市政协的张主席来，三点钟的飞机，你帮我接一下。”丁能通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

“好的，贾市长，我去了。”钱学礼看了看表点头哈腰地说。

贾朝轩将手中的烟头扔在了地上，用脚一碾，慈祥地挥了挥手。

“贾市长，怎么不进屋呀？”丁能通的语气像是在挑钱学礼的礼。

“你小子不在办公室，是不是被什么女人缠住了？”贾朝轩话里有话地说道。

丁能通听了贾朝轩的话心里激灵一下，心想，“莫非自己帮助金冉冉的事被发现了？不能啊，妈的，这年头，只要接触女人，准能传出包二奶、养情人的谣言来，金冉冉不过是一个要轻生的女大学生，自己不过是做了点自己该做的事，难道也传出了流言蜚语？钱学礼这小子不愧号称独眼龙，什么香风毒雾他都能扑捕捉得到，真得防着点这小子，干脆找机会把他撵走算了。”

但是，丁能通也知道，钱学礼在驻京办十年了，连老婆孩子都调北京来了，全家不仅在北京买了房子，而且都弄成了北京户口，拉着架子老死在北京。而且这小子什么领导都伺候过，在北京的水很深。

“贾市长，是哪个乱嚼舌头的给我造这种谣言？这不是把我往山下推吗？”丁能通佯装严肃地埋怨道。

“你小子，怎么，捅到腰眼上了？”

贾朝轩说完哈哈大笑，接过了丁能通递过来的软包中华香烟，顾怀远赶紧给两位领导点上火，贾朝轩拍着丁?通的肩膀，走进八栋营房。

八栋营房是十几趟平房中装修最好的，是专门接待副市级以上领导用的，走廊内一条大红纯毛地毯通往各个装修豪华的房间，丁能通的老婆孩子在东州，自己孤身一人，晚上就住在八栋营房的六号房间。

八栋营房八号房间是驻京办最好的房间，是豪华套，相当于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服务员打开门，丁能通将手一让，贾朝轩和顾怀远走了进去，服务员上了茶水和水果，三个人坐在沙发上闲聊。

“怎么样？贾市长？党校学习紧张不？”丁能通随口问道。

2 对弈(2)

“党校学习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同学编了句顺口溜，什么领个盆儿，学点词儿，认俩人儿，养养神儿。”贾朝轩呷了一口茶，悠悠说道，逗得丁能通和顾怀远哈哈大笑。

“贾市长，青干班和普通班可不一样，你可是重点培养对象，说不定没毕业就提拔了。”丁能通恭维道。

“这倒是真的，我们班有个同学，最近传说要升副省长了，中组部领导已经找他谈话了。”

“贾市长，市委王书记和肖市长都可能高升，一旦高升，位子就空出来了，您年富力强，将来东州一定是您主政。”丁能通诡谲地说道。

“老弟，借你吉言吧，不过，我要主政，你这办事处可得变变样，许多省会城市的驻京办都是三星、四星，甚至五星级了，咱东州市的驻京办还像个大车店怎么能行？影响东州市改革开放的形象。”

“贾市长，我也一直想改变咱办事处的形象，可是没有钱呀，如果当初王书记任市长时把这片营房的地买下来，咱现在就发了，光这块地就能换个五星级。”丁能通惋惜地说。

“是呀，十几年前王书记要是魄力大点，七百万现在就能变成七个亿。唉，这都是往事了，眼下，你要想做个称职的驻京办主任，就得学会资本运作的本领，什么叫资本运作，就是空手套白狼。不用市里投一分钱，就能搞出个五星级酒店来。”贾朝轩掸了掸手里的烟灰说。

“贾市长，我看中了一座五星级酒店，地点不错，离保利大厦不远，但经营不善，正在寻找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你给驻京办在东州批块好地，我就有把握控股，到时候咱就鸟枪换炮了。”

“你有把握？”贾朝轩双目放光地问。

“有把握，到时候我们驻京办下面成立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双管齐下，我保证两年就让驻京办大变样。”丁能通信心十足地说。

“好，能通，不愧是肖市长的秘书，有道行，我从党校学习完后，一回东州就给你办。”

“多谢贾市长对驻京办的关怀，我们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项目服务为目标。”

丁能通这几句话递得过硬，坐在一边默然无语的顾怀远投来敬佩的目光。

“怀远，想啥呢？赶紧把围棋拿出来，”贾朝轩迫不及待地说，“能通，今儿三局两胜，老规矩，不许赖帐！”

顾怀远赶紧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副精美的围棋。

这是一套由优质的新山玉和墨玉精心打磨而成的玉石围棋，白得宛若美玉，晶莹光洁而并不炫目，黑子经过精心去光处理，手感圆润舒适，棋罐和盖均是新山玉雕刻而成。

贾朝轩生性好赌，又是个围棋迷，走到哪儿都把这套围棋带着。不过，在党校他不敢拿出来张扬，再者说下棋也没有对手，所以，棋瘾一上来，他就要找丁能通赌上几局。

“贾市长，你这套围棋看着花里胡哨的，其实并不值几个钱，我认识一位专玩古玩的行家，他手里有一副明朝时期的‘永子’围棋，那才叫货真价实呢！”

“‘永子’不就是云子吗？听说制造‘永子’的技艺早就失传了。你小子还有这道行，什么时候带我认识认识这位老兄。”

“没问题。”

说着两个人杀将起来。说实话，贾朝轩的棋艺真没放在丁能通的眼里，但是，丁能通回回都能将局面掌控得天衣无缝，保证让贾朝轩三局两胜，而且赢得非常艰难。丁能通人如其名，果真是心里玲珑得剔骨挖髓。

两个人战得忘了吃晚饭，贾朝轩落下最后一颗棋子时，两包软包中华烟还剩下一支，他抽出这支烟，顾怀远给点上火，他用力将烟盒

捏成一个团，又深深吸了口烟，惬意地笑了笑，好象做完爱射出去那样享受。

贾朝轩并未在办事处吃饭，看样子像是有应酬，丁能通让接待处处长黄梦然开上自己的奔驰车送贾朝轩，临上车时，贾朝轩扔出一句话，让丁能通愣在原地半天没动。

“能通，啥时候，让大哥见识见识金冉冉！”

3 金冉冉(1)

很显然，贾朝轩真的知道了丁能通与金冉冉的事，到底是谁走露的风声呢?

应该说一个正当年的男人长年孤身在外，难免红杏出墙。但是丁能通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人，尽管有过许多走桃花运的想法，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其实与妻子的感情笃深，一直约束着自己。

丁能通与金冉冉相识纯属偶然，有一天晚上，丁能通闲得无聊，在房间上网聊天，一个网名叫颜颜的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女孩每天都把自己的心情写成日记贴在网上，文字清新流畅、细腻，看着看着，他发现了问题，原来颜颜将自己交男朋友的经历都写在了网上。

“别给同一个男人两次伤害你的机会，别相信床上的誓言，别看中处女，但保持纯洁。相信我，男人多的是，比三条腿的青蛙多得多，别轻易说出爱，相信你的直觉，不要招惹别人的男人，除非你非常爱他，并且他非常值得爱。不要招惹寻找与前女友相似，和她母亲、姐姐相似的女人的男人。别和没心没肺的人在一起，别把犯贱当真爱，一个男人作践自己来取悦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因此感动，这个烟头烫在他身上，下一个很可能就烫在你身上。观察他先看看他的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注意他的朋友对待女人的态度，还有，千万别相信一个不准备将你介绍给他朋友圈子的男人。一个男人只肯喊你‘宝贝’的时候，坚持要他喊你的名字，别干撕照片、烧信、撕日记这样一类三流爱情电视剧中才有人干的事，永远不要做那种午夜背着行李，从一个男朋友家流落到另一个男朋友家的女人。”

这样的文字简直像哈姆雷特口中的台词，丁能通看呆了。原来，这个网名叫颜颜的女孩是在读大学生，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刚的男人，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是个中学历史教师，刚离婚，很痛苦，于是，便在网上寻求刺激，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博得了颜颜的倾心，两个

人同居了。然而，刚并不爱颜颜，他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发泄内心的痛苦，刚深深地伤害了颜颜。

“其实，刚很冷静，很温和，毕竟比我大十岁，过了不计后果的年龄，我给他的新鲜刺激能持续多久呢？我总是试图用自己的热情燃烧别人，让对方和我一样不清醒，享受这种冲动的同时，也刻意蒙上彼此的眼睛。然而，刚会不会变呢？我们的爱能一直燃烧吗？感人的爱情故事都是闪电式的结束，主角经常是以死亡收场！”

“终于结束了，恨吗？还爱吗？伤心吗？还哭吗？嗓子还疼吗？还搂着枕头掉眼泪吗？无所谓吗？还喝酒吗？还被陌生人灌得晕眩吗？还是借着去厕所的机会摇摇晃晃地逃开吗？还在酒后失态的连哭带闹吗？还是倔强的不肯承认爱错了吗？终于结束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想起了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丁能通发现这个女孩在结束时连用了三个感叹号，他心里猛然一惊，心想，她会不会轻生啊？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些紧张，万一这个女孩因为失恋而轻生了，自己不就成了见死不救的人？于是，丁能通诚恳地发出了邀请。

“我想听听你和刚的故事，行吗？我是一个和刚一样年龄的人，完全被你的日记感动了，我们能聊聊吗？”

“你是不是也像刚一样成熟的接近圆滑和虚伪？”

对方答应了，丁能通内心一阵激动，心想，只要你敢见我，我就有把打消你轻生的念头。

“在你的日记里，好像把整个生活扒光游街，但是在夜晚没有多少人能看清楚的，最起码我有看清楚的欲望，而且，我对哈姆雷特的问题也感兴趣。”

“好吧，你很特别，见见也无妨，你说吧，在哪儿见？”

丁能通没想到这个女孩如此坦白，他甚至有些不敢面对了，静了静心，还是决定见面。

“我在凯宾斯基酒店等你，我穿了一件绿色的T恤衫，中等身材，戴眼睛，你可以打我的手机。”

丁能通像幽灵一样开着奔驰车驶过长安街，直奔亮马河，午夜的风热乎乎的，就像女人嫩滑的舌头在男人身上漂来漂去，搞得人们心浮气躁。

亮马河一带分布了很多高级酒店和写字楼，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等四家五星级酒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野鸡”、乞丐、卖花女和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各类成功人士在这里成群出没，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丁能通在大堂咖啡岛要了一杯咖啡慢悠悠地喝着，眼睛像猫一样观察着出入酒店的各色美女，终于有一个东张西望的女孩走了进来。

丁能通注目观察，这女孩乍一看长得很一般，典型的快毕业的大学生形象，但仔细观察，越看越有味，她穿着一件浅黄色吊带纱裙，高跟凉托鞋，性感却不失庄重。鸭蛋形面孔，眉弯如月，睫毛如帘，只是眼睛小了一点，但如秋水般深邃明澈。

女孩似乎断定凝视自己的男人就是丁能通，她决然地走向咖啡岛，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丁能通发现女孩的皮肤特别白，简直就像整块羊脂玉雕出来的一般细腻得看不出纹理。

丁能通心中一阵骚动，彬彬有礼地站起身缓步迎了上去。

“是颜颜小姐吧？我是人面桃花。”

“我们还是称呼真名实姓吧，反正已经认识了。”

“那好吧，我叫丁能通，这是我的名片。”

丁能通很儒雅地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将手一让，请女孩坐在了对面。

“噢，我叫金冉冉，在燕山大学读经济，想不到你还是一位官员，东州市冬天很冷吧？”

看上去金冉冉像是一位江南女孩。

“冉冉是南方人吧？”

“是呀，菇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么说，你是苏州人了？”

丁能通诡谲地看了一眼金冉冉，叫过服务生给她也要了一杯咖啡。

“驻京办主任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吧？”

金冉冉显然觉得驻京办这个机构比较神秘。

“怎么？对我们驻京办感兴趣？想不想到我们这儿工作？”

“没兴趣，我最讨厌迎来送往，吃吃喝喝了。”

“驻京办的工作可不止这些，我们下设办公室，接待处，联络处，信息处，财务处，后勤处，还管着酒店、宾馆、公司，负责地方政务与中央政务的对接，还肩负着为地方招商引资的重担，你说重要不重要？”丁能通卖弄地吹嘘道。

“说得冠冕堂皇的，我倒觉得像个腐败的温床。我这么说，你不会不高兴吧？”

金冉冉忽闪着迷人的媚眼觑了丁能通一眼，丁能通像过电一样浑身麻秫秫的，心想，“看来我多虑了，这个女孩并不像要轻生！”心里想着，脸上却露出和蔼的微笑。

3 金冉冉(2)

“冉冉，随你怎么说，反正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你说是不是？”

“丁大哥这话说得在理，人往往因为陌生而怀疑和猜忌，又因为熟悉而相信和袒护。”

“可是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朋友，应该互相信任，只有互相信任才能互相理解。”丁能通老谋深算地说。

“男人讨好女孩大多是为了性，丁大哥是例外吗？”金冉冉警觉地问。

“是不是例外只有试了才知道，要不哪天我们开个房间，你冒一次险？”丁能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心里清楚只有让她觉得自己特立独行，才能吸引住她，也才能探究她到底有没有轻生的念头。

金冉冉被丁能通的反击有些打懵了，但她又是不服输的女孩，硬着头皮问：“莫非丁大哥是当代柳下惠？”

“柳下惠可回答不了哈姆雷特的问题。”

“丁大哥的回答一定很特别，我很想听。”

“其实，死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只是个结果，生才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生是过程。”

当天晚上两个人聊的很晚，丁能通亲自开车把金冉冉送回了学校。一晃过了一周，虽然金冉冉让丁能通整天魂牵梦饶的，但是他并不觉得她还会找她，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当时金冉冉听到丁能通担心她轻生竟哈哈大笑起来，听到这笑声，丁能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善事。

没想到星期五傍晚，丁能通接到了金冉冉的电话。金冉冉说，想考验考验他是不是当代柳下惠。丁能通觉得这个女孩太有性格了，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是狼，不相信有什么柳下惠。丁能通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心想，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正人君子，便欣然应允了。

两个人在凯宾斯基酒店一起吃了晚饭，丁能通了解到这是个苦命的女孩，和自己一样从小丧父，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母亲再嫁后忍气吞声地把金冉冉带大，现在母亲和继父双双下岗，自己是靠助学贷款上的大学。

言谈间丁能通心中生出几分怜爱，心想，如果金冉冉做自己的情人，自己一定好好待她。然而，这个念头刚一闪，他就在心里啐了自己一口，心想，丁能通你是个正人君子，不是乘人之危的色狼！于是，他在心中改口道：如果金冉冉做我的妹妹，我一定资助她！丁能通也没有兄弟姐妹，从小就特想有一个妹妹。这么想丁能通仍然不满意，因为即使萍水相逢也应该帮助金冉冉。丁能通太喜欢这个可爱的女孩了，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坏念头，他甚至觉得答应见金冉冉是个错误，万一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就会比那个叫刚的男人伤害她更深，因为金冉冉是因为信任自己才敢挑战他的。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金冉冉说："丁下惠先生，敢应战吗？"

丁能通逗弄说："你不怕遇上色狼？"

"说不定谁是色狼呢！"

丁能通被金冉冉的挑战搞得很难堪，心想，豁出去了，他二话没说，直奔总台，三下五除二就开了一间豪华套，半推半就地与金冉冉上了电梯。金冉冉毕竟是处过男朋友的女孩，丁能通从她网上日记早就知道她与刚经常发生了性关系，所以金冉冉面对如狼似虎的丁能通并不惊慌，此时的丁能通的确已经欲火烧身，但是他强忍着煎熬尽量让自己平静得儒雅一些。

丁能通心里清楚，要想彻底征服眼前这个心高气傲的女孩，必须打破常规。

在房间里，两个人坐到了下半夜，都困极了，便合衣躺在双人床上睡了，这一宿，丁能通强忍着做了一晚上柳下惠，看上去睡得很香，金冉冉却辗转反侧，一宿没睡。

又过了一个星期，金冉冉主动给丁能通打电话，地点还是在凯宾斯基，金冉冉见了丁能通便抹起了眼泪，许久才说：“丁能通，我想认你做大哥！”于是，丁能通如愿以偿地多了个妹妹。

这件事丁能通做得非常隐秘，不知道为什么走露了风声，居然传到了常务副市长贾朝轩的耳朵里。

“会不会有人跟踪我呀？”

丁能通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个寒战，头脑也清醒了许多，看来，自己要对独眼龙多加小心了，自己明明做了件好事，却让歹人给自己制造出桃色新闻提供了口实。这时，自己的肚子咕噜咕噜叫起来，饿了，他情不自禁地向食堂走去。

4 陈富忠

吃晚饭的人零零星星还有三两个，卖饭的几个老娘们正在闲聊。

“哎，你老公一个月忙活你几次？我那位像收电费的，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就不错了，我那位每次像送传单的，随便一塞就完事了。”说这话的中年妇女操着天津口音。

“你们还好呢，我老公像送牛奶的，放在门口就走了。”

老娘们儿们说完哈哈大笑，丁能通听了也扑哧地笑出了声。这时，手机响了，他赶紧接听。

“能通，我以前当常务副书记时，你小子可从来没不露面，怎么的？瞧不起我们政协呀？”

挑理的正是东州市政协主席张宏昌，为了东州市国际秧歌节新闻发布会，张主席正在北京花园宴请北京各大媒体的记者，丁能通赶紧解释，答应马上就到。这时，黄梦然已经开着奔驰回来了，他一进食堂就悄悄将贾朝轩晚上的行动小声告诉了丁能通，丁能通听后诡谲地眨了眨眼睛。

原来今晚请贾朝轩的人是陈富忠，在东州没有人不知道陈富忠的，这可是个传奇的人物，黑白两道都走得开，据说此人很讲义气，许多走投无路的人求到他，都能得到他的帮助，因此，有很多人死心塌地地追随他。目前是东州市北都集团董事长，东州市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

陈富忠出身很苦，从小父母双亡，十四岁要饭到东州，成了东州街头的乞丐头，有一次，在火车站上厕所，他捡了一个破皮包，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有五万元现金，他当时懵了，撒腿要跑，心想，“不行，丢包的人这么有钱，一定是个做买卖的，丢了钱一定很着急，不如我在这儿等他，他见我拾金不昧，一定很感动，说不定一高兴带我做买卖呢，我也就不用要饭了。”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倒腾什么的都有，刚好丢钱的老头借着儿子在铁路上管车皮，靠倒腾车皮发了财。老头对陈富忠拾金不昧的举动感动得没法儿，当场就认陈富忠为自己的干儿子。陈富忠巴不得有这么个干爹，就跟随老爷子一起做起了倒腾车皮的生意。

渐渐地，陈富忠的翅膀越来越硬，再加上陈富忠天生就仗义，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竟成了东州市叱咤风云的人物。黑道上没有不买帐的，白道上更是如鱼得水。

陈富忠接触省市领导有一个窍门，就是先把秘书拿下，从秘书口中把领导研究透了，由秘书搭桥，然后对症下药，一试一个准。

然而，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做秘书的几年里，陈富忠一直想通过丁能通把肖鸿林拿下，丁能通看透了陈富忠的伎俩，不想让肖鸿林傍大款出事，一直不给陈富忠机会，搞得陈富忠对丁能通耿耿于怀。陈富忠只好转而攻顾怀远，终于与常务副市长贾朝轩混到了称兄道弟的份儿上。

这次，陈富忠到北京见贾朝轩并未惊动驻京办，丁能通觉得陈富忠必有大事求贾朝轩，丁能通虽然给肖鸿林做了五年秘书，但是驻京办归常务副市长主管，贾朝轩又在北京学习，两个人又是棋友，与贾朝轩接触多了，自然就与陈富忠也成了朋友。

此时，陈富忠刚请贾朝轩在东三环顺风海鲜酒店吃完鱼翅鲍鱼，正泡在伯金翰洗浴中心的大池子里冲浪，贾朝轩的高度近视眼镜上全是雾气，陈富忠又白又胖，跟荷兰猪似的。

“大哥，中山路那块黄金宝地我已经拆迁完了，很快就可以动工了。这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呀，感谢领导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关怀！”陈富忠的眼神既谦卑又贪婪。

“这么好的地块老干部局就是开发不起来，搞了好几年了，连点摸样也没有。这次你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对老干部局也是个解脱，”贾朝轩被水冲得龇牙咧嘴地问，“贷款到帐了吗？”

“大哥，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贷款的事，段玉芬那娘们儿迟迟拖着不给办呀！”陈富忠抓耳挠腮地说。

“别急，三个亿不是个小数，段玉芬确实得斟酌斟酌。不过，有我的亲笔批示，她不会拖太久的。”

“大哥，你抽空给她打个电话，工期不等人啊！”

“富忠，我听说段玉芬与丁能通得关系不一般，你也可以通过丁能通敲敲边鼓，建行毕竟不是东州市政府的直属单位。”

“大哥，丁能通与段玉芬会有什么关系？”陈富忠一双小眼睛狡猾地眨着。

“他们俩在大学时是同班同学，而且听说段玉芬一直暗恋丁能通，直到现在段玉芬也不结婚，就是因为丁能通。”

“丁能通这小子太诡道，不太好对付。”

“老弟，只要药对症了，没有治不好的病！”

贾朝轩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水汽，然后呼地一声从水池子里站起身来。

“走，上楼陪大哥做个按摩，在党校糗得浑身骨头节都快生锈了。”

5 接机(1)

段玉芬是东州市建行中山支行行长，与丁能通是大学同班同学，一个是校学生会主席，一个是班长。丁能通在大学时就热衷于社会活动，学习成绩一般，段玉芬属于特正统的那种女孩，是班里最先入党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领先。

有一次期末考试考政治经济学，丁能通抓瞎了，两道大题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正好坐在段玉芬后面，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他用手指偷偷捅了一下段玉芬，段玉芬回头看了一眼丁能通，知道他抓瞎了，但并未表露要帮助丁能通，而是不理睬他继续答题。

坐在旁边的校花衣雪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因为衣雪早就爱上了丁能通，她偷偷给丁能通一个纸条，丁能通如获至宝，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隽永的小楷：

“你别交卷，我替你答一张交上去。”

丁能通感激地点了点头。果然衣雪答了两分卷子交了上去，成绩下来后，丁能通居然得了八十多分。

原本丁能通对段玉芬非常有好感，这件事后，丁能通对段玉芬一下子反感起来，觉得她太正经了，太原则了，太死性了。事后段玉芬也很内疚，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就这么一次小小的考验，让这个冷美人失去了爱情。又漂亮又活泼的校花衣雪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丁能通。

毕业后，丁能通分到了市政府办公厅，段玉芬去了市建行，衣雪到了东州电视台。丁能通与衣雪结婚后，段玉芬一直未嫁，但三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丁能通陪市政协主席张宏昌在北京花园被各媒体记者灌了一肚子酒，才醉醺醺地开车回到办事处。

张宏昌这次到北京，召集媒体记者搞东州市国际秧歌节新闻发布会是受市委书记王元章的委托。

关于国际秧歌节，肖鸿林一直很有看法，东州市是老工业基地，工业文化底蕴深厚，最能代表东州的就是工业文化。秧歌本身是农民田间地头的产物，档次低，代表农业文化还可以，但代表不了工业文化，更代表不了东州文化，何况秧歌本身就不是国际化的产物，叫国际秧歌节，本身就不伦不类。

但是，国际秧歌节是王元章就任市长时的产物，他现在又是东州市市委书记，肖鸿林尽管有抵触情绪，也不好取缔。其实，肖鸿林代表了多数东州人的看法。因为这件事，王元章与肖鸿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微妙得王元章不得不亲自委托市政协主席张宏昌代表市委市政府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张宏昌毕竟是王元章的老部下，一直站在王元章一边。

国际秧歌节在东州市虽然非议颇多，但是市委书记王元章在老百姓中却是德高望重的，王元章最有影响的施政措施是刚上任市委书记时，就设立了“市委书记热线”，电话号码是12345，专线设在市委办公厅，平时十几个工作人员接，但每周王元章都要定时接几次，就因为这条热线，拉近了党和老百姓的距离，老百姓中流传着王元章许多感人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王元章有许多开出租车的朋友，这些人都是他打车认识的，王元章经常打出租车检查东州市交通状况，出租车司机最了解哪条路堵车，哪条路况不好。肖鸿林对王元章干政经常不满，私下里常说，王元章最大的本事就是作秀。两个人不仅政见不同，在用人的问题上也时常意见相左，党政一把手不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张宏昌下榻在保利大厦附近的北京花园，这是丁能通一直盯在眼里的一块肥肉，因为这家五星级酒店坐落在繁华区，毗邻中央商务圈，距机场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如果把北京花园搞成东州市驻京办事处，自己在北京建个东州驻京恭王府的梦想就基本实现了。

借着夜幕下的霓虹灯，丁能通仔细地看了一眼这座中西合璧的高大建筑，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奔驰车呼啸着消失在夜幕中。

早晨八点钟，驻京办大院的高大杨树上，喜鹊呱呱叫着，丁能通还沉睡在梦乡中，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丁能通任由电话响个不停，就是不接。突然手机也响了，他心里嘀咕着："会是谁呢？这么讨厌，连个觉也不让人睡好！"

丁能通懒洋洋地伸手从床头上拿起手机，睡眼惺忪地问："哪位？"

"丁大哥，打扰你的美梦了吧？"

"噢，是卫国呀，有什么吩咐？"

郑卫国接的丁能通，是肖鸿林的现任秘书。如果说肖鸿林是师傅，那么丁能通就是大师兄，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郑卫国对丁能通特别地尊敬。

"丁大哥，老板中午的飞机，你做好接待准备，我看就住昆仑吧。"

"卫国，这么重要的事昨天为什么不通知我？"丁能通一骨碌爬起来厉声问道。

"老板今天早晨临时决定的。"

"老板说来京办什么事了吗？"

"老板说到京见面谈。"

丁能通赶紧起床洗漱，然后去食堂吃早饭。在食堂，丁能通一边吃饭一边用手机叫来接待处处长黄梦然。

"梦然，你赶紧去机场安排一下，老板中午到，顺便在昆仑饭店订个豪华套，记住，不要透露老板的住处。"

"头儿，派司机吗？"

"不派，你亲自当司机。"

黄梦然匆匆走了，这时，驻京办酒店经理白丽娜风摆荷塘般扭了过来。这是个既漂亮又娇媚的女人，光婚就离了两次，但办事能力却很强，干练得很。

丁能通每当看到白丽娜，就觉得她是最好的窝边草，但是，丁能通一直不敢忘记那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尽管他心里也劝过自己无数次："既然窝边有草，何必让兔子满山跑？"但是，丁能通是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最懂得在官场上，只有管住嘴巴、鸡巴、尾巴的人，才有前途，再加上丁能通非常忌讳独眼龙，官场上的计较都是你死我活的，尽管自己的靠山很硬，但独眼龙也不是省油的灯。自己还有大事要做，决不能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丁能通不愧是市长秘书出身，有着极强的控制力，尽管他不愿意动窝边草，但是他还是不放过欣赏窝边草的美丽，他对白丽娜很赏识，也很信任。白丽娜对丁能通的赏识和信任很感激，自认为是丁主任的人，因此，在驻京办，丁能通、黄梦然、白丽娜号称铁三角。

"头儿，老板要来？"白丽娜妩媚地一笑，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丁能通知道肖鸿林的脾气，最忌讳到北京前呼后拥的，所以，连白丽娜都瞒着。

"头儿，我一看黄梦然开着奔驰六百走了，估计是老板来了。"

5 接机(2)

“老板的脾气你清楚，既然你知道了，中午一起去机场吧。”白丽娜心中一阵感动。

波音七三七客机落地后并没有靠廊桥，飞机刚刚停稳，两辆黑色奔驰就停在了飞机旁，从车里钻出四个人来，正是丁能通、黄梦然和白丽娜，另外一个人是首都机场贵宾室经理于欣欣。肖鸿林从飞机玄梯上走下来时，白丽娜手捧着鲜花第一个迎了上去。

“肖市长，辛苦了。”

白丽娜说完，一边献花一边像情侣一样挽起了肖鸿林的胳膊。肖鸿林接过白丽娜递过来的鲜花欣慰地闻了闻，然后随手递给了郑卫国。黄梦然把行李放入了奔驰车的后备厢里，丁能通亲自开车门，众人一起钻进了奔驰车。

这时，从飞机上下来一位特殊的乘客，这个人正是中纪委的刘凤云。她看着远去的两辆奔驰车摇了摇头，缓步走上了摆渡车。

刘凤云去东州是看望自己的老父亲的，她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全国劳模，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了反革命，老伴死得早，老人一生凄苦，刘凤云一直想把老人接到北京，无奈，老人恋土，不愿意离开东州，所以，刘凤云一有空便往东州跑。

在机场贵宾室，于欣欣让服务小姐上了热手巾卷、果盘和饮料，并且沏了极品龙井。

“欣欣，我每次到北京都要麻烦你，什么时候给我个机会，到东州转转，到时候我请你听地道的二人转。”肖鸿林客套地说。

“那感情好，不过东州毕竟是老工业基地，除了烟囱林立，还有什么好看的？”于欣欣和肖鸿林熟得很，说话的语调甜丝丝的，一举一动漂着职业女性特有的香甜味儿。

“是呀，让欣欣见笑了，不过只要欣欣肯赏光，我愿意为你修个大花园。”

“此话当真？”

于欣欣为肖鸿林的豪爽所折服，却不知道坐在旁边的白丽娜又嫉妒又羡慕。白丽娜是个崇尚权力的女人，她一直认为只有掌握权力的男人才是优秀的男人。肖鸿林虽然五十五六岁了，但是俗话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肖鸿林的老家就在陕西省绥德县，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美男，这样的男人，白丽娜垂涎已久了。

就在肖鸿林乘坐的飞机刚刚落地时，市委副书记李为民眉头紧锁地走进了王元章的办公室，他刚刚开完清理烂尾楼书记办公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建口的各部门领导，给烂尾楼贷款的银行负责人，和拥有烂尾楼工程的房地产公司。散会后，市建行中山支行行长段玉芬反映给李为民一个情况，让李为民为常务副市长贾朝轩担起心来。李为民是个不吐不快的人，在市委班子里与自己最谈得来的还是市委书记王元章。

王元章热情地为李为民沏了杯茶，然后笑着说：“为民同志，情绪不太对头啊！”

“元章，我刚开完清理烂尾楼书记办公会，市建行中山支行行长段玉芬向我反映了一个情况，让我为朝轩同志捏一把汗呐！”李为民拉着脸叹道。

“为民，怎么，朝轩同志在北京学习也没闲着？仍然遥控指挥？”王元章不解地问。

“元章，贾朝轩不是遥控指挥，而是为所谓的民营企业充当保护伞！”李为民气氛地说。

“为民，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是好事呀！”王元章呷了一口茶笑着说。

“元章，你没明白我的意思，陈富忠的北都集团用一座烂尾楼做抵押，贷了三回款了，每次贷款都过亿，每次都是贾朝轩亲自批示给银行放贷，这次又批到市建行中山支行，段玉芬一直顶着没办，三个亿

呀，这不是抢银行吗？如果这次再贷款给陈富忠，那座烂尾楼就是重复抵押第四次了。我告诉段玉芬坚决不准贷。”

李为民由于说得激动，手中即将燃尽的烟头险些烧了手指头。王元章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早有耳闻，北都集团的陈富忠与贾朝轩走的很近，这个贾朝轩真让人担心呀！”

“元章，我听说贾朝轩在北京学习并不安分，活动得很厉害，连肖鸿林都坐不住了。”李为民叹气道。

“鸿林同志这次去北京走得很低调，也没和我打招呼，我担心他以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王元章慨叹道。

“元章同志，我觉得你在处理党政两家关系的问题上过于迁就，不能因为怕伤了党政两家的和气就容忍肖鸿林向市委闹独立，要批评指正，绝对权力的背后是绝对的腐败呀！”

李为民一向坦诚直言，但这几句话说得却很重，王元章眉头皱了皱，沉思良久说：“为民你批评得对呀，这几年我为了维护班子的团结是过于软弱了，从改造市政府大楼不向市委打招呼开始，我就应该严厉制止，现在可好，他肖鸿林重?项目、重要资金问题一个人说了算，重要人事任免独断专行，简直成了党内个体户了。”

“元章同志，我建议你找鸿林同志好好谈谈，要敲山震虎啊！”

“好吧，忙完国际秧歌节，我就找他谈。”

李为民站起身看了看表说：“元章，我来是想请你陪我看一看教师新村工程进展情况，提点意见，全市教师眼巴巴盼着住新房呢！”

“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呢！许多教师对分房方案有意见，走吧，咱们边走边商量。”王元章一边说，一边示意秘书要车，两个人肩并肩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响起了两个人爽朗的笑声。

6 疯牛病(1)

在机场高速公路上，黄梦然和郑卫国开着奔驰三二零在前面开道，丁能通开着奔驰六百紧随其后，白丽娜紧贴着肖鸿林坐在了后面。

看得出来，肖鸿林对白丽娜颇有好感，丁能通跟随肖鸿林多年，深知肖鸿林和老伴的感情一直不好，并不是肖鸿林官做大了瞧不上糟糠之妻，而是因为肖鸿林一直认为自己的婚姻是时代造就的不幸产物。

肖鸿林的老婆叫关兰馨，出身在工人家庭，高小毕业，文化不高，肖鸿林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将军，平津战役中战死，就因为历史问题，肖鸿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厂劳动改造，后又被错划成右派。关兰馨是在肖鸿林人生摔到最低谷时通过老工人介绍嫁给肖鸿林的，两个人风风雨雨过了大半辈子，也吵吵闹闹打了大半辈子。随着肖鸿林的官越做越大，也就越来越看不上这个拿不出手的老婆了。每次肖鸿林来北京，白丽娜因为搞接待工作都有机会陪同，时间久了，白丽娜心中悄悄生出了几分非分之想。

“老板，你刚刚对于欣欣说在东州修个大花园，这个主意不错，东州确实应该改一改傻大黑粗的形象了。”丁能通从后视镜看见白丽娜几乎将头靠在了肖鸿林的肩上，心想，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能通，我也就那么一说，东州那鬼地方一年有半年冬季，只有杨树柳树活得好，种花能看几天？”肖鸿林无奈地叹道。

“老板，世界花博会每年都选一个城市举办，影响巨大，不如我们试着努力申请一下，拿到东州来办，这样既可以扩大东州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又可以打造东州的旅游产业。”丁能通非常清楚东州市做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建设欠帐太多了，急需有一个龙头项目提升城市环境的质量。

“能通，你小子花花点子就是多，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比王元章那个什么国际秧歌节上档次上品味，好，这件事就由你先疏通疏通渠道，了解了解申办程序，真要拿下来，我升你做市政府副秘书长。”

“肖市长，丁主任早就该升副秘书长了，好多省会城市的驻京办主任都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这样办起事来代表市政府方便。”白丽娜不失时机地为丁能通溜缝儿。

“好、好，你这张嘴呀，快赶上王熙凤了。”肖鸿林说完拉着白丽娜的玉手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肖鸿林走进豪华套房时，被房间的摆设惊呆了。只见房间内所有的摆设都是“克隆”故宫里的家具。书柜里摆放的是楠木匣子包装的唐诗和四书五经，寝室里客人睡的是仿真“龙榻”，会议室的沙发改成了“盘龙”宝座，墙上挂的是贴金浮雕“九龙壁”，地上铺的是九龙毯。

“能通，这间豪华套房怎么布置得跟皇帝的行宫似的？这条件比咱们东州宾馆的总统套可好多了。”肖鸿林惬意地坐在客厅里的“盘龙宝座上”，伸着懒腰说道。

“老板，这叫皇帝套房，在北京的五星级酒店是刚刚兴起的由头，你如果喜欢，赶明儿咱驻京办鸟枪换炮了，咱们也弄一间，您来了住着也方便。”

丁能通一边恭维一边给肖鸿林点烟，白丽娜殷勤地沏了毛尖，端给肖鸿林和丁能通，然后知趣地躲进了小会议室。

黄梦然把行李送上来后就出去了，郑卫国去了自己的房间，客厅里只剩下肖鸿林和丁能通。

“能通，我这次到北京来是因为有件棘手的事，不得不来。”肖鸿林面色凝重地呷了一口茶，沉思半晌说道。

“老板，听您的口气像是出了什么事？”丁能通试探地问道，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是啊，这个贾朝轩借着在北京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大做我的文章，已经开始预谋夺权了。”

丁能通听后暗自吸了口凉气，心想，“政府的一二把手要是真斗起来，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老板，消息可靠吗？”丁能通仍然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肖鸿林和贾朝轩越团结，对东州市的经济发展越有利，同时，对自己坐稳驻京办主任的位子越有利。

“这真是知人难，难知人啊，我好心好意推荐他到青干班学习，没想到他背后下手，竟然要把我这把老骨头打发到外省去，好歹毒！好没良心啊！”

肖鸿林说得很动情，两道眉拧攒到一处，目光炯炯地望着窗外，神情充满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容不得丁能通不信。

“老板，省里不是一直有意让你接任省长吗？难道贾朝轩会左右省委省政府的态度？”

“能通，亏你还是驻京办主任，贾朝轩在北京都做了些啥，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他的手都快捅到天上去了。”

肖鸿林的口气异常阴寒，丁能通竟骇得打了个寒战，笑脸立刻就白了。其?，丁能通不是一点都不知道贾朝轩在北京的活动，只是他一直认为贾朝轩是一颗潜力巨大的政治新星，在北京为自己的前程奔波可以理解，所以，尽管贾朝轩与在东州起家的几位在京老领导打得火热，自己却并没有在意。想不到，贾朝轩把火玩得这么大，居然玩到肖鸿林的头上来了，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

6 疯牛病(2)

肖鸿林在东州快经营二十年了，是看着贾朝轩在政治上一点点爬上来的，早知如此，只要肖鸿林稍微用点心，贾朝轩就会夭折在摇篮里，如今看来，贾朝轩果然要飞起来了。

“能通，我给你个任务，在北京把贾朝轩给我看住了，我知道你跟他打得火热，你别忘了谁是你的老板，我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从明天起，你不要往我这儿跑了，就当我没来，把梦然给我留下当司机，我该动动老关系了，他瞒天过海，我只好釜底抽薪了！”

丁能通听得心下骇然，只是木纳地点点头。他最了解肖鸿林的性格了，平生笃信曾国藩的一句话：“谋后而定，行且坚毅。”看来东州要地震了！丁能通脑海中这个念头一闪，迅速地权衡着自己的利弊得失。

其实，丁能通作为驻京办主任，应该能办领导想办到的事，能让领导见到想见的人，这只是最低要求。丁能通作为肖鸿林一手栽培的人更应该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但是丁能通讲究做人要有原则，他最不希望自己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政治是讲究权谋的，但是他喜欢阳谋，不喜欢阴谋。丁能通心想，看来老板是挑理了，否则，想见谁要见谁不会瞒着自己的。他突然想到了和珅，如果和珅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呢?

丁能通懵懂之余，肖鸿林突然说道：“能通，你先回去吧，晚饭你就在办事处吃，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老板，我本来要给你接风的。”丁能通面容窘迫地说。

“让白丽娜陪我吃就行了，别忘了我嘱咐你的话，把贾朝轩给我盯住了。”

丁能通重重地点了点头，又把白丽娜从小会议室叫出来，小声嘱咐几句，悻悻地走了。

“丽娜，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肖鸿林色迷迷地微笑着问道。

“肖市长，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道药膳叫做仙人掌杞鞭壮阳汤，很补的。”白丽娜风情万种地坐在肖鸿林身边说。

“噢，是什么鞭呢？”肖鸿林往白丽娜身边凑了凑问。

“当然是牛鞭了。”白丽娜妩媚地说。

“不怕我吃了得疯牛病？”肖鸿林话里有话地挑逗着。

“瞧您说的，你就是得了疯牛病，我也能治。肖市长，你知道牛是怎么病的吗？”白丽娜火辣辣的媚眼若十面埋伏，燥得肖鸿林胸部起伏，直喘粗气。

“牛为什么病的？”肖鸿林按奈不住地问。

“这个问题牧场主最清楚。”

“为什么？”

“哎呦，肖市长，您怎么跟牛一样笨，您想啊，假如您每天被抚摩乳头会不会疯？”

肖鸿林这才明白仰天大笑起来，笑着笑着，他猛然将白丽娜搂在怀中，喃喃地说：“丽娜，今晚就让我做一回农场主吧！”

“我想一辈子做你的小奶牛行吗？”

“行……”

肖鸿林已经将厚嘴紧紧地贴在白丽娜的香唇上，两个人从盘龙宝座上滚到九龙毯上，此时，门外的郑卫国刚要按门铃，却听到屋内声音异样，将耳朵贴到门上细听，却是白丽娜的淫喋浪语：

“往下一点，我的亲哥……”

郑卫国听了一会，摇了摇头，然后诡谲地一笑，回房间去了。

7 搭桥

丁能通离开昆仑饭店并没有回驻京办，他被肖鸿林数落得心绪不佳，想约金冉冉出来坐坐，便情不自禁地往燕山大学方向开去。

奔驰车的车窗开着，凉风习习，让丁能通清醒了许多，他打开车载CD，整个车内弥漫着《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优美旋律。

丁能通的心情逐渐回转过来，心想，“驻京办就一个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他正按着金冉冉的手机号，手机却响了，他觉得很扫兴，只好接听。

“喂，哪位？”

“能通，我是陈富忠啊，我在北京呢，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你到北京是客，我请你吧。说吧，想吃啥？”

“能通，我知道你一直惦记北京花园，那儿的上海菜不错，到北京花园吧。”

陈富忠一句话说到了丁能通的心里，丁能通清楚，即使市政府支持驻京办拿下北京花园，要想经营得好，必须有外资介入，陈富忠正在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在中山路地段联合开发五星级酒店，说不定这个陈富忠真能帮上什么忙。想到这儿，丁能通打消了见金冉冉的想法，加快了车速。

丁能通走进北京花园酒店时，陈富忠早就订好了包房，陪同陈富忠的，只有北都集团保安队长兼办公室主任，也就是陈富忠的保镖海志强。

陈富忠满脸堆笑地为丁能通斟满了酒，开门见山地说：“能通，大哥遇到坎了，你只要伸把手大哥就有救，大哥是义气人，你心里最清楚，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丁能通知道，陈富忠找自己一定有事相求，东州市的领导陈富忠都能接触上，看来是要见国家部委办局的什么人。

“富忠，说吧，想见谁，只要我能办的绝无二话。”

“好，我就喜欢老弟这份爽快，你知道，我在中山路正与港商合作开发五星级酒店，资金一直很紧张，我求贾市长批了三个亿的贷款，可是段玉芬迟迟卡着不贷，我知道你老弟跟她是大学同学，关系不错，你给大哥说说情，贷了不就得了吗？”

丁能通没想到陈富忠在段玉芬那儿碰了钉子，但他心里清楚，段玉芬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虽然与自己有一份特殊的情谊，真要让她违背原则，她未必买帐。丁能通的确有些犯难了。

陈富忠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理，给海志强递了个眼色，海志强赶紧从包里拿出了一张信用卡，递给陈富忠。

“能通，这是大哥的一点意思，整十个，别嫌少。”陈富忠说完把卡推给丁能通。

丁能通看了看这张金卡，笑了笑说：“富忠大哥还是老一套，钱是好东西，但我对钱看得不重，大哥要真想帮我，不如推荐我认识几位港商，特别是对投资酒店感兴趣的港商。”

丁能通心想，你陈富忠之所以在东州横晃，不就靠这几个臭钱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让我成为和绅，没那么容易，我可是研究和绅的专家，我丁能通赚钱靠的是智慧，不靠受贿，想害我，没那么容易！

陈富忠明白了丁能通的意思，心下一喜，说：“能通，与我合作的这家港商在香港实力雄厚，董事局主席黄翰晨先生可是东南亚一带有名的大投资家。要不，我给老弟搭搭桥。”

“富忠大哥，太好了，你费费心，一定要把这个桥搭成。”丁能通高兴地说。

“放心吧，香港有名有姓的老板十个有八个我能给你搭上关系。”

“富忠大哥，真想不到，你这舞台越折腾越大呀！”

“这不都是托朋友的福嘛，不瞒老弟，我之所以看中香港，是因为在香港，有无数个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族集团，这些集团无不与金

店、贸易公司、外汇事务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香港，钱的来龙去脉几乎是无法追查的，尤其现在的银行已经高度国际化、复杂化。货币以电子的形式，在各大洲之间往来，一笔钱进了这样的迷宫，就像脏衣服进了洗衣机一样，出来的时候就干干净净了。”陈富忠卖弄地侃侃而谈，听得丁能通心里有些发紧。

“富忠，我当秘书时你就没少贷款，那些钱该不会是都进了洗衣机了吧？”丁能通揶揄地问道。

“能通，哪儿的话，大哥从来不干对不起朋友的事，那咱们就说定了，段玉芬就拜托老弟疏通了。”

陈富忠说完将手中的金卡扔给海志强，海志强毕恭毕敬地放进了皮包里。

8 拒绝

晚上十点钟，李为民的黑色奥迪车缓缓停在自家楼道门前，李为民疲惫地从车里出来，发现有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奔驰三二零也停在自家楼道门前，这辆车很眼熟，他仔细打量一下，想起来了，这是东州市驻京办的车，自己去北京出差坐过很多次这辆车。

李为民心想，“驻京办谁来了？丁能通还是钱学礼？”

想着想着已经走到了自己家的门前，他按了一下门铃，开门的是李为民的妻子吴梦玲。

“回来这么早，驻京办的钱主任来了，等你快半个小时了。”吴梦玲一边说，一边给李为民脱掉外套。

钱学礼从客厅讪讪地迎出来满脸堆笑地说：“李书记，我回东州开会，顺便来看看您！”

钱学礼的到访多少让李为民有些意外。

“学礼呀，请坐！回东州开什么会呀？”

“袁市长开了一个招商引资的市长办公会，涉及到驻京办，开了整整一个下午，我问过市委办公厅秘书处，说您陪国家环保局领导参观污水处理厂去了，估计晚上要宴请，回来的一定晚，我这才决定晚点来。”钱学礼肉头肉脑地说。

驻京办下到处长上到主任对每个副市级以上领导都熟得很，甚至与家属更熟，其实，钱学礼这次登门拜访，与李为民的妻子吴梦玲有关。

李为民与吴梦玲就一个女儿，在北京念大学，快毕业了，给女儿找一份可心的工作成了吴梦玲心头最要紧的事，她最了解丈夫，女儿的工作根本指不上李为民，家里的亲戚找上门来求李为民办事没有一个不碰壁的，夫妻俩为李为民不近人情这股劲儿，没少吵嘴，甚至闹过离婚，但是无济于事。

渐渐地吴梦玲理解了丈夫，她学会了用一种平凡的视角看待李为民的原则，起码不担心丈夫在经济上出问题。可是女儿是娘的心头肉，看着女儿为自己的工作着急心疼，吴梦玲也与李为民商量过，李为民的态度很简单："梦玲，女儿大了，要相信女儿有能力自己闯世界。"

吴梦玲恼了，赌气背着李为民找到了钱学礼，吴梦玲之所以找钱学礼而没找丁能通，是因为她觉得钱学礼在北京工作时间长，连老婆孩子都跟着调到了北京，北京地面上一定比丁能通熟，人又精明，求钱学礼准行。

钱学礼接到吴梦玲的电话满口答应，他巴不得攀上李为民，如果自己有李为民这层关系，为自己撑腰，就足可以与丁能通抗衡了。

钱学礼动用了自己最重要的关系，终于为李为民的女儿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到《汽车报》做记者，月薪七八千块，但是钱学礼并未用电话通知吴梦玲，而是利用回东州开会之机，想亲自向李为民表功，顺便再参丁能通一本。

"学礼呀，招商引资工作，驻京办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们接触人多，信息灵，又与国家部委办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心做工作确实能拉到大外商，但是为了招商引资而引资的做法我不敢苟同啊，比如今年东州市定为开放年，要招一千个项目，招一千个项目的依据是什么？不问青红皂白招一千个项目，对环境有没有什么影响，需不需要做做调研评价，明明是污染环境的项目，为了完成外资额照签不误，还要求每位副市长今年至少要带团在国外呆上一个月，这是招商引资还是出国旅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搞了十几年了，我们有些领导头脑中一点科学发展观也没有，靠拍脑门子做决策，迟早要摔跟头。"

李为民侃侃而谈，钱学礼的心事根本不在这儿，他见逢插针地说："李书记，宏观决策当然领导定，我们只做具体工作，不过，李书记的观点我非常赞同，绝不能把东州搞成国外污染企业的转移基地。"

“是呀，招商引资工作说到底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面对科学发展观，你们驻京办的职能也应该改一改，不应该只关注领导的迎来送往，应该向公共服务功能转变，不是为官服务，而是为民服务。”

“李书记，你知道丁能通这个人一向好大喜功，在驻京办搞一言堂，我曾经多次提议为进京办事难的东州群众做点实事，可是他不感兴趣，非要搞什么五星级驻京办，最近跟一个女大学生搞得火热，弄得驻京办工作人员私下里议论纷纷，影响很不好。”钱学礼不失时机地说出了想说的话，觉得非常痛快。

李为民觑了钱学礼一眼，重新点了一根烟说：“学礼，我这个人喜欢较真儿，查无实据的事我可不喜欢听，你说丁能通与一个女大学生搞得火热，是什么意思？是情人还是朋友？如果是正常的男女关系，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如果偏听偏信，会不会害了一个好同志？”李为民一向对钱学礼的印象不好，觉得这个人蝇营狗苟的，相反觉得丁能通是个想干事会干事的人。

钱学礼被反问得有些尴尬，支?吾吾地说：“李书记说的是。”

吴梦玲听见李为民说话一点也不给钱学礼面子，端着水果走过来打圆场说：“为民，学礼可是为了女儿的工作来的！”

“女儿的工作怎么了？”李为民眉头一拧问道。

“李书记，是这样的，嫂子说孩子快大学毕业了，想在北京找个工作，正好有个机会我帮着搭了个桥，工作单位是《汽车报》，当记者，女孩子当记者满合适的。”钱学礼一脸得意地说。

“月薪七八千块呢！”吴梦玲满意地补充道。

李为民听后脸一下子阴沉起来，吴梦玲一看李为民的脸阴沉起来，顿时心里紧张起来，因为每次亲属求到他，他的脸都是先阴沉起来，为了女儿，吴梦玲这次不打算让步。

“学礼呀，这件事让你费心了，但是我相信我女儿有能力自己找到工作，我看去《汽车报》当记者的事就算了。”李为民语气坚定，看得

出他虽然很生气，但仍然控制着自己不发作。

吴梦玲不干了："为民，凭什么不去，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多难啊，学礼给女儿找了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好好谢人家，还当场拒绝，你的原则就这么重要，女儿不是你的亲女儿？！"

"梦玲，你冷静一点，我相信我女儿会理解我的。"

"我现在就给女儿打电话，看看女儿能不能理解你。"

说完，吴梦玲就去内屋打电话。

钱学礼见场面尴尬，只好起身说："李书记，孩子工作的事是大事，还是和嫂子好好商量商量，我告辞了。"

钱学礼没想到邀功碰了一鼻子灰，尽管李为民送到楼下，钱学礼仍然觉得自己像吃了个苍蝇似的。

李为民回到屋里时，吴梦玲正在嘤嘤地哭哭泣："刚才我和女儿通话，说了你的意思，女儿当时就急哭了，我看你怎么和女儿解释。"

李为民定了定神，坐到吴梦玲的身边说："梦玲，你不想一想，我如果不是市委副书记，他钱学礼会为我女儿出头找这么好的工作？"

"市委书记怎么了？市委书记就不是人？我和女儿沾过你什么便宜？天底下有你这样的父亲吗？"

吴梦玲说完，嚎啕大哭起来，李为民无可奈何地抽着闷烟，无奈地将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9 聚会(1)

东州市第五届国际秧歌节就要开幕了，丁能通借机回了趟东州，因为陈富忠求他的事，他不是很有把握，必须当面和段玉芬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早晨，古城东州在朝阳的辉映下抖闪着鲜绿醒来了，它舒展四肢，层层迭迭的建筑群与飘渺的云天相接，在天野之间画上了一个灰蓝色的巨大圆圈。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东州城，俄式的、日式的房子仍然到处可见。好些房子都有尖顶，穹隆门，更有不少大建筑，镶嵌进了这些圆顶的瓶状，罂状的小建筑作为装饰，这就使它具有一种东欧情调。由于国际秧歌节的缘故，市里许多街道两侧的房子都油刷一新，显得生机勃勃。

就在东州市第五届国际秧歌节隆重开幕之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市委书记李为民的家被盗了。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小偷从李副书记家偷走了几十万，还有人说李副书记家丢了一部金书，这部金书页页都是纯金的。老百姓最喜欢做谣言的主人，他们宁愿信其有，也不愿意信其无。

然而，市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接到报警赶到李副书记家后，他惊呆了，他和干警们不敢相信这是李副书记的家。因为在这片普通的居民小区里，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寻常得就和普通百姓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布置得干净典雅，书房里挂着一幅李为民亲手写的条幅，正是郑板桥的《卧斋听竹》：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菖州县令，
一树一叶总关情。

石存山早就听说市委一直动员李副书记搬到常委大院去，可李为民就是不肯，他说与老百姓在一起住惯了，搬走了舍不得他们。在这儿住能听到真话。石存山过去不信，今天他被彻底感动了。

老同学难得一聚，丁能通一到东州就张罗请客，他是想找个由头，好请段玉芬出来。晚上，丁能通和衣雪在天天渔港订了包房。石存山是第一个到的，老远就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

“能通，你小子还知道回家呀，该不会沾了天王老子的仙气忘本了吧？”

“存山，是该好好说说他了，再不说他就快成陈世美了。”衣雪半嗔半怪地数落道。

“衣雪，他要是真成了陈世美呀，你就去找市委李书记，那可是个活包公，一准儿铡了他。”

石存山说完，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对了，偷李书记家的小偷抓着了吗？现在可是谣言四起呀！”丁能通好奇地问道。

“能通，常言说得好，再狡猾的狐狸也逗不过好猎手。在我老石手里，没有抓不住的贼。

你别说，连贼都佩服李书记的廉洁。”

“存山，快说说李书记家到底丢啥了？”衣雪迫不及待地问。

“我说了你们可能都不能相信，一条红塔山，两千块钱。”

“我就信，李书记就是这样的人！”

段玉芬接着石存山的话把，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石存山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两支眼睛像狼一样放着光。

在大学，石存山是学法律的，当过校学生会的体育部长，现在他在校运动会上创下的百米记录还没有人能破。由于都是学生会干部，接触得多，石存山与丁能通、段玉芬就成了好朋友。在大学石存山就追段玉芬，但是当时段玉芬一直暗恋着丁能通，根本没有把石存山放

在眼里。毕业这么多年了，石存山与前妻离了婚，两个人有一个儿子，由于整天打打杀杀的，一直没再找。

丁能通和衣雪有意撮合石存山和段玉芬，段玉芬一直不表态，也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石存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娶段玉芬，今天，四个人相聚，也是丁能通和衣雪有意为石存山创造机会。

饭菜上齐后，众人开始闲聊。石存山总想讨好段玉芬，丁能通也想找话茬说说陈富忠贷款的事，只有衣雪无心无肺地瞎侃。

“玉芬，我们班女同学中，事业上最出色的就属你了，你看我都快成煮饭婆了。”

“你是我们校的红玫瑰，就是谢了也带刺，还怕能通不要你。”

段玉芬说话的声调不紧不慢，却甜腻可人，让石存山油然而生幸福感。

“玉芬，能通这小子我了解，十个猴都不换，你想北京城都玩得转，衣雪真得加小心。”

“存山，怎么说话呢？罚酒！”丁能通没好气地说。

两个人干了以后，借着酒劲，丁能通壮着胆儿说：“玉芬，现在像存山这样的好人不多了，这小子在大学时就惦记你，都老大不小了，别拖了！”

9 聚会(2)

段玉芬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幽幽地说道："能通，我们的事还是让我们自己解决吧。"

说完，她拿起酒瓶亲自给大家满上，然后举起酒杯说："存山，来，我们一起敬能通和衣雪一杯。"

石存山赶紧端起酒杯像接到圣旨一样郑重地说："能通、衣雪，这些年，你们两口子没少为我们的事操心，多谢了！"

这是丁能通和衣雪第一次看见段玉芬将一杯白酒干了，因为段玉芬从来不喝酒。他俩会心地互看了一眼，两个人心里明白，段玉芬已经接受石存山了。

趁着段玉芬高兴，丁能通赶紧为陈富忠说情。

"玉芬，北都集团贷款的事能放就放吧，反正主管市长有批示，拖着不办得罪陈富忠是小，得罪贾朝轩可就犯不上了。"丁能通话音刚落，段玉芬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起来。

"能通，陈富忠在咱们东州各家银行总共贷了七个亿了，一分钱也没还，用一座烂尾楼做抵押，都抵押三回了，还要抵押，你说，这款让我怎么贷？"

丁能通没想到北都集团的帐会这么烂，更没想到段玉芬会一点情面也不给。他沉默良久支吾道："玉芬，少放点呗，这样大家都有台阶。"

"能通，我不能为了给大家台阶下而放弃原则，要知道三个亿可不是个小数目，这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段玉芬一点也不松口，石存山见场面有点僵，赶紧打圆场说："能通，我觉得玉芬说得对，我劝你少管陈富忠的事，我看这家伙不地道。市里有几起血案都与他有关，省厅打黑办已经开始注意他了，你小子别惹麻烦！"

丁能通心想，好你个重色轻友的石存山，你们两个还真般配！

“好了，算我没说，来，喝酒！”丁能通脑子转得快，行则攻，不行则退，犯不上为陈富忠得罪玉芬，不过陈富忠不是省油的灯，他若是拿不到这三个亿怎么可能善罢甘休？想到这儿，他不禁为段玉芬担心起来。

“玉芬，要不换换工作吧，陈富忠是个不择手段的人，我怕你……”

“怕什么，邪不压正！”段玉芬掷地有声地说。

看样子石存山也想劝两句，见段玉芬一身正气，只好憋了回去，打圆场地说：“有钱人有什么好，还是知足者常乐。想当年，革命先烈陈胜吴广给人打工的时候，一开始倒也安分守己，任劳任怨的，一副知天达命、勤勤恳恳的样子。后来很快就不知足了。一会儿自比鸿鹄瞧不起燕雀，还放出‘苟富贵，勿相忘’的大话，一会儿又要推翻皇帝，号令天下揭干而起什么的。贪心不足蛇吞象，结果不到三十就死了。我看那个陈富忠，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哪天把火玩大了准把自己烧死。”石存山的话不伦不类诙谐幽默，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酒席很晚才散。

10 常委会(1)

石存山开车送段玉芬走了，丁能通与衣雪难得在一起散散步，两个人手牵手沿着青年大街缓步而行。每到一个小广场便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大秧歌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东州百姓的生活。大老婆，小媳妇，三弯九动十八态，一举手、一投足，风情万种，看的人心旌荡漾，意乱神迷。

“能通，在北京呆惯了，是不是感觉东州像个大堡子。”

“雪儿，你别看大秧歌土，但是土得有韵味，土得比臭豆腐的味还浓。”

“东州确实土得比臭豆腐的味还浓，浓得让人闻了受不了，真该换个地方活活。”

“雪儿，要不我想点办法把你调到北京，省得我整天打光棍儿。”

“北京有什么好，我看你在北京呆了两三年，变得一身京油子味儿，能通，为了孩子，我想和儿子移民。”

“去哪儿？”

“去加拿大，我们电视台好几个同事都把孩子送到加拿大读书了，你在北京见的世面大，求这方面的朋友想想办法呗！”丁能通没想到衣雪突然有了和孩子移民的想法，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雪儿，我觉得你的工作不错，移民的事应该慎重，再说你和孩子走了，我怎么办呢？”

“要么你干脆辞职和我们一起走。”

“不行，不行，我在国内干得好好的，辞职多可惜！”

“我不管，反正你得想办法把我和孩子办出去。”

“雪儿，你容我好好想一想。”

正所谓久别胜新婚，衣雪想男人想得不得了，但是丁能通太累了，似乎公粮不足，但是女人是用来哄的，哄女人也是丁能通的拿手好戏。

今晚衣雪格外温柔，像小羊羔一样，两个人躺在床上，衣雪含着丁能通的棍棍不肯放嘴，丁能通终于被搞得如干柴着了火，胀得跟擀面杖一样，以至于塞进去时，衣雪疼得大叫一声。

东州市第五届国际秧歌节破天荒地遭遇了滑铁卢，办秧歌节的宗旨是“秧歌搭台，经济唱戏，”但是秧歌台搭得挺好，经济戏却没唱好，招商情况不理想，大项目寥寥无几，协议只签下几个亿人民币。

市委书记王元章心情很沉重，在市委常委会议室，肖鸿林一言不发，王元章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还是李为民打破了僵局。

“元章同志，我觉得这次常委会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几年在办秧歌节上的得失，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了，其实，这几年广大干部群众对办秧歌节的意见不少，可元章同志，你就是听不进去，以至于造成今天劳民伤财的被动局面。”李为民说话一向对事不对人，王元章习惯了，并不介意。

“我同意为民同志的意见，我们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什么是文化，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但这样的文化是先进的，我们不能说秧歌节作为乡土文化的一种不健康，但是起码代表不了我们这个五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基地，文化是高雅的，但是搞不好也会给我们设下陷阱，东州文化的魂是什么，值得深思，但绝对不是秧歌。”市人大主任赵国光情绪激动地说。

“我不同意国光同志的意见，”市政协主席张宝昌说，“我承认这届秧歌节办得不太成功，原因有很多，我看最主要的就是一些人瞧不起乡土文化，同志们，乡土文化是我们的骨髓呀！这几年我们通过举办秧歌节让全国甚至世界了解了东州、关注了东州，成就了许多大项目，更开掘了全市的旅游资源，应该说秧歌节对这几年东州的发展功不可没。”

“张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李为民平和地说道，“让我说，靠秧歌是振兴不了老工业基地的，我们这些年名堂搞了不少，什么项目年，工业年，结构调整年，还有绿化年，今年又搞了个开放年，其实都是

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扭曲的政绩观在作怪，我认为市委该做好市委该做的事，政府做好政府该做的事，尊重市场规律，实事求是，经济这台戏没有秧歌一样唱。”

李为民是个务实的人，当年省委下派李为民到东州做副市长，没想到东州人大代表欺生，对空降干部特别反感，结果在人代会上仅一票之差，输给了贾朝轩，为此，市委书记王元章和市人大主任赵国光都向省委做了检讨。省委考虑到李为民的能力和东州市的具体情况，委任李为民做了东州市委书记。李为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抓实干，终于赢得了东州干部群众的信任。

因为王元章非常了解李为民的为人，知道他一切出于公心，从不工于心计，尽管李为民言辞较重，但语重心长。

贾朝轩特意从北京赶回来参加这次常委会，但是他一言未发，贾朝轩与李为民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在做官，一个是在做人。

?朝轩是很讲究官道的，他从《资治通鉴》和《反经》等书中，早就总结了做官六法，就是大官小做，小官大做，闲官忙做，忙官闲做，虚官实做，实官虚做。

像今天的场面，贾朝轩早就看出来肖鸿林有意推波助澜倒戈秧歌节，只是一直在等时机，一旦肖鸿林发言，贾朝轩必须权衡利弊表个态。

其实，王元章是个敢作敢当的人，一向襟怀坦荡，年前在省里开会时，省委书记林白和他谈过话了，明年年底省里换届要他准备到省人大任副职，他不想在即将离开市委书记位置时，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同志们，”王元章终于开口了，“大家的意见很中肯，特别是为民同志和国光同志的意见对我触动很大，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接受批评，愿意对这次国际秧歌节的失误负责。但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没有错，我希望大家能探索出一条新的思路，提升东州市的城市功能，提高东州市的城市品位。”

肖鸿林没想到王元章有勇气自我批评，他认为老搭档是在给自己台阶，于是借机将申办世界花卉艺术博览会的想法合盘托出，立即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实际上大家骨子里都反对办秧歌节，包括市政协主席张宏昌，但是官场上许多事情由不得自己的意愿来，必须由政治利益来决定。

贾朝轩觉得时机到了，他点上一支软包中华烟，深吸一口说："很显然，'花博会'一旦申办成功必将给东州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和综合效益，特别是像东州市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可以通过举办'花博会'，探索一条工业和绿化园艺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建议，将这件事作为一把手工程，由肖市长亲自抓。"

10 常委会(2)

“不，”肖鸿林口气坚决地说，“朝轩同志在北京学习，做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方便，又是主管副市长，我看这件事的申报准备工作就由朝轩同志来抓吧。朝轩，多让驻京办跑跑腿，丁能通还是能干点事的。”

贾朝轩没有想到肖鸿林把最难啃的骨头扔给了自己，因为申办成功了，功劳也不是自己的，如果申办失败了责任只能由自己承担。何况许多国家的优秀城市都在争办花博会，即便是国内的城市，南方的任何一个城市拉出来都比东州申办强，贾朝轩一时没表态。

“好啊，朝轩同志抓这件事很合适，我看就这么定了。这件事要充分发挥驻京办的作用，朝轩，丁能通正好归你管，这家伙在疏通关系上，是一把好手啊。”王元章肯定地说。

散会以后，肖鸿林让郑卫国通知丁能通到办公室来一趟，丁能通要回北京，正在机场办手续，接到郑卫国的电话后，只好从东州机场直接赶到了市政府。

“能通，申办‘花博会’可以启动了，刚刚开完常委会。你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吗？”肖鸿林的目光霍地一跳，迅速闪了丁能通一眼。

“老板，我心里明白，这几年您让秧歌节闹得心里很苦，正可借‘花博会’扬眉吐气了。”

丁能通故意不往点儿上说，官场上最忌讳凡事比领导高，领导拍拍你的肩膀叫平易近人，你若拍拍领导的肩膀叫犯上作乱，领导问问你们家的情况，叫嘘寒问暖，你若随便打听领导家里的情况，叫居心叵测。

“幼稚！”肖鸿林点了一支烟，走到窗前，望了一眼市府广场感慨地说，“能通，明年省里就要换届了。”

丁能通一下子就明白了，外界一直传说省委书记林白要调到北京，由现任省长赵长征担任省委书记，据说，王元章和肖鸿林都是继

任省长的候选人，看来肖鸿林已经开始惦记这个位置了。

“老板，其实申办花博会也是一招险棋。”

“这话怎么讲？”

“老板，东州毕竟是个内陆城市，市容粗砺，比不得四季如春的南方，据我所知，花博会在许多国家的城市举办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气候条件湿润温婉，适宜花卉生长啊！”丁能通不无担心地说。

“在东州举办花博会确实是有很多不利因素，正因为如此，一旦成功才有轰动效应，我就是要将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地理位置固不可变，但可变化的空间是人的匠心。申办的事，我已经交给了贾朝轩了，这段时间你全力配合他，不过别忘了我在北京跟你说过的话。”

一想起肖鸿林在北京跟自己说的话，丁能通就觉得自己正处在是非窝里，心情一下子灰暗起来，但脸上又不能表现出来，只是暗下决心以不变应万变。

丁能通与贾朝轩坐同一驾飞机回的北京，上飞机前，丁能通通知黄梦然开车来接他和贾朝轩；下飞机后，丁能通让黄梦然打车回驻京办，自己亲自开车送贾朝轩回党校。

“能通，做驻京办主任思路还得拓宽，我听说有些市的驻京办已经开始培训大学生保姆了。”

“贾市长，培训大学生到哪儿当保姆？”

“国家部委办局（司），哪个领导家不用保姆？培训一些高素质的保姆，到这些领导家去做保姆，我们登这些领导家的门就方便了，还可以及时获得许多重要的信息！”

“贾市长，这个主意太棒了，我会认真考虑的。”

“眼下，你先考虑怎么才能申办下来花博会吧，在东州办花博会就好比让男人生孩子一样，难呀！”贾朝轩说完掏出软包中华烟，点上一支深吸了一口。

“贾市长，不难怎么显出英雄本色？”丁能通陪着笑恭维说，“充分利用你在党校的同学，这可是你最大的财富啊。”

“这话不假，我还真有同学在国家贸促会和商务部工作。”

“贾市长，要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及审批部门的支持，这事就成一半了。”

“是啊，这回我们出国观光可有由头了。上届是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吧，我们第一站就到那儿。正好我在党校学习快毕业了，你倒出空陪我和你大嫂走一趟。”

丁能通看过《和珅传》，从心里觉得这个八面玲珑、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大贪官的结局太可惜了，丁能通一直认为是乾隆的骄奢淫逸和好事铺张害了和珅，论人品，和珅是忠心耿耿的，他以帝心为己心，处处变着法儿地哄着乾隆皇帝高兴，可眼前的贾朝轩似乎比起和珅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尚未找到帝心，自己这个小小的驻京办主任也只好甘拜下风了。

11 留言

回到驻京办，丁能通打开电脑，想看看有没有金冉冉的留言。不看则已，一看让他惊呆了。原来金冉冉像写他的情人刚那样，将自己与他在凯宾斯基发生的事也写在了心情留言上了。

“凯宾斯基十七层的落地窗是通哥选择这儿的原因。亮马河太漂亮了，特别是在夜晚霓虹灯的映照下，让人觉得有些眩晕，我不知道这是暧昧，还是浪漫？总之，我对他的好奇和新鲜夹杂着些许刺激。自从刚伤害我以后，我是不相信男人的，更不相信有什么柳下惠！起初对通哥的蔑视源自对刚的报复心理，在凯宾斯基那一晚让我为自己的灰暗而羞愧，自责来自心底，却不知向谁道歉？是通哥？还是自己？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在平静中享受着偶然的新鲜，我却因为羞愧而痛苦，是错误？还是需要？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被他折服了，因为我那渺小的带着善良光环的好奇心在讥笑我的无知，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一个正人君子，我的哥哥！”

丁能通对金冉冉的做法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被别人发现这里的通哥就是丁能通，就遭了。这种事情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谁能相信自己是为了救一个轻生的女孩而强忍欲火扮演了一回当代柳下惠呢。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事实。

丁能通哭笑不得地拨通了金冉冉的手机，晚上约她一起吃饭。金冉冉忙于毕业论文，很长时间没与丁能通见面了，听到他的声音异常兴奋，两个人说好吃鱼。

丁能通开车去燕山大学的路上一直在想，“金冉冉太不成熟了，还有点自作多情，但是面对这个在感情生命线上挣扎的女孩自己又不能不伸手帮她一把，如果自己现在冷落她，金冉冉一定会产生逆反心理，但是走的太近又怕她不注意影响，给自己惹来非议，甚至毁了自己的前程，钱学礼一直想利用女人搞自己的名堂，不能不防，怎么办？”

实际上丁能通不喜欢女孩，特别是像金冉冉这种不成熟的女孩，他喜欢女人，果子成熟了才好吃。

想着想着，丁能通的脑海中一下子闪过钱学礼的肉脸，丁能通做贼似地不自觉地往后视镜看了一眼，这一看让他大吃一惊，果然有一辆奥迪车远远地跟着自己，他越看越像办事处的车。

丁能通加快了车速，心想，“不管后面的车是不是办事处的，都要甩掉它。”

可是，正值下班高峰期，本来就拥堵的交通，更是水泄不通，北京的交通是最让人头疼的，丁能通越着急，路堵得就越厉害。好不容易冲上立交桥，却发现后面的奥迪车拐进了一条小路，丁能通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是自己在吓唬自己，虚惊一场！”

丁能通将车停在燕山大学附近的德莫利鲜鱼馆门前等金冉冉，不一会儿，金冉冉身穿粉色吊带纱裙，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

丁能通坐在车里仔细欣赏着走过来的金冉冉，心想，“冉冉虽然不是那种美得惊心动魄的女孩，但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韵味。出落几年，定会成为风情万种的女人。”

正想着，金冉冉已经走到车前。丁能通赶紧下了车。

“冉冉，毕业论文还没写完？”

“没有，老师要求太严了，两遍都没过关。”

“都累瘦了，好好补补吧。”

“可不，天天吃学校的饭，我都馋死了，我要吃鲶鱼炖茄子。”

“好啊，今儿让你吃个够。”

两个人走进德莫利鲜鱼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菜很快就上齐了，金冉冉却不吃，只是凝视着丁能通，眼神中充满了困惑和疑虑，安静得像一滴水。

丁能通被看得发毛，问：“怎么了？”

“哥，你今天不太对劲儿！”

金冉冉话一出口，丁能通就紧张起来，他本来想等吃完这顿饭，好好教训一顿金冉冉，向她说明官场上的利害，如果她不听就决定不再与金冉冉交往，或许这是自己与金冉冉吃的最后一顿晚餐，然后一刀两断，但是他望了一眼金冉冉单纯的目光又有些于心不忍。。

“冉冉，”丁能通一脸严肃地说，“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刚，不需要你在网上展示，我可不想成为你日记中的角色，你这样做会害了我的！”

金冉冉望着一脸肃容的丁能通，白里透红的脸蛋细嫩得像是刚刚出水的荷花，眼眶中却闪出了委屈的泪珠。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金冉冉怯生生地问。

“不是很重要，是很严重！”丁能通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说，“冉冉，看来你不需要什么大哥，咱们认识纯属误会。我没想到你这么不懂事，一点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将来走上社会怎么能让人放心！依我看从?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样对咱们俩都有好处。”

“只对你有好处！”金冉冉泪眼盈盈地嗔道。

丁能通默然不语，他心里很矛盾，其实，他并不想把事情做绝，因为刚认的这个妹妹不同凡响，甚至从金冉冉特立独行的性格中看出了自己当年上大学时的影子，再加上金冉冉的身世很苦，与自己的身世同病相怜，有这样一个妹妹丁能通是巴不得的，丁能通从小丧父，根本就没有什么兄弟姐妹。想到这儿，他夹了一口鱼放进了嘴里，香嫩可口，他觑了一眼楚楚可人的金冉冉，心一下子软了。

“好了，冉冉，你根本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人心有多险恶！”

“哥，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在网上乱写了，还不行吗？”金冉冉抹了抹泪花柔声道。

“好了，这事就算过去了，回去把网上的东西删掉，以后写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写我们之间的事，你哥我是官场上的人，你应该学会保护我。”

丁能通一脸肃然地说着，心里却很高兴，心想，冉冉虽然涉世不深，还是懂事的，有个妹妹真好。

“哥，人家都快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呢，要不让我去你的驻京办成吗？”

丁能通没想到金冉冉会提出这么个要求，他快速思索一会儿，迅速权衡了如果金冉冉到驻京办对自己的利弊，觉得这件事可以考虑，但必须摸清钱学礼的脉象，别让这家伙拿这件事做了文章，他猛然想起刚才来的路上那辆跟踪自己的奥迪车，激灵一噤，心想，“何不以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冉冉，这件事容我再想想，反正离毕业还有些日子呢，哥会考虑你的工作去向的。”

金冉冉满面柔情地夹起一块鱼喂到丁能通的嘴里。

12 竞争

市政府常务会开了两次，大家众说纷纭一直确定不了花博会的选址。集中的意见有两种，一是建在绿树成荫的省级森林公园草河口风景区，这里由金桥区管辖；二是建在碧波荡漾的琼水湖畔。琼水湖是位于西塘区的一个大水库，是东州市四百五十万市民的饮用水。

应该说两个地点承办花博会都很理想，正因为如此，金桥区区长张铁男和西塘区区长何振东一大早就在肖鸿林的办公室争执起来。

“老何，我倒觉得花博会选址在琼水湖畔不合适，谁都知道市政府办花博会是要带动一方经济，特别是花博园周围的地价会翻几倍，到时候房地产首当其冲，琼水湖是东州市民的饮用水，一旦污染了后果不堪设想。”

“铁男，我倒觉得花博园选址在草河口风景区更不合适，那里是省级森林公园，封山育林的重地，一旦在那里大兴土木，不知要毁多少山林、破坏多少树木，那可是咱东州唯一一片森林。”

“何区长多虑了，我认为花博园建在草河口风景区，不仅不会破坏山林，而且会锦上添花。”

“张区长也过于费心了，花博园建在琼水湖畔不仅不会污染水源，还会涵养水源，正好是一举两得。”

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得脖子粗脸红，肖鸿林被两个人吵得心烦意乱，因为能不能申办下来肖鸿林心里并没有底，既便申办下来了，资金怎么解决也是个未知数。

“好了好了，别争了，看看你们两个，哪里还像个国家干部，简直是村长水平，眼下申办花博会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呢，全市干部群众应该上下同心，全力申办，一旦申办成功，无论选址在哪儿，各个区都会受益，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整不明白？”

正说着，秘书郑卫国走了进来。

“肖市长，省委林书记的内线电话。”

张铁男、何振东赶紧躲进小会议室回避。

肖鸿林走进郑卫国的办公室，拿起内线电话。

“林书记，我是肖鸿林。”

“鸿林同志，怎么搞的，一大早金桥区草河口的上百名农民就到省委上访，反对在草河口搞花博园，说你们要征几百亩地搞花博园，搞花博园是好事，但是不能伤害农民群众的利益。”很显然林白的口气很严厉。

“林书记，申办花博会仅仅是一个意向，八字还没一撇呢。选址还没纳入议程，草河口的农民是误听了谣言，我这就派他们区长去领人。”

肖鸿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的火快顶到了脑门子了。

“不用了，正好为民同志到省委办事，我顺便让他把人劝回去了，鸿林同志，抽空你和元章来一趟，我要专门听取你们关于申办花博会的汇报。”

肖鸿林预感到省委书记林白对东州市申办花博会未向省委汇报有看法，再加上草河口的老百姓提前给东州上了眼药，搞得市委市政府很被动，放下电话后，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小会议室，金桥区区长张铁男扒门缝儿听得一清二楚，早就惊得面如土灰了。

丁能通在北京就听说了肖鸿林大骂金桥区区长张铁男的事，驻京办是个中转站，什么消息都会在这里汇集，他预感到一旦花博会申办成功，各方诸侯都会为这块肥肉争得头破血流，驻京办也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将北京花园运作下来。想到这儿，他脑海中闪过陈富忠和段玉芬，真不知道段玉芬是如何对付陈富忠和贾朝轩的。

13 子弹

市公安局是一座有着欧式风格的洋楼，矗立在解放路一片法国梧桐环绕的院子里，这些根深叶茂的法国梧桐不知是什么年代种下的，硕大的树冠掩映了这座欧式洋楼，高过树冠的楼顶上，巨大的警徽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金光，森严的大院门口两名武警战士戎装威武，更增加了几分令人敬畏的神秘。

这里是东州市唯一种有梧桐树的地方，这些梧桐树在玻璃幕墙和钢筋水泥构筑的一片片高楼大厦面前就像一个个锁进了岁月保险箱的雍容华贵的少妇，让人感觉出这里的威严中透出的亲和。

东州市副市长邓大海因为兼任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很少坐在市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办公，他几乎常年在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办公。

早晨，邓大海刚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专门为副市级领导配备的红色内线电话响个不停，他以为是哪位市领导找自己有事，连忙拿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市委副书记李为民的秘书小唐。

“你好！邓市长，出了一件大事，不得不向您汇报！”

“别着急，小唐，慢慢说，什么事？”

邓大海心中也激灵一下，他马上想到了李为民的安全，李为民是邓大海最钦佩的人，虽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却和自己这个行武出身的人一个脾气，从不向恶势力低头，做人不卑不亢，做官一身正气，由于敢于碰硬，得罪了不少人，邓大海多次提醒李为民要注意个人安全，还特意为李为民安排了一位身手不凡的转业武警战士当司机，尽管如此，邓大海仍然不放心李为民的安全，因为李为民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这年头挡了谁的财路、官路都可能引火烧身。

“邓市长，我早晨整理群众来信时，发现有一封信很特殊，里面有硬邦邦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颗子弹。”小唐的语气很紧张，好象嘴唇在发抖，看来他十分担心李为民的安全。

“小唐，看来你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上怎么写的？”邓大海听到“子弹”二字，心头一紧，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歹徒一定是冲着李为民来的。

“邓市长，恐吓信很简单，就一句话，‘李为民，少管闲事，否则，小心你女儿的小命！’”

邓大海听后觉得事态严重，没想到对手要对李为民的女儿下手，这可是比对李为民下手都要歹毒。

“小唐，为民同志知道吗？”

“我怕他担心女儿，还没有告诉他，他正在王书记办公室，一会儿就能回来。”

“好，小唐，我马上过去，你让李书记等我！”

邓大海放下电话给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打了手机，命令他与自己分头赶往市委。

邓大海和石存山前脚走进李为民的办公室，李为民后脚就跟了进来。

“哟，大海，存山，你们不去抓贼，到我这儿来干什么？”说完，李为民掏出自己的红塔山每人发了一支。

“为民同志，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必须配合。”邓大海严肃地说。

“大海，听你的口气像在审犯人！”李为民开玩笑地说。

邓大海示意小唐把恐吓信给李为民看，小唐把带有子弹的恐吓信递给李为民，李为民看后眉头一下子紧锁了起来，他坐在沙发上，手里紧紧握着那颗明晃晃的子弹，看得出来这位有着铮铮铁骨的市委副书记，正在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担心。

“为民同志，你好好想一想，最近触动了什么人的利益？”邓大海直指要害。

李为民思索了一会儿说：“大海同志，以前我也接到过恐吓信，那都是对我本人的，这次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要将黑手伸向我的女儿！这

封信一定与我最近清理全市烂尾楼有关，许多房地产公司靠贷款起家，而且不少公司用烂尾楼重复抵押，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白白蒸发了。”

“为民，能不能将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名单给我？”

小唐将房地产公司名单递给邓大海。

“存山，”邓大海用命令的口气说：“排查，一定要抓住写恐吓信的黑手，另外迅速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通报一下情况，让他们通知学校保卫处密切注意孩子的安全。为民，你给孩子打个电话，告诉他千万不要单独离开校园，最近一段时间，最好不要单独行动。”

石存山插嘴说：“我通知一下驻京办，让丁能通也关照一下孩子。”

“大海，我求你们一件事，恐吓信的事千万不要扩大，更不能让梦玲知道，否则她会吃不下睡不着的，整日为孩子担心，梦玲要是急病了，我可连饭都吃不上了。”

“放心吧，为民，我用人民警察的荣誉向你保证，我决不能?坏人的阴谋得逞。我敢断定，这种事绝不是个别歹徒的行为，背后一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我多次在市政府常务会上提出对我市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苗头要早认识，鸿林同志认为我草木皆兵，怕对东州市的经济发展不利，甚至连办案经费也挪用，我真担心我们的工作走进‘硬物质，软精神’的误区，长此以往，会为滋生黑社会犯罪的土壤创造条件。公安部一位领导曾经用一个三角形比喻当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形势，他说，三角形底线是黑社会团伙，左面的斜线是用暴力在商海中获得的资本，右面的斜线是在政治上的保护伞，一根底线靠着两根斜线支撑，向上发展到顶端，就成为一股可以左右商海和官场的可怕的黑社会势力。形势是严峻的，为民同志，我希望你在市委常委会上呼吁一下，一定要高度重视打黑工作，否则会给东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危害。”

邓大海显然有些激动，因为这些话他不止一次地与肖鸿林说过，这位一心扑在经济工作上的市长，置若罔闻，甚至在邓大海顶撞了自己后，还有些逆反，邓大海越来越觉得肖鸿林独断专行，难以共事。

李为民非常理解邓大海的心情，他真诚地说："大海，存山，谢谢你们为保全市平安做出的贡献，我个人的安危是小事，保护东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保卫东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是大事。"

邓大海起身告辞："为民，恐吓信的事必须马上查，你要多注意安全，存山，我们走。"

李为民一直将邓大海和石存山送到楼下，望着两辆车远去了，李为民深深陷入了沉思。

14 相约

这几天段玉芬老觉得有人在跟踪她，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后来她发现总有陌生人在她家附近闲逛，段玉芬有些害怕了，她想让石存山陪陪她，看看是不是自己太紧张了。

段玉芬自从与石存山确立关系后，两个人忙得很少压马路，段玉芬在电话里就埋怨过石存山："怪不得你老婆和你离婚，嫁给你就跟守活寡一样"，好在段玉芬也是个事业型的人，两个人每天晚上都争取通通电话，慢慢地段玉芬理解了石存山，觉得石存山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段玉芬的心理对石存山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依恋，石存山也感到了段玉芬对自己动了真情，幸福得跟二傻子似的。

傍晚，两个人约好一起吃饭，石存山却晚了半个小时才到，这几天为了查清恐吓李为民书记的犯罪组织，石存山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坐在玉芬面前一脸的憨气不停地赔礼道歉，段玉芬嘴上埋怨，但心里并不真生气，两个人难得这么有情调，段玉芬要了一瓶法国红酒，石存山为了表示真心，连干三杯，一瓶法国红酒剩了个瓶底儿。

"存山，法国红酒是用来品的，不是用来饮的。"段玉芬娇嗔地说。

石存山凝视着玉芬冰清玉洁的样子，内心充满了躁动。别看段玉芬三十多岁了，风韵却是由里及外地动人心魄，其实石存山很久没有欲望了，自从离婚以后，他的欲望就是工作，现在他不仅萌生了欲望，还迸发出了激情，他知道这是爱情的力量，眼前这份爱情来之不易，他惟恐再丢了。

"玉芬，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爱你！"石存山恨不得把心掏给玉芬看。

"存山，我从你身上体会到了一份塌实的爱，这份爱是朴素的，但也是沉甸甸的，我喜欢，我只希望和你手弯手肩并肩地融入生活。"段

玉芬动情地说。

“玉芬，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感激你对我爱的信任和理解。”石存山激动地说。

“存山，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这些天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我心理好紧张！”

“有这种事，没事，这几天我派人注意一下，别紧张，有我呢！”

石存山脑海中一下子闪过恐吓李为民的那颗子弹，他不禁为段玉芬担起心来。就在这时石存山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一脸的抱歉。

“怎么了？”段玉芬温声问道。

“玉芬，连顿饭都吃不安生，指挥中心来电话，突发了一起绑架案，让我马上赶过去！”

“去吧！”段玉芬理解地说。

“玉芬，那你怎么办？”

“我一会儿去刘可心家吧，反正她也是个女光棍。”段玉芬笑着说。

“那你注意安全！”石存山说完，恋恋不舍地走了。

段玉芬自己又坐了一会儿，给刘可心打了电话，约她出来一起去酒吧坐坐，刘可心答应后，段玉芬结了帐缓步走出酒店。晚风习习，她觉得很惬意，上了本田车，向酒吧一条街驶去，却不知道一辆黑色的奔驰尾随她而去。

15 赴宴(1)

上午，东州市副市长袁锡藩到京，直接通知钱学礼接机，钱学礼与首都机场贵宾室经理于欣欣联系后，于欣欣打电话告诉了黄梦然，黄梦然感到袁锡藩进京过于神秘，便告诉了丁能通。

丁能通早就知道钱学礼与袁锡藩交往甚密，但以前进京都是秘书通知接待处，由接待处接机，大多都是钱学礼亲自去接，偶然丁能通也去接一下，但这一次，直接通知钱副主任，而且，钱学礼未与任何人打招呼，不能不引起丁能通的警觉，要知道钱学礼想当驻京办一把手之心至今未死。

下午，丁能通意外地接到了周永年的电话，邀请他吃晚饭，丁能通受宠若惊，很痛快地答应了。

放下电话，丁能通心里琢磨了半天，一直想请周永年吃饭，今天却送上门来了，一定有事求我，会是什么事情呢?

丁能通百思不得其解，他索性不再去想，选了好几身衣服都不太满意，照了照镜子，觉得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最合适，竟情不自禁地笑了。丁能通觉得，不管周永年求自己办什么事，只要办了，这个高枝就算攀上了。

酒店订在了贵宾楼，丁能通西装革履地走进包房时，周永年和刘凤云两口子笑脸相迎，十分热情。

大家寒暄后落座，服务员开始走菜，菜上齐后，居然每人上了一份蟹黄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丁能通开始打探消息。

“周大哥，我们省明年换届，不知王元章和肖鸿林谁有机会接任省长？”

周永年一眼就看穿了丁能通的心思，但他是个组织原则性很强的人，由于有事相求，不好驳了丁能通的面子，只好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两个人都有可能，又都没有可能。”

“周大哥，你这话太让人费解了！”

“我的意思是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能发生什么事？除非中央空降一位。”

周永年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刘凤云一直沉默不语，微笑着看着丈夫与丁能通对话，见丁能通有些失望，给丁能通斟了一杯五粮液。

“能通，这两天东州市副市长袁锡藩在中纪委活动得很频繁，我看，弄不好东州要地震了。”

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想起肖鸿林上次来北京说的话，不禁为贾朝轩担起心来。袁锡藩排在贾朝轩的后面，两个人在争常务副市长时，贾朝轩棋高一筹，袁锡藩败下阵来，所以，袁锡藩一直耿耿于怀，从哪方面讲，只要贾朝轩不挡路，常务副市长非袁锡藩莫属，莫非……丁能通不敢想，却又很想知道实情，只好旁敲侧击。

“刘大姐，地震能有多大级？”

“可能大也可能小。”

丁能通心想，“这两口子真般配，说话都一个口气”，索性岔开话题。

“周大哥、刘大姐，咱们还是说正题吧，今天请老弟吃饭一定有什么事吧？”丁能通开门见山地问。

“能通，我和你大哥真有一件重要的事想求你。”

丁能通竖起耳朵，目光霍地一跳说：“大姐尽管说，只要老弟能办的，一定办好！”

“我和你大哥有两个儿子，老大生出来就是个痴呆儿，十三四岁了，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老二聪明可爱，今年五岁了，我们俩为了这两个孩子操碎了心。你大哥父母过世得早，我在东州只有个老父亲，老人指望不上，这些年，我俩只好雇保姆，可是始终没有太可心的，不是素质太低，就是好吃懒做，有的背着我们俩还虐待老大。还有的偷东西，我和你大哥为保姆的事伤透了脑筋，今儿我就是

想请你帮我们物色一位好保姆，素质高一点，最好是大专生什么的，你知道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很困难，人品好一些，我们可以给高一点工资。如果干得好，能融到我们家里来，过几年我和你大哥或许能为她找个好归宿。”刘凤云一口气说完，充满期待地看着丁能通。

“我当是什么事呢，周大哥，刘大姐，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一个月内保证搞定。”丁能通如释重负地说。

周永年和刘凤云听了都露出喜悦的神情。借着热乎劲儿，丁能通又想到了东州要地震的事，他再一次试探地问：“大姐，东州果真要地震吗？”

刘凤云无奈地笑了笑说：“能通，还记得我们在恭王府的谈话吗？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人生不能苛求太多啊！”

丁能通听了这些话突然意识到，什么时候肖鸿林来北京时，应该建议他去恭王府沾沾福气，或许肖鸿林也能领悟到什么。

15 赴宴(2)

丁能通开着奔驰驶过长安街，晚上十点多了，天安门广场上仍然有许多游客流连，他透过车窗望了一眼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觉得他老人家的目光有些迷茫。

丁能通生于文化大革命末期，从小他就崇拜毛主席，他酷爱画画，小时候，不知多少次偷偷地画过毛主席像，如今，毛主席就躺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特想和毛主席说说话，因为他发现如今的社会再也看不见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了，难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迷茫是痛苦的，痛苦让人清醒，丁能通似乎理解了和珅为什么从精英蜕变成了大贪官的缘由，因为给任何人创造出和珅一样的环境，都可能造就成另一个和珅。

想到这儿，丁能通突然有了一种恐惧感，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警觉地加快了速度。

丁能通刚把车开到驻京办，手机响了，驻京办的院子里安静极了，只有十几栋营房门前的灯昏黄地亮着，丁能通稳了稳心神，看了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衣雪，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喂，雪儿，啥事？”丁能通温柔地问道，语气就像刚洗过澡很惬意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能通，你在哪儿呢？”衣雪的口气像是有些恐惧。

“我在办事处呢，孩子睡了？”

“睡了，能通，玉芬好像出事了！”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玉芬好像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都说她和办公室主任携款潜逃了。”

“扯淡！别人不了解玉芬，你还不了解玉芬吗？她根本不是那种人！”

“反正玉芬失踪了，有说逃到美国的，有说逃到加拿大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石存山怎么说？”

“他那么忙，我一直也没联系上他，你抽空给石存山打个电话吧。”

挂了衣雪的电话，丁能通呆呆地站在驻京办的院子里良久，脑子里不时闪过陈富忠胖乎乎的脸。

“玉芬的失踪会不会与陈富忠有关？”

丁能通反复在心中重复这一句话，他情不自禁地拨了石存山的手机，居然关机，又往家里拨了电话，没有人接。丁能通茫然了，他点上一支烟，未抽几口就扔在了地上，又重重地碾了一脚，丁能通回到八栋六号房，没洗漱就躺下了，他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快亮时，他才沉沉的睡去。

16 讨教(1)

丁能通上午十点钟才起床，在食堂吃饭时白丽娜告诉他市委副书记李为民来了，丁能通急了问："怎么没人通知我？"

白丽娜嫣然一笑说："丁主任，你还不了解李书记，什么时候不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从不给我们添麻烦。"

丁能通心里最清楚，东州市委市政府虽然在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但是由于条件有限，档次不够，许多副市级以上领导很少有人住在驻京办，大多是由驻京办预定好五星级酒店，然后去机场接送，只有市委书记王元章、副书记李为民和副市长邓大海是例外，他们每次来都住驻京办，而且从不在首都机场贵宾室停留，更不允许将车停在飞机底下摆阔。

"李书记现在在哪儿？"丁能通草草吃了几口饭问。

"听说是中组部在中央党校有个会，去开会了。"白丽娜妩媚地说。

丁能通刚要给李为民的秘书打手机，手机却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竟然是贾朝轩。

"你好，贾市长！"丁能通赶紧接听电话。

"能通，李为民来了，晚上在驻京办好好安排一桌饭，我要和李书记叙叙旧。"

"放心吧，贾市长，我一定安排好。"

丁能通挂断手机心想，有意思，李为民和贾朝轩在东州官场上是公认的一对冤家，他俩坐在一起吃饭一定很有戏。不过石存山来电话让自己多关心一下李书记女儿的安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也不细说，由于太忙，自己竟然没当回事，李书记这一来，丁能通心里觉得很愧疚。

"丽娜，你好好准备一下，晚上贾市长在驻京办请李书记吃饭。"

"头儿，贾市长从来不在咱驻京办吃饭，今儿怎么了？"

“这还不明白，贾市长要是在五星级酒店请李书记吃饭，李书记能去吗？”

“头儿，李书记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白丽娜无法理解李副书记的“慎独”，在她眼里，李为民是个个性极强的怪物，只讲原则，不讲人情，没情趣，没意思。

自从白丽娜上次在昆仑饭店陪过肖鸿林之后，丁能通发现这个漂亮女人变化很大，好像底气也足了，气韵更有味道了，浑身散发着诱人的幽香，好像能熔化掉任何成功男人。

下午下了一场小雨，北京城像被洗了一遍，清爽了许多。傍晚，夕阳挂在彩电塔尖上，天空一片昏红，一支鹰状的风筝在空中盘旋着，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

丁能通和白丽娜下午四点钟就站在驻京办门前等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黄梦然开着奔驰缓缓驶进驻京办大门，丁能通和白丽娜赶紧上前开车门，一边下来的是贾朝轩，另一边下来的是李为民。

“丽娜，今儿准备得怎么样？要把你们驻京办酒店的拿手菜都上来，我要和李书记享享口福。”

“白经理，别听贾市长的，越简单越好！”李为民温和地说。

“贾市长、李书记，到了办事处就到了家里，在家里吃饭当然是家常便饭了，不过，二位领导都是不常回家的人，当然要丰盛一点了。”

白丽娜的话甜滋滋的，说到了贾朝轩的心里，贾朝轩摸着光秃秃的脑袋，很欣赏地说：“能通，丽娜越来越干练了，说起话来滴水不漏。”

丁能通谦恭地笑了笑，然后把两位领导让进了包房，包房内布置得典雅明亮，墙上挂着两幅喷绘画，正是草河口森林公园风景和琼水湖畔风光，两幅画一下子让人有一种身处东州的感觉。

今天掌勺的大师傅不是驻京办自己的厨师，丁能通接到贾朝轩的电话后，就给北京花园总经理田伯涛打了电话，跟他们借一位大厨，

丁能通怕北京花园糊弄自己，亲自开车去北京花园选了一位。所以，今天晚上的菜全是五星级水平。

很显然，今晚的菜让李为民有些不悦，他平时很少吃请，即使必须宴请的贵宾，李为民也很节俭，今天确实让李为民重新认识了驻京办。

东州市无人不晓得李为民罢宴的故事。那是李为民到任东州后参加的第一个两会，上午大会开幕式后，中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东州宾馆就餐，当秘书小唐陪着李为民走进宴会大厅时，李为民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来到常委席，但他没有就座，而是走到大厅的一个角落，要满脸堆笑跟过来的市人大办公厅主任在这里另摆一桌，他要和小唐一起吃工作餐。四大班子领导被李为民搞得很尴尬，市人大办公厅主任更是一脸的无奈，但李为民坚持要吃工作餐，四大班子领导在李为民的带动下，谁也不好意思再吃酒席，纷纷要求吃工作餐。

从那开始，市人大主任赵国光和市政协主任张?昌发出倡议，今后东州市每年的两会无论是领导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律吃工作餐。

事后，市委书记王元章专门为李为民罢宴召开了市委常委会。王元章在会上说："我为李为民同志的罢宴叫好！为民同志罢宴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他罢了宴，又没有给国光同志和宏昌同志太大的难堪，既恪守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美德，又坚守了不准大吃大喝的纪律，赢得了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们的一致好评。"

市人大主任赵国光说："如果各县（市）区都能出现像李为民同志这样敢于罢宴的领导干部，我相信中纪委关于反腐倡廉的诸多文件在我们东州就可以省却了，起码可以把反腐部分的'反对大吃大喝、不准公款请客'的条目删节下来了。"

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听说李为民在两会期间罢宴的事情后，特意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要求全市各市县区学习东州的做法，

在两会期间不摆宴席，只吃工作餐。随后省里也召开了两会，上千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吃的都是工作餐。

贾朝轩太了解李为民了，在北京请客，只能在驻京办请，否则，根本请不动。

李为民这次进京心里很高兴，他因为辞掉了钱学礼为女儿找的工作搞得父女关系有些紧张，再加上恐吓信的事，让李为民心中充满了对女儿的愧疚，他一直想找机会到北京看看女儿，终于有机会进京开会，他迫不及待地去看了女儿，没想到女儿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女儿告诉他，自己以全额奖学金考取了美国加州一所商学院攻读MBA，李为民听后高兴极了，他一直认为女儿像自己，不服输，一定会凭着自己的能力闯世界，果然让自己这个不称职的父亲言中了，李为民能够欣然应允贾朝轩请客，与自己的心情好也有关。

贾朝轩似乎看清了李为民的心思，夹了一片甲鱼放到嘴里说："为民，如今假东西太多了，只有王八是真的，还他妈的叫甲鱼。"

16 讨教(2)

贾朝轩的话逗得白丽娜咯咯直笑，丁能通一口酒也差点喷出来。李为民却不以为然。

“朝轩，你这话未免太偏激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李为民说话的口气凛然，而且说完独自将一盅白酒一饮而尽。

“为民，我这次在党校学习才知道，关于改革方向问题理论界争论很大，许多人对一些领域的改革开始质疑，比如，医改基本不成功是事实吧？大量国企被低价出卖，转让给私人也时有发生吧，目前在我们党校学员中正在悄悄进行一场对于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等社会问题和改革方向的大讨论。”

“讨论好啊！”李为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道理不辩不明，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别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并不是改革的错，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就是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被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畅通无阻，愈演愈烈。就连这小小的办事处也快成了各种利益的情报中心，地方政府的大使馆，甚至成了地方领导的‘行宫’。”丁能通没想到李为民的观点如此犀利，竟不给他这个驻京办主任留一点情面。

“为民，你如何看待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

贾朝轩最近正在写毕业论文，丁能通早就看出了端倪，他发现贾朝轩今晚名义上是请李为民吃饭，实际上是带着毕业论文中的问题来讨教了。

“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用，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东州市都有，这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可是，我们的思路和工作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工夫，却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招商引资工程，一句话，都是权力市场化造成的。我建议你们青干班每届都应该组织去恭王府看看，这样你们对权力是把双刃剑认识更深刻！”

丁能通听到恭王府三个字，感觉自己与李为民英雄所见略同，不禁暗自得意。

“深刻！深刻！为民不愧是搞理论出身的，字字珠玑呀！”

很显然，李为民的才学让贾朝轩甘拜下风，贾朝轩亲自给李为民斟满了酒说：“为民，在申办花博会这件事上，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省委书记林白同志专门听取了元章书记和肖鸿林市长的汇报，林白同志的意见是东州申办花博会对提升城市功能，扩大知名度、开发旅游资源等方面都有好处，只是有一点担心，就是千万不要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旗号大搞开发，结果是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现在花博会的申办工作刚刚开始，各种利益集团就开始叫劲了。朝轩，你人虽在北京学习，但身子却已经处在利益旋涡的中心了。你要随时提高警惕呀！”李为民的话语重心长，贾朝轩却不以为然。

“为民言重了，这件事挂帅的是鸿林同志，元章同志做后盾，你我不过是马前卒，有什么警惕不警惕的，把活干成干好就完了。”

“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我很为你高兴，来朝轩，我敬你一杯！”

李为民敬完贾朝轩又亲自给丁能通和白丽娜倒了酒，然后说：“能通、丽娜，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古板、太原则？其实，原则是个宝呀，是护身符，你们驻京办最讲拉关系的，有些人不惜血本结交权贵，这些人也可能获得一时的荣耀，但是也可能悔恨终生啊，恭王府

的和珅就是一个例子，什么原因，忘记了原则。来，我敬你们俩一杯！”李为民说完哈哈大笑，一饮而尽。

宴席终于散了，黄梦然开车送贾朝轩回党校，李为民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丁能通要开车送，李为民拒绝了，他自己打车走了。

月光下，就剩下丁能通和白丽娜两个人。

“头儿，这两天我得请假去趟东州。”白丽娜柔媚地说。

“丽娜，你又不是东州人，家又不在东州，去东州干啥？”丁能通狐疑地问道。

“人家办点私事！”白丽娜忸怩地嗲道，神情既有憧憬又有羞涩，还带着一丝目空一切。

丁能通隐约猜到几分，心想，兔子终于出窝了，便笑了笑说：“去吧，工作交代利索！”

17 人头

石存山这几天非常苦恼，因为自从上次约会半路分手后，玉芬就失踪了，这让他回想起那天玉芬说有人跟踪她的话，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心中极为懊悔！这几天关于段玉芬携款潜逃的谣言满天飞，都传到了刑警支队，一切都像有人预谋好了一样，命运似乎又跟石存山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石存山想尽一切办法找段玉芬，段玉芬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石存山心中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但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预感，连续几个晚上，喝得酩酊大醉，连李为民接到恐吓信的案子都放下了，其它案子就更懒得问。有人把小报告打到了副市长邓大海那儿，一大早，邓大海就把石存山叫到了办公室。

“我说你小子这几天怎么回事？失恋了？快四十的人了，失恋就失恋呗，瞧你那没出息样！离开女人活不了啊？”

邓大海骂骂咧咧地扔给石存山一支烟，自己也抽出一支，石存山给邓大海点上火，自己也点上。

“局长，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整天打打杀杀的，哪个女人敢跟我？”石存山叫局长惯了，从来不叫邓大海市长。

“怎么，你还有理了？好几个大案迫在眉睫，你不闻不问，恐吓信的案子我向市委李书记夸下海口，限期破案，你怎么的？想拆我台呀？”

“局长，瞧你说的，谁拆台呀？我只是觉得段玉芬失踪很蹊跷，弄不好不是被绑架了，就是被人害了。”

“有什么根据？我们没接到任何报案，再说了，这些年携款潜逃的银行工作人员还少吗？”邓大海严厉得不容质疑。

“局长，段玉芬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了解她，她根本不是那种人。”

“你了解，彼此有点好感就叫了解？我们俩天天在一起我也没看透你，乱弹琴。”

邓大海的话未说完，有人在门外报告。

“进来！”邓大海说。

“邓市长，黑水河大桥下发现了碎尸，指挥中心请石支队长出现场！”

“前几个大案还未破，怎么又出了碎尸案？石存山你给我振作精神，否则，我绕不了你！快出场吧！”邓大海不耐烦地说，“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是！局长。”石存山“啪”地行了个军礼，顺手把邓大海桌子上的香烟揣在自己口袋里，嬉皮笑脸地走了。

黑水河大桥桥上停着十几台警车，闪着红蓝相间的警灯。桥上桥下围满了人，石存山正在指挥警察工作。河面上有三支橡皮伐，伐上的人在河里打捞着什么东西。

原来，一个农民在河里打鱼，打上来一个编织袋，以为捞到什么宝贝了呢，兴奋地打开一看惊呆了，编织袋里是颗腐烂恶臭的人头，就赶紧报了案。

石存山觉得既然人头在河里，很可能肢体也会在河里，便迅速组织人力打捞，捞了两个多小时，一个警察跑过来报告：“石队，又捞上来一个编织袋。”石存山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看来这个编织袋里是胳膊腿。”

“走，过去看看。”石存山表情冷俊地说完，大步走向河岸。

当警察们打开编织袋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因为编织袋里仍然是一颗腐烂恶臭的人头。

石存山心想，“这可是两起碎尸案了，或者就是案犯连杀了两个人。”

石存山命令干警继续打捞，可是捞到傍晚也没有发现新的情况，石存山紧缩眉头，拨通了邓大海的手机。

“局长，我们在河里捞了一天，一共捞上来两颗人头，却没有发现身子，歹徒十分残忍，两颗人头似乎都被王水烧过，局长，下一步怎么办？”

“存山，立即成立专案组，先让法医尸检，然后我们会同技侦处分析一下案情。”

“是，局长。”

石存山心情沉重地命令干警们收队。

18 放风筝(1)

周末一大早，丁能通把工作交接给黄梦然，自己开车去燕山大学接金冉冉，两个人约好今天一起去天坛放风筝。

当金冉冉从校门走出来时，丁能通眼前一亮，俏丽地马尾辫显得金冉冉活泼美艳，粉红的小衫衬得白皙的脸庞如人面桃花，撩人的牛仔短裙包裹着女孩迷人的曲线，雪白修长的玉腿，勾勒出无限性感。丁能通暗自感叹，果然是江南出美女。

金冉冉在车上格外小鸟依人，自从丁能通在德莫利鲜鱼馆威胁要与她断绝兄妹关系后，金冉冉再也不敢在网上乱写，人也好像成熟了一些。

“哥，你带了个什么样的风筝？好看不？”

“一只凶猛的老鹰！”丁能通做着鬼脸说。

“不要，不要，你不知道人家是属兔子的。”

“我还是属蛇的呢。”

“哥，蛇吃兔子，我在你手里是死定了。”

“我这只蛇呀，为了保护兔子，与老鹰殊死搏斗，终于壮烈牺牲。”

“不许瞎说，”金冉冉用玉手捂了一下丁能通的嘴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要让你好好活着，好陪我去后海泡吧，去三里屯蹦迪，去雍和宫烧香，去北海划船，去恭王府沾福气……”

“好好好，我都快成你手里的风筝了，还不是你想在哪儿放就在哪儿放。”

“才不是呢，我是你手里的风筝，我这个傻妹妹哪天你不喜欢了，把线绞断，我就自己飘了……”

说着说着金冉冉触动了心事，竟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冉冉，还是我做风筝吧，哪天你不喜欢我这个一身官气的哥哥了，也不用把线剪断，团巴团巴随便找个垃圾筒把我扔了就行了。”

“讨厌！”丁能通语气诙谐，竟把金冉冉给逗乐了。

周末的天坛公园放风筝的人很多，天空中飘荡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风筝，漫天飞舞的风筝与天坛公园的美景交相辉映，构成了一道靓丽的景象。

天空中飘飞的大多是花蝴蝶，蜻蜓、蜜蜂，丁能通和金冉冉放飞的却是一只乌黑的老鹰，天空中顿时增加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金冉冉高兴极了，望着空中张牙舞爪的老鹰纵情地笑着，引来许多游人的目光。丁能通难得有这样的雅兴，整日里应来送往、勾心斗角，难得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妹妹给自己解闷，只有和金冉冉在一起是最轻松的，心里也是最慰籍的，官场上混久了，太需要精神的梳理，金冉冉成了丁能通散乱心灵的一把木梳。两个人坐在草坪上，仰望着越飞越高的风筝，沉浸在难得的欢乐中。

“哥，如果这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就我们俩该多好！”

“你不怕我欺负你？”

“还不一定谁欺负谁呢！”

“冉冉，我不是个好人。”

“我知道，但你也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只是有点邪而已。”

“邪离恶可不远。”

“我不怕，因为我是魔，百恶不侵。”

“这么说，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恶魔！”

“人本来就是魔，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魔。”

“冉冉，你心中的魔是什么？”

“爱！”

“这么说你相信爱情？”

“当然，如果人没有爱，赢了世界又会怎样？”丁能通听到金冉冉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心里微微一颤。

官场上逐鹿权力的人有爱吗？他忽然想到和珅的爱，和珅爱的是“帝心”：“帝心”爱的是江山，然而，从古到今，爱江山的人哪个不

更爱美人？肖鸿林不就拜倒在白丽娜的石榴裙下了吗？那么自己在北京摸爬滚打，心中的爱为的是什么？衣雪，还是儿子？亦或是别的什么？

丁能通猛然想起段玉芬，如果段玉芬嫁给自己，生活会是什么样？他不敢想，因为这个曾经深深爱过自己的女人，已经成了一个迷。

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些沮丧，情不自禁地收起风筝线，由于心不在焉，收着收着，竟然挂在一棵古松枝上，那古松高大挺拔，松枝墨绿，像是个年长的老人沉默不语。

古松顶上的枝桠间，一个喜鹊窝内猛然飞出两只花喜鹊拼命地攻击还在空中飘飞的风筝，风筝离喜鹊窝不过两三米，金冉冉兴奋地跳起来。

“哥，那两只喜鹊真的把风筝当成老鹰了！”

丁能通也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知所措，两只花喜鹊轮番攻击风筝，风筝在风的作用下，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真如一只偷袭喜鹊窝的贼鹰。

两只喜鹊为了保护家园奋不顾身地向贼鹰攻击，叫声充满了愤怒和警告。不一会儿，就围上来许多人看鸟与风筝大战，个个脸上充满了好奇，丁能通拽了一下活蹦乱跳的金冉冉，示意她离开。

“哥，想办法救救风筝，都快被喜鹊啄烂了。”

“冉冉，一个破风筝，咱不要了好吗？”

金冉冉噘着小嘴说：“好吧，通哥，我饿了，咱们吃卤面吧。”

“好吧！”

两个人手拉手刚要走，丁能通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贾朝轩的电话。他赶紧接听。

“能通，你小子在哪儿泡妞呢？办事处的人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贾市长，我和几个朋友刚要吃饭。”

“别吃了，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要紧事和你商量。”
“好，我马上到！”

18 放风筝(2)

丁能通挂断手机，猛然想起周永年和刘凤云拜托自己的事，这几天他一直煞费苦心地为这两口子选人，一直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认真看了看眼前活泼可爱的金冉冉，心想，冉冉是苦出身，人又很机灵，驻京办是个大染缸，毕业到驻京办没什么前程，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难得很，不如劝她去刘凤云家干两年，周永年关系广，说不定将来能为冉冉找个好工作。

在送金冉冉回学校的路上，丁能通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冉冉，你不是想求我给你找工作吗？"

"对呀！"

"我找到了！不过岗位很特殊！"丁能通看了看金冉冉说。

"哥，我怎么觉得你好象要打我的鬼主意噢！"

"放心，哥不会害你的，只会保护你。"

"就像喜鹊保护窝一样保护我吗？"

"当然，不过任何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前程都要牺牲一些东西。"

"牺牲什么？"

"牺牲两年时间，两年后，你可能有一个满意的前程。"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我说了，你别生气，而且要答应我认真考虑。"

"我答应！"

"我有个好朋友，在中组部工作，人很好，关系广，地位也高，前两天要求我为他们找一个大学生保姆，他们承诺，干好了，可以帮助找个好工作。我本想把你安排在驻京办工作，可是驻京办整天迎来送往的，是个大染缸，我觉得你去驻京办没什么前程，不如委屈两年，或许结果会更好！"

"哥，我是大学生，不是家庭妇女，你怎么能让妹妹去给人家当保姆？"金冉冉警觉地问道。

“当保姆怎么了？干家政的大学生保姆还少吗？这样的人家多少人想去还去不上呢。”

“我不去！”

金冉冉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两个人心里叫劲，再也没说话，一路上默然无语。到了燕山大学门口，金冉冉默默地下了车，重重地关上了门，头也不回地走了。丁能通望着金冉冉修长的后腿，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丁能通赶到党校房间时，贾朝轩的老婆韩丽珍正在打扫卫生。

“哟，大嫂来了，啥时候来的，怎么也不通知老弟一声？我好去接你。”

韩丽珍是东州市人民医院院长，典型的贵夫人形象。

“能通，你还不了解你大哥这个人，凡事不愿意声张。”韩丽珍一边换床单一边说。

贾朝轩递给丁能通一支烟，自己点上火后示意丁能通坐下，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上。

“能通，你上次跟我说有个玩古玩的朋友手里有明朝的‘永子’围棋，是真的吗？”贾朝轩的口气蛇蛇蝎蝎、鬼鬼祟祟的。

“当然了，我朋友是玩古围棋的行家，那围棋我见过，明朝的货。”

“哪天约我见见这个人，如果货不假，我就要了。”

丁能通讪讪地一笑说：“没问题。”心想，“货的价格不菲，贾朝轩会送给什么人呢？”

“能通，我这阵子没少跑中国花卉协会、国家贸促会和国家商务部，他们已经答应全力支持东州市申办花博会，刚才我已经和肖市长通了电话，他答应让你陪我去首尔走一趟，到那儿取取经。”

“太好了，贾市长，正好韩国我有朋友，接待不成问题。”

“那好，事不宜迟，你抓紧办票，我们用私人护照出境。”

“私人护照？”

“对，你大嫂也跟着去，这样不引人注意。”

“好吧，我抓紧办。”

“能通，为了不让驻京办的人知道，顾怀远陪您大嫂来，我都没让他住在驻京办。”

“安排到哪儿了？”

“怀远和你大嫂都住在王府井大饭店了。我们走后，你把奔驰车给怀远，这小子在北京还得替我办点事，从韩国回来以后，让他陪你大嫂一起回去。”

贾朝轩对丁能通千叮咛，万嘱咐，让丁能通心里很紧张。出国考察搞得像出国潜逃似的。

“能通，”韩丽珍终于忙完，她手里拿着抹布说，“前几天衣雪去医院了。”

丁能通心里一紧问：“大嫂，衣雪去医院干什么？”

“瞧你们两口子，东一个西一个的，孩子发烧，衣雪也不找我，还是值班主任跟我说的，我赶紧去急诊室看，没什么大事，我安排到?房打了几天点滴，好了。”韩丽珍说得眉飞色舞，一付表功的样子。

“大嫂，你说这衣雪，孩子病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还不是怕影响你工作嘛，再说，你远水解不了近渴，有大嫂呢，出不了差头。”

韩丽珍咯咯笑着走进卫生间涮抹布，贾朝轩朝丁能通身边凑了凑说：“能通，来，咱俩杀两盘，最近我又研读了两本棋谱，还没试过身手呢。”说完亲自将棋盘摆在茶几上，两个人一白一黑杀将起来。

19 探病

早晨，一抹瑰丽的晨曦，撒入荡着浪涛的黑水河，河面上的薄雾为古老的东州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晴朗朗的太阳悬起来后，东州城被映得躺在了地上。高楼大厦横七竖八地互相枕籍着，仿佛呻吟，又像挣扎。鸽群在空中转着圈，仿佛是城市里的唯一一首散文诗。

王元章这几天病了，一大早起来后静静地靠在床头挂吊瓶。自从上次省委书记林白找他谈话以后，他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一旦自己离任，谁比较合适接替自己?

王元章在政坛上打拼了一辈子了，虽然经历过多次起起落落，但还算平稳，没有栽过什么大跟头。眼下，东州的经济发展虽然势头良好，但是国企改革仍然困难重重，把这样一个大市交给什么样的人掌舵，关乎八百万人民的生活幸福，对全省的经济发展也尤为重要。看来省委没有空降一位市委书记的打算，只要中央没有异议，这个市委书记只能在东州现有领导中产生。

王元章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东州市副市级以上领导一一闪过，终于定格在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就是肖鸿林、李为民和贾朝轩。

这些年，肖鸿林在国际秧歌节的问题上一直与自己叫劲，终于得逞了，但是花博会真的能拉动东州的经济吗？东州的地理环境搞花博会不会是霸王硬上弓？肖鸿林的架势不象是在东州，看来这老伙计野心不小啊，任省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中央的用人政策一直在往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倾斜，肖鸿林虽然比自己小一岁，但是也算不上年轻干部了，如今也是一相情愿呀！

在王元章眼里，接替市委书记最理想的人选是李为民。此人刚直不阿，工作务实，为人坦诚，原则性强，就是缺少灵活性，会变通，就更理想了。

贾朝轩看上去比李为民精明许多，此人也确实聪明，也许是小聪明，总觉得聪明得诡道，好象人生的价值是靠官位的大小来体现的。想当年，在与李为民争副市长的时候，在人大代表中做了不少手脚，东州交给贾朝轩这样的人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不过，省里似乎对贾朝轩很重视，在送贾朝轩还是李为民去北京学习的问题上，最终省委书记林白同志还是推荐了贾朝轩，青干班可是培养我党高级干部的摇篮啊！

然而，王元章又似乎觉得林白同志另有一层深意，贾朝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党校犹如牧场，好好训训这匹野马或许成为良驹，看来李为民在林白同志的眼里早就过关了。

王元章正胡思乱想之际，有人敲门。

“请进！”李为民笑咪咪地捧着一盆鲜花走了进来。

“王书记，好点了吗？”

“是为民啊，打了几天吊瓶，好多了。”

王元章像是疲惫得很，李为民进来，他想起身握手，可是欠了欠身子，就支撑不住了，吃力地靠在了床头上。

“元章，你太累了，好好躺着吧。”李为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颇为关切地说，“抱歉啊，元章，我真不知道你病得这么厉害！听秘书说这几天高烧一直不退啊！”

“不就是感冒吗，没事，没事，快说说这些天的工作吧！报纸上说这几天长征省长来东州检查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一下情况。”

“元章，你病成这样就别惦记工作上的事了，长征同志这次来是专为煤气开栓的事。”

“煤气开栓怎么了？”

“我也很震惊，我们东州竟然有十五万户居民，开栓费交了，有的都交了十几年了，但是却一直没有开栓，很多开发公司不仅挪用了居民的开栓费，而且态度还极其蛮横。长征同志接到很多居民的上访

信，这次是专门到东州现场办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由贾朝轩主管，这么大的民生问题以前怎么从来没有人提过？”

“朝轩在的时候问题都被压下去了，他在北京学习压不住了，自然就暴露出来了。说起来这是几届政府遗留的问题，有历史性的，不能全由贾朝轩同志负责。”

“但是……”李为民话说了一半，一想到王元章还在病床上，又把话咽回去了。

“为民啊，我知道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要得罪很多人，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是万事民为先，我们失职呀，对不起这十五万户居民呀！我给肖市长写封信，你给捎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王元章显得很激动，执拗地让秘书准备了笔和纸。李为民劝不住，只好由着他。其实王元章完全可以和肖鸿林通个电话，但是，李为民心里清楚，肖鸿林这两年越来越不把市委放在眼里，简直就是党内个体户。王元章给肖鸿林写信是为了表示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王元章一口气写完信交给李为民，李为民郑重地放进包里。

“为民啊，申办花博会的事有进展吗？”王元章一边咳嗽一边问道。

“朝轩同志这一段在北京活动得很有效果，得到了中国花卉协会、国家贸促会和商务部的大力支持，全国想申办花博会的城市有二十多个，这次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不容易呀！攻关是朝轩的长项啊，肖鸿林把申办的任务交给他算是找对了人了。”

20 许诺

飞机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机窗外几朵乳白色的云，停在天空，动也不动，很像蓝色的海面上浮着洁白的帆。

贾朝轩微闭双目惬意地靠在沙发上，似睡非睡，丁能通坐在他身边翻着一本飞机上提供给头等舱旅客的时尚杂志，韩丽珍坐在贾朝轩的后面欣赏着窗外美景。

空中小姐送来热咖啡打断了贾朝轩的沉思，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小声问："能通，最近有人告我的刁状，你分析分析会是谁呢？"

丁能通没想到沉思良久的贾朝轩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一时不好回答，应酬地反问道："贾市长，会有这种事？"

"省纪委的一个朋友给我捎的口信，说有人写我的匿名信，递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反馈到了省纪委。"

"没透露告的什么方面的问题？"丁能通诡谲地问道，心里闪过刘凤云在贵宾楼请他吃饭时说的话。

贾朝轩没有正面回答丁能通的问题，只是说："领导干部也是人，谁还没有点爱好，有些人啊，就是靠整人过日子，以为把别人整倒了，自己就能上去，也不想想整人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丁能通听着贾朝轩的话像是有所指，但不知道他指的是肖鸿林呢，还是袁锡藩，又不便戳破，只是苦笑道："贾市长，既然犯了小人，就不得不防啊！"

丁能通话音刚落，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丁能通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竟然是陈富忠。

"是我通知富忠一起去的，有富忠陪着方便。"贾朝轩赶紧解释说。

"能通，港商我可给你打好招呼了，什么时候过去见个面。"陈富忠皮笑肉不笑地说。

北京花园一直是丁能通的一块心病，陈富忠的第一句话就说到了他的腰眼上，他心想，贾朝轩答应我在东州为驻京办划一块地皮，何不借此机会再加把火？

“贾市长，北京花园方面我已经谈妥了，同意我们控股，经营方由我们找，正好富忠联系好了港商，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差你大老板大笔一挥了。”

贾朝轩呷了一口咖啡默谋了一会儿说：“那好，你相中了东州哪块地了？”

“贾市长，驻京办净为各位领导服务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咱好不容易张了一回嘴，给就给块好地呗！”

“能通，你大哥是个爽快人，你相中哪儿了，说出来，朝轩会答应的，”韩丽珍溜缝儿地插了一句：“富忠要的中山路那块地就是一个例子。”

“可不，大哥这个人吐个吐沫就是钉，仗义！”陈富忠眉飞色舞地恭维道。

“贾市长，我相中纺织厂那块地了，地点好，不用动迁，搞开发准赚！”

“能通，你小子狮子大开口啊，富忠早就看上这块地了，一直跟我磨唧，我都没答应，我把中山路那块地批给他了，我一直想留着纺织厂那块地盖市政府大楼，你看咱们市政府那座老楼，土不土，洋不洋的，虽然肖鸿林上任后进行了改造，仍然代表不了东州市形象，既然你老弟开口了，我只好忍痛割爱了，就这么着吧，回头你们驻京办打个报告，我批一下。”

贾朝轩卖了半天关子，搞得丁能通的心忽上忽下的，终于吐口了，丁能通的心才放下来。他惦记这块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心想，“有了这块地，驻京办摇身一变就成了五星级酒店了，东州历任驻京办主任，我的政绩是最大的，我丁能通的脸就露大发了，既是东州

市正局级干部，又是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不用贪，富与贵终于统一了，真不枉自己往恭王府福字碑前跑过无数次、祈祷了无数次。”

“贾市长，您是驻京办的大恩人，从今以后，丁能通一定会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

贾朝轩听后嘿嘿笑道：“能通，你知道我为什么欣赏你吗？”

丁能通摇了摇头。

“在你心中把我摆的和肖市长一样重，而且从不在我们之间做文章。”

丁能通在官场多年，一直在政治旋涡中挣扎，他之所以能立得住，关键的本事就在于他从不搬弄是非，做驻京办主任既是在是非窝子里，又远离了所有是非，他喜欢人生的辨证，他认为，和珅当年要是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定能保住性命。因为多数人欲望横流，少数人无欲则刚，他是取中间的，叫做欲有止境，人生得意须尽欢不可，但是，人生得意适度欢无妨。

在大学时，丁能通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里面有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新：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在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许多痛□，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就因为钱钟书的这句话，丁能通一下子理解了快乐的意义！

21 爽(1)

肖鸿林自从在北京与白丽娜有过一夜之欢后，找到了爱情的感觉，这让他兴奋不已，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想法，能否与关兰馨离婚?

肖鸿林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市府广场周围的车水人流沉思，这时，副市长袁锡藩迈着大八字推门走了进来。

“鸿林，想什么呢？这么深沉？”袁锡藩心情畅快地问道。

“噢，是锡藩啊，坐！”

肖鸿林将手一让，顺手掏出烟递给袁锡藩。两个人点着烟，郑卫国赶紧进来给两位领导倒了茶，然后又退了出去。

“锡藩，尝尝我的正宗铁观音。”

袁锡藩端起茶呷了一口。

“不错，不错。鸿林，听说为民被恐吓了？”

“为民被恐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那个脾气不改，早晚得出事。”

“听说恐吓信里还有子弹。”

“有这事？邓大海这个副市长是怎么当的？主管公检法的副市长连市委副书记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还埋怨我不追加办案经费，让我看，公安局长他别兼了，换人算了。”

“鸿林，大海有大海的难处，市政府常务会上关于办案经费问题，大海提过三次了，难免大海有想法。”

“说一千道一万，财政太紧张了，用钱的地方太多，教育要求追加经费，农业要求追加经费，财政的盘子就这么大，你让我怎么办？”

“要么怎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呢，鸿林，我听说贾朝轩去韩国了？”

“是啊，上届花博会是在首尔举办的，我让他去取取经！”

“可是有人在首尔机场看见了韩丽珍和陈富忠，他们怎么也跟去了呢？”袁锡藩冷笑着说：“而且他们出境未经外办办手续，用的是因私护照。”

“这个贾朝轩擅自违反外事纪律，搞什么鬼？”肖鸿林一本正经地说。

“鸿林，这还不明白吗？他在北京学习期间就多次到澳门去赌，这次去首尔少不了要过过赌瘾啊！”肖鸿林眉头舒展了一下，旋即又皱了起来。

“锡藩，你说他去澳门赌的事能是真的吗？咱们毕竟是空口无凭呀！”肖鸿林毫不掩饰地问。

“钱学礼在葡京赌场看见过他，这还有假？”袁锡藩舔了舔嘴唇嗫嚅道。

“锡藩，这件事要慎重，毕竟涉及咱们东州市政府的名誉，万万不要轻易抖搂出去。”

“鸿林，千万别学项羽呀！”

“眼下还谈不上，锡藩，我从北京方面得到消息，林白同志有可能进京，一旦林白同志进京，谁有可能接任省委书记？”

“如果中央不空降的话，最有可能的有两个人。”

袁锡藩说完顿了顿，一双鼠眼看着肖鸿林。

“哪两个人？”肖鸿林迫不及待地问。

“一个是省长赵长征，一个是常务副省长刘光大。”肖鸿林见袁锡藩没有分析到自己，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你认为王元章有没有可能？”

“鸿林，不瞒你说，如果长征同志接任林白，你和王书记还真有一博。”

“此话怎讲？”

“在咱们省，就省长一职来说，没有人能与你和元章抗衡啊！”

“所以我特别重视花博会啊！”肖鸿林长长地透了口气，款款地说道。

“鸿林，花博会可以作为启动东州经济的发动机，你这着棋要是下成了，元章恐怕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正是用人之际，贾朝轩还得用，只要他知道收敛就行，别把事做绝了。”

“也好，只要你能接替长征同志，我愿尽犬马之力。”袁锡藩一双鼠目霍地一跳，将手中快吸完的烟狠狠地捻在烟灰缸里。

已经是下半夜了，首尔的街路上仍然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汉江两岸的夜景更是绚丽夺目。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张显着城市的繁华喧嚣，市区内的浓荫下，古老的宫殿、庙宇，同直入云霄的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显示了首尔既古老又现代的时代风貌。

在首尔高丽大酒店地下娱乐城内，贾朝轩和韩丽珍兴奋地在老虎机前手舞足蹈，旁边站着满脸堆笑的陈富忠和一脸漠然的丁能通。

突然服务小姐瞪大眼睛用英语说：“夫人，你的运气好旺啊！七个红七，我们这里半年都没有一次呀。”

丁能通赶紧翻译给贾朝轩和韩丽珍听，两个人听后很高兴。

?我太太赢了多少？”贾朝轩眉飞色舞地问。

丁能通把贾朝轩的话翻译成英语，又跟服务小姐嘀咕了几句，然后说：“小姐说，嫂子赢了两万五千美金。”韩丽珍高兴地叫起来。

“丽珍，趁你手气旺，多玩一会，我太累了，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富忠、能通，你们陪你大哥上楼吧，我再玩一会儿。”

陈富忠和丁能通陪贾朝轩上了电梯。

“大哥，”在电梯里，陈富忠说，“嫂子看得紧，来一趟你咋也得尝个鲜呀！”

“趁你大嫂高兴，赶紧给我找个小姐乐乐！”贾朝轩迫不及待地说。

21 爽(2)

“这能行吗？万一让嫂子发现……”丁能通担心地说，他早就听说贾朝轩好色，但没想到如此明目张胆，丁能通认为，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应该像赚钱一样取之有道，否则就与畜生没什么区别了，丁能通左右不了贾朝轩，只能在心里嗤之以鼻。

“没事，我心里有数。”贾朝轩满不在乎地说。

贾朝轩穿着睡衣正在抽烟，有人按门铃，贾朝轩开门一看，一位花枝招展的韩国美女正站在门前，贾朝轩连忙请进房内。

丁能通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看电视，陈富忠兴致勃勃地走了进来。

“能通，你小子都当主任了，怎么还像当秘书时那样谨慎呢？”陈富忠扔给丁能通一支烟后点上火说。

丁能通从骨子里鄙视这个暴发户，但是碍于这家伙黑白两道全通，又为自己联系上了港商，所以面子上还得客气一些。

“富忠，贾市长胆儿够肥的，万一大嫂回来，岂不是堵在了床上？”丁能通紧张地看了看表。

“没事，能通，嫂子的赌瘾不比大哥小，正在兴头上，上不来！放心吧！”陈富忠胸有成竹地说。

丁能通心想，“看来陈富忠和贾朝轩已经不分彼此了，如此下去，怕是要让陈富忠牵着鼻子走了。这贾朝轩要是生在唐代李家，定是唐明皇，左拥右抱看霓裳羽舞，爱美人不爱江山，不对，贾朝轩是爱美人更爱江山，亦或是既爱美人又爱江山，只怕是一旦赌性大发，怕是要把江山美人都押上。”

“富忠，贷款的事办妥了？”

“能通，多亏了你的老情人段玉芬携款潜逃了，换了新行长，很快就办妥了。”陈富忠阴阳怪气地说。

“富忠，你怎么知道段玉芬携款潜逃了呢？”丁能通警觉地问道。

“能通，你真是在北京呆久了，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依我看八成是让歹人给害了！”丁能通目光如炬地说道。

“行了，别为老情人打掩护了，常在河边走哪儿有不湿鞋的，段玉芬也不是神，她是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陈富忠说完，脸上路出一丝淫笑。

不知为什么，丁能通隐隐约约地感觉，段玉芬的失踪与陈富忠有关系，但这只是感觉，并无证据，索性不再去想。

“富忠，半个小时了，催催老板吧，万一大嫂上来，咱俩不好交代。”陈富忠也怕万一韩丽珍上来赌住，不好收场。

“能通，走，咱俩一起去敲门。”

两个人快速向贾朝轩的房间走去，丁能通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了。快到门口时，韩国三陪女走出贾朝轩的房间，冲着陈富忠笑了笑，扬长而去。

丁能通见韩国三陪女走远了才按门铃，贾朝轩滋润地开了门，嘴里还叼着根烟，正喷云吐雾。

“能通，就一个字：爽！”

“老板，你可把我吓坏了，万一大嫂上来……我和富忠就糗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心里有数。”贾朝轩一脸得意地说。

丁能通心想，“真是知妻莫若夫呀！这两口子可真般配。”

这时，有人按门铃，丁能通心里一紧。陈富忠赶紧开门，进来的正是韩丽珍。

“老公，我饿了，一起吃宵夜吧。”韩丽珍兴致勃勃地说。

“好啊，你的手气那么好，应该请我们吃一顿。”贾朝轩弹了弹烟灰说。

丁能通被贾朝轩的镇定给震住了，原来人可以无耻到心安理得的地步。常言道，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的，贾朝轩如此堕落，让丁能通非常失望，丁能通心想，这件事要是让李为民知道非刮了他不可，就这副德行要是真的当上一把手，东州老百姓可怎么活?

22 碎尸(1)

石存山率领干警在黑水河大桥下捞上来的两颗人头，经法医鉴定是女性。市公安局非常重视，成立了以石存山为组长的专案组，但是由于案子出现的突兀，没有一点线索，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

就在石存山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出现了重大转机。一个捡破烂老头在赵家沟派出所报案，说在赵家沟垃圾场，刨出两具无头女尸。石存山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干警赶到赵家沟垃圾填埋场。

此时，警察已经把现场包围，许多警车停在垃圾填埋场周围，围观的群众很多。两辆警车从远处驶来，停在现场外，石存山率几名刑警下了车，分开人群，直奔现场。

石存山来到编织袋前，仔细察看后，问："目击证人在哪儿？"

"就是他！"赵家沟派出所所长把捡破烂的老头领过来。

"大爷，当时是怎么个情景？"石存山温和地问。

"当时我在这儿刨破烂，突然刨处个编织袋，我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打开一看，臭烘烘的，是尸体！我就报了案。"捡破烂老头面色紧张地说。

"石队，两具尸体都被肢解了，分别装在两个编织袋里，已经严重腐烂。"赵家沟派出所所长补充说。

石存山心想，"又是两个编织袋，会不会与那两颗人头有关？"

"你们抓紧处理现场，特别是尸检报告，要尽快做出来，我回局里向局长汇报。"石存山对几个干警说。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早就向邓大海做了汇报，此时，他在办公室里一边抽烟一边围绕碎尸案在沉思，石存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局长，我敢肯定这两具女尸跟那两颗人头有关。"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邓大海从黑色高背靠椅上起身，端起茶杯胛了一口。

“局长，你觉得这两具女尸与段玉芬、刘可心失踪仅仅是巧合吗？”

“思路是对的，但我们需要证据。等尸检报告出来后，我们开个案情分析会。存山啊，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东州的天要下雨了。”邓大海放下茶杯掏出烟递给石存山一根，两个人点上火面面相觑地吸着。

“局长，无论怎么变，都是共产党的天，翻不了船的。”

“理是这么个理，但我们也不可轻敌呀，别忘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从来都隐藏在暗处，你们专案组的同志要处处小心！”

“请局长放心，誓死保卫东州人民的安全！”

石存山的表情刚毅果敢，大义凛然，其实，石存山的内心一直在流泪，因为他已经预感到段玉芬的死与这两具女尸有着必然的联系。看来玉芬是被东州的黑恶势力害死的，而且这股黑恶势力非常强大，强大得连副市长、东州市公安局局长邓大海都不敢小视了。石存山将对段玉芬的爱埋藏在心底，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碎尸案查个水落石出。

贾朝轩爱下围棋，为了投其所好交流感情，陈富忠也偷练了一手好棋，而且养成了一个人摆围棋的习惯。从韩国首尔回到东州后，陈富忠心情一直不好，因为他已经得到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北都集团已经引起市公安局的高度关注，

陈富忠一个人在办公室一边沉思一边摆着围棋，有人敲门。陈富忠没抬头，只是说了声：“进来！”

门开了，进来得是海志强。陈富忠按下一粒棋子，示意海志强坐下，然后从老板台上的高档雪茄盒中抽出一支雪茄，海志强赶紧给他点上火，陈富忠使劲吸了几口，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

“志强，又听到什么消息了？”

海志强略显不安地说：“大哥，两具尸体公安局都找到了。”

陈富忠听后脸上的肌肉微微地抽动了一下。

“你们他妈的干事什么时候能利索点？每次都得给你们擦屁股。”

海志强毕恭毕敬地说：“大哥骂的是。”

“他们一时还找不到目标，等等再说吧。”

“可是……”

“可是什么？”

“大哥，这几天有几个条子鬼鬼祟祟地在大厦周围晃。”

“你听说过以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咱们也派几个弟兄守在刑警大队门口，记住，千万别暴露了。”

“是大哥。”

22 碎尸(2)

“从现在起，让你手下那帮兔崽子都给我收敛点，别再给我捅出什么新娄子来。”

“放心吧，大哥。”

“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大哥，我把人带来了。是东州中医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人长的漂亮。父母都是农民，老爹还得了尿毒症，每天都要做透析，缺钱。”

“缺钱好啊！”陈富忠将半截雪茄掐灭，接着说，“人呐就怕没有需求，据说市委副书记李为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不好对付，还有那个段玉芬，但凡有点需求也不会落得这么个下场，所以说，人有点需求既为自己留了后路，也为别人行了方便，何乐而不为呢？好了，把人领来让我看看吧。”

海志强应承着出去了，陈富忠情不自禁地拿起一粒白子，却举棋不定，半天下不去这粒子，其实，陈富忠的心思根本没在棋上。

陈富忠一直孤身一人，虽然身边美女如云，但玩完也就忘了，他一直深信，人生有两种东西是用来玩的，一是女人，二是政治。

政治这辈子无缘玩了，但是陈富忠却玩起了官员，他下决心要掌控一批手握重权的官员，只要将这些人的要求满足，便可为我所用，他暗自得意，想不到自己还是个会用人的高手。

但是最近他睡觉总是做噩梦，经常从睡梦中吓醒，出一身冷汗，内心的孤独让他特别渴望在自己身边有个女人陪着，而且是素质高一些的良家妇女。他讨厌那些给钱就让上的轻浮女子，找就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

找这样一个女人，陈富忠并不想讨她做老婆，而是做保姆，陈富忠从来也没有过建立家庭的想法，因为自己从小浪迹天涯，谁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度浪迹天涯。

海志强把女孩领了进来，陈富忠示意他出去，自己轻轻地关上了门。女孩惴惴不安地站着，陈富忠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女孩，只见她穿着朴素，典型女大学生的打扮，长得俊秀，却没有一点雕琢，只是皮肤不白，却是细腻柔滑，没有任何人为的雍容之气，却纯的浑然天成。

陈富忠心想，“看来这还是一块未雕琢的美玉呀！”

“陈总好！”女孩突然怯生生地问候了一句。

“叫什么名字啊？”陈富忠温和地问道。

“林娟娟。”女孩回答得很简单。

“好，名字很好听，娟娟，听说你父亲病得很重？”

林娟娟听后沉默不语，眼睛略有湿润。

“留下吧，你父亲的病会好起来的。”陈富忠情不自禁地拍了拍林娟娟的肩，和蔼地说。

23 肥肉

丁能通拿到纺织厂那块地的批文后，在驻京办引气了轩然大波。第一个找丁能通的就是白丽娜，她非要当驻京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丁能通并不看好白丽娜，尽管这个女人不仅会施展万种风情，而且在搞人际关系上也是八面玲珑，但是，丁能通觉得白丽娜更适合酒店管理。将来驻京办一旦入主北京花园，白丽娜是最好的帮手。

丁能通把道理翻过来调过去讲了多遍，白丽娜就是听不进去，最后竟抹起了眼泪。白丽娜的眼泪让丁能通一下子清醒了，白丽娜最近一到周末就请假去东州，而且每次回来都千姿百媚的，莫非她非要做这个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

第二个找丁能通的是黄梦然，黄梦然是丁能通最得力的左膀右臂，这几年接待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与首都机场和北京火车站的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为自己的脸上争了不少光彩。但是，由于黄梦然与老婆长年两地分居，他要当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无非是为了与老婆团聚，这样既一家团聚了，又可以捞上一把。

然而，接待工作是驻京办的半个天，黄梦然要是走了，一时还真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所以，丁能通不给黄梦然半点念想，当场拒绝，搞得黄梦然闹了好几天情绪，最后，丁能通亲自给黄梦然老婆打电话，让两个人在北京团聚了几天，才缓解了黄梦然的情绪。

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丁能通会兼任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丁能通也认为自己是最佳人选，但是，丁能通是读过《和珅传》的人，他深知驻京办主任搞房地产开发的敏感性。

和珅的最大失误是什么？谁都想得到，到最后什么都得到了，但是命没了。丁能通给肖鸿林当了五年秘书，深知政治斗争是最残酷的。自己不是鱼就要远离河岸，淹死的都是水性好的，自己若是鱼就

要躲在水里，因为鱼只有躲在水里才最安全。既然官场上身不由己，就不能由着自己。佛家有言，舍得舍得，不舍就不可能得。

经过认真思索，丁能通终于想到了一个最佳人选，启用这个人，丁能通可谓是处心积虑，因为一旦启用他，不仅满盘棋活了，而且自己也缓解了与对手之间的矛盾。

想到这个人时，丁能通不禁为自己的大度生出几分得意。他甚至觉得如果自己生在乾隆年代，一定与和珅有一拼。

和珅只知道讨“帝心”的欢心，却忘了“帝心”是善变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就是舍得，对“帝心”舍得，对对手更要舍得，扔给狗一块肉，狗就会摇尾乞怜认你为主人，扔给狼一块肉，可以换得一份安全，值！

在驻京办班子会上，丁能通全力推荐钱学礼担当东州驻京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钱学礼不知道丁能通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一时不敢表态，但心里对这个位置觊觎已久。

钱学礼本来就从心里嫉妒丁能通，恨不得丁能通出点什么事，但是自己的后台是副市长袁锡藩，硬碰硬根本不是丁能通的对手，何况丁能通人如其名，不仅能力强，而且消息灵通，善于沟通，精于变通，上通天，下通地，蹦精蹦灵的，想搬倒丁能通难得很。

钱学礼一直想务色一位市委常委做后台，早就想打李为民的主意，但是李副书记这条船实在是不好上，说不定自己人在东州，常能见到李副书记，机会才会多一些。

钱学礼想来想去只有从女人方面找线索，因为丁能通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又孤身一人在外，难免不沾花惹草。

起初钱学礼发现白丽娜对丁能通有点意思，但令钱学礼不解的是，为什么两个人一个是干柴，一个是烈火，凑倒一起居然点不着。

这让钱学礼大失所望，苍蝇不叮无缝儿的蛋，丁能通不露破绽，自己即使是苍蝇也无处下蛆。于是，他采取了最卑鄙的手段，就是跟

踪，果然大有收获，他发现了丁能通与一个叫金冉冉的女大学生打得火热。

但是，钱学礼是个聪明人，他清楚，以丁能通的诡道不会不警惕自己的，何况仅仅凭捕风捉影找到点沾花惹草的痕迹，不能把丁能通怎样。

钱学礼萌生了从长计议、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可是没等自己想好去处，丁能通却让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这不能不让钱学礼敬佩丁能通的魄力与胸怀。

钱学礼觉得这是丁能通向自己扔了一块肥肉，尽管这块肥肉没有道理扔给自己，可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何不接住这块肥肉吃了再说呢？不对，会不会肉里下了毒呢？钱学礼怎么想都觉得丁能通没有下毒的必要，这么说他在向我示好吗？想到这儿，钱学礼竟有些惭愧了。

24 公关

散会后，黄梦然偷偷地把丁能通叫到一棵大杨树下。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丁能通不耐烦地问。

“头儿，金桥区区长张铁男来了，要见你！”黄梦然的表情像承诺了什么，很怕丁能通不答应。

“他来见我能有什么事？”丁能通疑惑地问。

金桥区是东州市的农业大区，唯一值得吹嘘的就是草河口森林公园，自从设立为省级森林公园后，封山育林搞得不错，多少开发商盯着这块宝地要盖高档别墅、盖五星级酒店，都被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国光挡了。

然而这片森林长的都是摇钱树，就连张铁男都垂涎欲滴，刚好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东州市政府申办花博会，如果地址选在草河口森林公园，那么金桥区就会一摆农业大区的帽子，转而成为旅游大区。

但是自从上次张铁男被肖鸿林骂得狗血喷头后，不敢再去捅大老板的腰眼，张铁男是个玲珑得剔骨挖髓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曾经给肖鸿林做过贴身大秘书的丁能通。

张铁男知道自从丁能通做了驻京办主任后，所有去北京的领导都由他接待，他不仅可以做肖鸿林的工作，还和贾朝轩处得不错，他甚至可以和市委书记王元章说上话，而且他还是申办花博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所以，只要把丁能通拉过来，让他全心全意地为金桥区说话，无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梦然，莫非这家伙是为花博会而来？”丁能通警觉地问。

“看样子像。”

“不行，不行，这家伙上次让肖市长骂够戗，到我这儿曲线救国来了，你就说我不在北京。”

“不行啊，头儿，我已经告诉他你在北京了。”黄梦然为难地说。

“好吧，好吧，他准备在哪儿见我？”丁能通不能让自己的部下坐蜡，只好答应。

“晚上，在东三环顺峰海鲜请你吃饭。”

刚打发了黄梦然，手机响了，是贾朝轩的秘书顾怀远打来的。丁能通是市长秘书出身，他知道领导秘书是小鬼，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何况顾怀远是老秘书了，与自己是一拨儿的秘书，可是自己已经是正局了，他才混到正处，心态一直不平衡。

自从贾朝轩在北京学习后，顾怀远从东州到北京来回飞，早班飞过来晚上飞回去也是经常事，有时候住两天替贾朝轩做作业。

一晃快一年了，丁能通与顾怀远处出了感情，他觉得顾怀远这个秘书做得比自己辛苦，贾朝轩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比肖鸿林难伺候。

但是，顾怀远本人很出色，他为贾朝轩做的作业为贾朝轩赢得不少荣誉，顾怀远很少求自己办什么事，今天突然来电话像是有什么事。

“怀远，在东州还是在北京？”

“能通，我在东州呢，你什么时候能回东州？”

“暂时回不去。”

“回来给我打个电话，咱们几个秘书在一起聚一聚。”

“有事吧？”

“对，西塘区区长何振东想见见你。”

“怀远，我明白了，金桥区区长张铁男已经到北京了。”

顾怀远听了丁能通的话顿了一会儿说：“能通，看来让你为难了，不过还是见见吧，谁都不容易。”

顾怀远挂断电话以后，丁能通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哀，觉得张铁男和何振东都很可怜，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如果不做这个驻京办主任，处境会不会像这两位诸侯一样，为了一点点地方利益而工于心计呢？

丁能通知道张铁男与何振东以前是大学同学，如今却成了博弈的对手，后来丁能通才知道，去省委上访的群众是何振东的计策，因为上访的群众不是草河口的农民，而是西塘区的农民，张铁男却被肖鸿林无援无故地骂了一顿。

何振东的坏使的绝，却一直不承认上访的群众是西塘区的，后来李为民将上访群众劝回后，上访群众作鸟兽散，也就无从查证，此事不了了之。

在酒桌上，张铁男大骂何振东是奸臣，丁能通微笑不语，他知道，这种场合只有倾听是最好的办法，张铁男发了一阵子牢骚后，请丁能通为金桥区斡旋花博会之事，还说代表金桥区七十万百姓感谢他。

丁能通苦笑道："张区长，我会认真考虑你的话的，不过我只是个跑堂的，能力有限。"

"能通，你当秘书时，咱们就处得不错，你可没少到我那儿打猎。"

丁能通心想，我也没少去琼水湖钓鱼呀。原来北京一些部委办局的处长局长司长，时兴到外?度周末。东州没什么名山大川，只有草河口森林公园和琼水湖两块风水宝地，这些人都是冲肖鸿林来的，大多都是丁能通陪着打猎钓鱼，有时候忙不过来或有与肖鸿林关系极密的，就由肖鸿林的儿子肖伟陪着。

肖伟是肖鸿林唯一的儿子，是华宇集团的董事长，在东州，论实力，能与北都集团抗衡的民营企业，只有肖伟的华宇集团了。

"铁男，咱们公事公办，从我个人观点看，如果非要在两个区选一个的话，我倾向金桥区，因为琼水湖毕竟是东州市民的饮用水，一旦去的人多了，必然会产生污染，不适宜选为花博会的地址。"丁能通坦诚地说。

"能通，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杯，你随意，我干了！"张铁男说完将五粮液倒进一个啤酒杯，然后一饮而尽。

“铁男，既然你来北京了，我劝你见见贾市长，他说话的分量可非同小可呀。”

丁能通这句话的意思是想把球踢给贾朝轩，只要张铁男拜会了贾朝轩，就不枉北京之行，自己也就不是焦点了。

“可是我听说贾市长倾向于在琼水湖选址。”张铁男为难地说。

“铁男，工作是人做的，常言道，礼多人不怪吗！”丁能通诡谲地笑了笑说，“张区长，我得先走一步，还要接待一位重要客人，不能再陪你了，改天我请客！”

丁能通说完起身告辞。张铁男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也不再挽留，客气地说：“好，能通，我知道你们驻京办迎来送往忙得很，咱们后会有期。”

25 保姆

初夏的夜晚，北京城笼罩在一层昏黄的灯雾中，各种各样的霓虹灯交相辉映，红墙在漫漫蔼蔼的灯雾中显得沉静安详，没有人会联想到几百年的沧桑，不知这红墙见证了多少篡权夺位、宫闱密杀之事。

好多天没有金冉冉的消息了，看来那天说的那件事确实伤害了这女孩的自尊心，丁能通知道，凡事强求不得，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她会想通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人往高处走难免要做出点牺牲，自己是在尽一个老大哥的职责，与其找一个没前程的工作，不如先结交可以提供美好前途的贵人，金冉冉出身贫寒，一直想出人头地，怎么可能想不明白呢?

丁能通五粮液喝多了，他回到驻京办倒头便睡，简直睡得昏天黑地，以至于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半天他才惊醒，丁能通懵懵懂懂接了电话，却惊得他一下子醒了。

“哥，做保姆的事我同意了！”金冉冉的声音冷漠中暗含坚定。

丁能通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半晌才说：“好好好，我安排！”

东州初夏的夜晚并不宁静，黑水河畔一座高级别墅内还亮着昏黄的灯，陈富忠在卧室里斜身靠着床头，嘴里叼着一支烟尽情地吸着。林娟娟衣着零乱，披头散发地坐在沙发上嘤嘤地哭泣。

陈富忠不耐烦地说：“好了，你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女人一辈子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回。”

“要不是为了我爸的病，我才不会到你家来呢，我本来应该在医院工作的。再说，我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当情妇的。”

“娟娟，”陈富忠轻蔑地说，“保姆也好，情妇也罢，你成了我陈富忠的人，我就不会亏待你。你要知道，没有大笔的钱，你爸的命是保不住的，你总不希望他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你还没报答，他就死掉吧，只要你安心跟着我，说不定我给你爸换个肾，他的老命就保住了。”

娟娟渐渐地停止了哭泣。陈富忠伸手去拉她细嫩的手，娟娟挣了挣，也没挣脱，陈富忠像是摸着一件宝物。

“娟娟，”陈富忠温声地说：“你不知道，我陈富忠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最懂得珍惜，想当年，我十四岁，从安徽要饭到东州，吃了多少苦，当时我可是东州的乞丐头儿，海志强就是我从乱刀下救出来的，我胳膊上的几条刀疤就是为了他留下的。打天下，拼事业，这个世界，连拔一根草，也要凭实力。”

陈富忠的话让林娟娟震动了，她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肉乎乎粗鄙的男人竟有一番不同凡响的经历，她慢慢地抬起头凝视着陈富忠，眼神里有惊讶、有怀疑，也有些认可。

“好了，别委屈了，穿好衣服，我请你吃夜宵好吗？”陈富忠摸着林娟娟的秀发说。

林娟娟收起复杂的目光，点了点头。

26 红袖(1)

为了找到理想的港商合作经营北京花园，在韩国首尔时，丁能通就与陈富忠约好，回国后一起去一趟香港。

陈富忠如约来到北京，就住在北京花园总统套。丁能通进屋时，陈富忠手里竟拎着一本快看到一半的金庸武侠小说。

“稀罕，陈老板，什么时候成了读书人了？”

“能通，”陈富忠一本正经地说，“别小看你大哥，从古到今，无论什么时候，像韦小宝这样的小人之侠都能成功。”

丁能通定睛看了看，原来陈富忠看的是《鹿鼎记》，心想，“陈富忠说的有道理，官场上像韦小宝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可惜自己没有韦小宝的本事。在这皇城根儿下，看惯了红墙绿瓦，越发觉得韦小宝才是驻京办主任的最佳人选。”

“富忠，看过《笑傲江湖》吗？”

“就是贾市长推荐我看《笑傲江湖》后，我才迷上金庸小说的。”

“噢，贾市长为什么推荐你看《笑傲江湖》？”丁能通好奇地问。

“贾市长说，《笑傲江湖》里有政治原理。”

“富忠，你一个做生意的研究政治干什么？”

“老弟，政治在中国是最大的国情，当官的要讲政治，做生意的更要讲政治，否则你的企业无法立足！”

陈富忠的话让丁能通很吃惊，怪不得这家伙在东州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果然不同凡响。丁能通忽然对陈富忠有些刮目相看了。

“富忠，香港之行你觉得还差什么？”

“还差东风。”

“谁是东风？”

“贾市长呗，这件事必须贾市长出面才有力度。”

丁能通有些豁然开朗：“对呀，贾市长主管驻京办，他代表市政府出面比我代表驻京办出面力度大得多，贾市长一起去的确是东风，就

怕贾市长在党校脱不开身啊！”

“老弟，我们俩出面请他出山，哪有脱不开身的道理，再说，他在党校快毕业了，没那么紧张了。”

“富忠，我看还是你说好，要不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丁能通敏锐地感觉到，陈富忠开口，贾朝轩一定答应，何况贾朝轩好玩得很，香港是个花花世界，只要陈富忠在，保证能找到贾朝轩的兴奋点。陈富忠与贾朝轩通完话后，异常兴奋。

“能通，你猜贾市长在哪儿呢？”丁能通预感到贾朝轩没在党校，而且有应酬。

“在哪儿？”

“说是在长城饭店见一个好朋友，今天是这个好朋友的生日。我说这个生日我来给过吧，他说好啊，你来吧！走，我们去长城饭店！”

丁能通和陈富忠打车去了长城饭店，一路上，让他想起许多给领导过生日的往事，生日在官场上是门艺术，也是个由头，自己给肖鸿林当秘书时，用一个小本子记录了与肖鸿林有利益关系的所有领导的生日，夫人的生日，甚至领导父母的生日，而且随时提醒肖鸿林，肖鸿林会酌情应对。生日是官场上联络感情的纽带，也是升迁敲门的最佳契机。也不知贾朝轩今天给谁过生日。

走进长城饭店豪华套间，丁能通愣住了，贾朝轩穿着睡衣，身边坐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漂亮女人，她正在给贾朝轩削水果。

女人披肩长发局成了微红色，自然地卷曲着，肤如瑞雪，齿白唇红，一袭粉红吊带长裙露出雪白的香肩，特别是鼓溜溜的胸脯，像两瓣被切开的西瓜，倒扣在一起，深深的乳沟让人浮想联翩。这女人丁能通认识，正是东州市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苏红袖。

早就听说苏红袖与贾朝轩关系暧昧，今日看来远不是暧昧可以说清的。丁能通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韩国首尔的那个夜晚。

苏红袖和自己的老婆衣雪都在东州电视台工作，而且是好朋友，衣雪却从未对自己说起苏红袖与贾朝轩的关系，看来两个人的关系隐

藏得蛮深的。

丁能通在这种场合见到苏红袖，有些尴尬，苏红袖却落落大方地说："丁哥，老也不回东州，是不是有相好的了？雪姐可有意见了，让我到北京盯着你呢！"

苏红袖给丁能通一个下马威，媚声媚气地将削好的猕猴桃递给贾朝轩，自己也将一半翠绿的果瓣放到嘴里，一边用纸巾擦着手，一边秋波荡漾地看了一眼丁能通。

"红袖，我和富忠可是特意来给你过生日的，你可不能当克克勃。"丁能通半开玩笑地嗔道，心想自己到北京来偷情还倒打一耙，讲不讲理呀！

"红袖，生日想怎么过，要不要哥哥给你找个小白脸呀？"

陈富忠毫不避讳地动了粗口，苏红袖像是经常与陈富忠开这种玩笑，樱唇一噘说："富忠大哥，小白脸我不喜欢，有没有像你一样的猛男呀？"

"红袖，别拿我开玩笑，你是不是故意在我大哥面前给我上眼药？大哥，这丫头越来越野了，你也不好好管管！"陈富忠告饶地说。

贾朝轩一边抽烟一边笑眯眯地说："富忠，今儿是红袖的生日，吃完饭去天上人间乐乐吧！"

"没问题，大哥，我和能通还有事和你商量。"陈富忠单刀直入地说。

"什么事，说吧！"贾朝轩今天的情绪格外好。

"贾市长，北京花园与港商合作的事，富忠给搭好桥了，想请你出面代表东州市政府去香港给驻京办壮壮势头。"丁能通赶紧借机说了主题。

贾朝轩呷了一口茶想了半天没说话，陈富忠赶紧跟上一句："大哥，我一直想请你去香港逛逛，就是没有机会，正好借这次机会，好好玩玩香港。"

“富忠，香港我去过多少次了，没什么好逛的。”贾朝轩很显然对香港失去了新鲜感。

“大哥，你每次去都挂个团长的衔儿，忽忽拉拉一大堆人，能看着啥，上次港商领我登了一把赌船，简直是海上天堂。”

26 红袖(2)

贾朝轩听得眼睛瞪得溜圆的，兴奋地问：“香港还有这种地方？”

“当然了，船上哪国的美女都有，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你在外面能看见里面，里面却看不见外面，你可以随便选，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海上金鱼缸。”

“富忠，你小子是不是一个也没放过呀？”贾朝轩贪婪地问。

“大哥，咱是正经商人。”陈富忠淫邪地看了一眼苏红袖说。

“轩哥，要去我也去，我可得看住你，不看着你非染上脏病不可。”苏红袖媚声媚气地说。

丁能通没想到陈富忠扔出这么一张牌，就像鱼饵一样，使贾朝轩一下子就上钩了，丁能通心想，“这个陈富忠果然了得。”

给苏红袖过完生日，丁能通称驻京办有一摊子事，便没去天上人间，在北京丁能通最怕去的地方就是天上人间，这里不仅花钱如流水，而且特别容易碰上熟人，自己大小也算是个官，天上人间对自己并不是天上，说不定去的是地狱，所以在北京这几年，丁能通最忌讳的就是天上人间。

何况，在苏红袖面前丁能通总是有些放不开，这个女人不是省油的灯，她自己没家没业，一旦胡诌，衣雪保准信以为真，贾朝轩偷情虽然不避讳自己，但是丁能通也不想知道太多，眼不见心不烦，躲了也许对谁都是件好事。

从天上人间回来，贾朝轩并没有回党校。

苏红袖面色红润地洗着澡，淋浴冲在她娇嫩的脸上，她用手揽着飘逸的秀发，尽情地享受着温热的水丝淋在脸上，那么惬意，那么畅快，那么幸福……

卧室里，贾朝轩身穿睡衣，从皮包里拿出药瓶，取出一粒伟哥，用水服下，然后美美地躺在床上，惬意地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着烟圈儿，烟圈儿弥漫着慢慢地散开，渐渐地模糊，贾朝轩的

意识却都集中到了下身，因为那里已经开始发胀，搭起了高高的凉棚，贾朝轩偷偷地笑道：“妈的，美国佬的玩意儿真他妈的好用！”

苏红袖从浴室里出来，用一条毛巾擦着湿漉漉的秀发，媚态逼人地坐在贾朝轩的身边。贾朝轩的目光像狼一样霍地闪了闪，然后慢慢脱掉了自己的睡衣。

贾朝轩贪婪地把苏红袖搂在怀里，苏红袖刚刚出浴的肌肤如凝脂一般温润嫩滑，搞得贾朝轩心里的欲火慢慢地升腾，他本来想好好欣赏欣赏苏红袖美丽诱人的胴体，然而欲火容不得他多想，他迫不及待地掰开苏红袖的双腿，将胀得生疼的家伙塞进去，苏红袖一声轻嗔便惬意地有声律地呻吟起来。

贾朝轩在药力的作用下，异常威猛，竟连续运动了一百多下，仍没有要射的意思，苏红袖喃喃地呻吟道：“轩哥，你真棒！你真棒！”

此时，贾朝轩感到做男人的感觉真好，只有男人配用“伟大”这个词，因为男人天生就是用来征服天下的，不仅要征服权力，而且要征服女人，征服和伟大一样只配给男人用。

贾朝轩终于泻了出去，就像洪水冲破堤岸一样，两个人紧紧地搂了一会儿，贾朝轩爬起来靠在床头点了一支烟。

“轩哥，你给我抽一口。”苏红袖庸懒地躺在贾朝轩的怀里，手里还握着贾朝轩那根半硬不硬地东西。

“宝贝，肖伟最近还缠着你吗？”贾朝轩的眼光幽幽地闪动着，望着苏红袖粉荧荧的鹅蛋脸。

“缠着，烦死我了！”苏红袖水杏眼如秋波一样荡漾，樱唇温润，笑魇生晕地说。

“我与肖伟谁更生猛？”贾朝轩不怀好意地问道。

苏红袖默然良久，突然掩面而泣，说道：“轩哥，说过多少次了，你还是不相信我……”

贾朝轩见苏红袖当真了，便捧起她的脸温声地说道：“红袖，你别生气，我并没有恶意，我的意思是既然他喜欢你，咱们就将计就计从

他那儿多了解一些肖鸿林的情况，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你舍得我？”苏红袖悬胆腻脂一样的鼻子噤了噤问。

“红袖，政治斗争是最残酷的，既然你跟了我就不能同床异梦。”贾朝轩的口气阴冷，表情也有些森人。

苏红袖非常了解贾朝轩，也深知他的政治报复，她小鸟依人地问：“轩哥，这次学习完，能不能再提一格？”

“我们班有的同学还没毕业就升了，”贾朝轩慨叹地说：“咱们东州的情况不同。肖鸿林是想借花博会干出点政绩来，明年省里换届想当省长，王元章是个没有野心的人，虽然也有当省长的可能，但更有可能去省人大，将来在东州有资格跟我竞争的只有李为民了。”

“肖鸿林都五十五六岁了，野心还不小。轩哥，李为民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可比你好多了。”

“口碑好有什么用，关键还是上面得有人。”

“轩哥，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升官，我高兴，不过，我图的可不是你这些，我爱的是你这个人，我从来没把你当市长，只把你当成我的爱人。”苏红袖搂着贾朝轩的脖子柔媚地说。

“那不行，做我的女人必须有政治头脑。”

“我不，我是女人，不是政客，你听见了吗？”苏红袖娇嗔地说。

“听见了，宝贝儿。但是别忘了你是政客的女人。”

贾朝轩说完发现下身又胀得难受，原来苏红袖一直握着那根东西，贾朝轩重抖精神，又将苏红袖压在了身下。

27 省驻京办(1)

傍晚快下班时，李为民推开了王元章办公室的门，王元章紧锁眉头，正在看一封群众来信，看样子这封信让王元章的心情很沉重，多年的从政生涯让王元章养成了喜怒不行于色的性格，紧锁眉头足以说明王元章生气了，而且是很生气。

“元章，什么信，让你紧锁眉头啊？”李为民温声问道。

“为民，你来得正好，你先看看这封信。”李为民接过王元章手中的信，简单地看了几眼笑着说，“这封群众来信我也接到了，我正是为此事来找你的。”

“为民啊，关于全市农村近千所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早就拨下去了，怎么还会出现下雨天孩子上不了课的情况，下面这些县长、乡长胆子也太大了，连给孩子们修校舍的这点钱也敢挪用。”王元章用手指使劲点了点桌子。

“元章，我准备下去摸一摸情况，搞搞微服私访。”

“你准备怎么去？”王元章关切地问。

“我和小唐坐长途汽车先到皇县，然后再搭老乡们的农用三轮车，这样可以摸到真实情况。”

“为民，开车下去不是跑的地方更多一些？”

“开车动静太大，怕看不到真实情况。”

“为民，天太热了，你再考虑考虑。”

“放心吧，元章，下乡我可是轻车熟路。”

清晨，天还没大亮，李为民和秘书小唐就登上了由东州开往皇县的长途客车。

东州市驻京办即将从低矮的营区平房搬入五星级的花园酒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的耳朵里。

省驻京办坐落在北京潘家园一带一座老式五层楼里，周围都是居民区，如果没有独立的小院和楼顶上省驻京办的牌子，还以为是住宅

楼呢！

有些省的省驻京办早就是五星级酒店了，薪泽金本来就觉得脸上很没面子，好在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进京从来都住在这里，一方面让薪泽金脸上有光，另一方面，也让他心里不塌实。

因为各省的驻京办大楼光不光鲜，矗在那儿比着呢，搞个五星级的省驻京办，是薪泽金梦寐以求的事。然而自己在省驻京办工作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圆了这个梦，想不到，丁能通到市驻京办不到三年，就要鸟枪换炮了，这无疑是给自己上了眼药。

硬件被甩在后面了，软件就更不是对手了。自从丁能通任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以来，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与首都机场和北京火车站的关系处得无比融洽，简直是如鱼得水，每次副市级以上领导来，车都可以开到停机坪或站台上，然后领导进贵宾室休息，工作做得漂亮体面。

然而，省里领导来京，省驻京办接待处只能在接站口等待，有一次，常务副省长刘光大和东州市常务副市长贾朝轩同机，贾朝轩是坐着停在停机坪上的大奔走的，而刘光大是自己坐摆渡车走出来的，尽管刘光大什么话也没说，但是薪泽金觉得颜面扫地，一点面子也没有。薪泽金为改善省驻京办的形象煞费苦心写了个报告，专程回东州到省政府向赵长征省长汇报。

当薪泽金的奥迪车停在省政府大院小白楼前时，他又犹豫了，关于省驻京办搞不搞五星级酒店的问题，省政府常务会上议过几次，一直是两种意见：同意和不同意，而且两种意见势均力敌。不过，省长赵长征的态度一直很暧昧。正因为如此，省政府对扩建省驻京办的事，一直没有明确意见。

薪泽金望了一眼小白楼，心想，还是争取说服赵省长同意，因为，省驻京办的形象如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省里的经济实力，何况常务副省长刘光大是非常赞同的，光大同志认为清江省是工业大省，省

驻京办一定要与工业大省的形象想匹配。这次薪泽金找赵省长汇报，就是刘光大授意的。

在赵长征秘书小王的安排下，薪泽金走进了赵省长的办公室。赵长征一边通电话，一边示意薪泽金坐，秘书小王给薪泽金倒了茶，然后退了出去。

赵长征放下电话问道："泽金同志，不在北京坐你的大使，跑回省城为什么呀？"

薪泽金因常年在北京接待这些大领导，也不拘束，呷了一口茶说："赵省长，我这次回来是特意向您汇报工作的。"

"泽金同志，你的主管领导是光大同志，向他汇报了吗？"赵长征温和地问道。

"上次光大同志到北京开会，我专门向他做了汇报，光大同志的意见是让我向您专程汇报一次。"薪泽金捧着茶杯略显激动地说。

27 省驻京办(2)

“噢，什么事情这么重要，连光大同志都处理不了，还要专程向我汇报。”赵长征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问道。

“赵省长，东州市驻京办很快就要搬进五星级酒店了，省驻京办的形象太逊色了。光大同志让我们拟了一个扩建驻京办的方案，想请您看一看，希望得到您的批示。”

赵长征接过薪泽金送上来的方案，戴上花镜仔细看了一遍，默谋良久，摘下花镜肃然问道：“这么说光大同志对这个问题赞成喽？”

“是的，赵省长，刘省长始终主张将现在的省驻京办拆了，然后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原有地址上建一个五星级的，K省驻京办就是这么办的，离我们驻京办不远，气派得很。”

“气派得很，泽金同志，我看你的思想有点问题呀，省政府常务会议过两次，我始终没有表态，是因为我一直在反思驻京办的功能，泽金，你知道驻京办的历史吗？”

薪泽金懵懂地摇摇头，他不理解新建驻京办与驻京办历史有什么关系。

“驻京办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在封建社会，京城的会馆、同乡会的功能不外乎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维护家乡人民在京的合法权益等。”赵长征的口气悠长深远。

“赵省长，这些功能现在的驻京办都有啊！”薪泽金插嘴道。

“是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驻京办在北京纷纷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办公大楼，这些占据京城黄金地段的驻京办事机构一般以省命名，所在楼宇，几乎都是星级豪华酒店，我们省当时没有跟风，而是买了一座老楼改造成了二星级酒店，使用至今。你老薪也在那儿工作了十几年了嘛。”

“可是，赵省长，各省市都在与时俱进，我们省的驻京办落伍了，跟不上形势了。”薪泽金见赵省长反对的态度坚决，有些激动。

“泽金同志，正因为这些年各省市驻京办互相攀比，才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你知道老百姓管驻京办叫什么吗？第二行政中心、大使馆、行宫，连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都批评驻京办在跑‘部’‘钱’进，是的，驻京办也成了公款接待大本营，我知道驻京办个个神通广大，想建五星级只要省政府同意，明年大楼就能矗起来，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驻京办的功能必须随之改变。”

“赵省长，各地都在强化驻京办的功能，我们总不能弱化吧？”

“起码你这个驻京办主任不能整天陷在应酬和接待事务中，要在信访、社会协调、解决我省公民进京人员的困难方面拓宽空间，要强化民本内涵，少搞些名正言顺的特殊化。”

薪泽金建五星级驻京办的设想破灭了，他失望地走出赵长征的办公室，但他仍不死心，心想，新建不行，可以在扩建、改建上做文章，于是，他灵机一动，又钻进了刘光大秘书的办公室。

28 县驻京办(1)

就在薪泽金在省城活动新建驻京办大厦的时候，东州市皇县县长林大可和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找到了丁能通。

林大可和罗小梅拎了不少皇县的土特产推开了丁能通常住的八栋六号房。林大可当兵出身，是一个豪爽的人，长得五大三粗的，说话也瓮声瓮气的。

罗小梅据说是皇县第一美人，是通过招聘选拔到县驻京办主任位置上的，起初在县电视台做主持人，与丁能通脚前脚后进的京，三十岁左右，长得娇小妩媚，看上去精明干练。

两个人一进门，林大可身上就带进来一股风尘仆仆的汗臭味，罗小梅却是香气扑鼻，这一香一臭搞得丁能通晕晕忽忽的，不知二人不请自到，要唱什么双簧戏。

服务员为两位倒了毛尖茶，又上了水果盘出去后，丁能通问："林县长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能通主任，说实话，我和罗主任还真有要事相求。"林大可开门见山地说。

丁能通闪了一眼罗小梅，罗小梅马上送上来一眼秋波，丁能通像被电了一下，赶紧闪开，心想，"这女人不简单，眼睛会勾魂。"丁能通与罗小梅虽然都在北京，但平时各忙个的，所以打交道并不多。

丁能通掏住一支烟扔给林大可问："皇县在东州可是财大气粗，我这个小驻京办能帮什么忙？"

"丁主任，"罗小梅柔声细语地说，"听说市驻京办就要入主北京花园了，林县长的意思是你们搬走后，老市驻京办能不能让给我们做县驻京办，我们现在的县驻京办条件太差了，想改善改善。"

丁能通心想，"好灵通的消息呀，我还没行动，他们却先下手了。"

“罗主任有所不知，市驻京办这个位置原来是个军营，现在这块地也是市政府租部队的，如果我们搬到北京花园，这块地恐怕就要还给部队。如果你们想要这块地，我可以给你们搭个桥，你们再与部队谈。”

“能通，”林大可圆睁二目道：“这么好的地块为什么不买下来呢？”

“林县长，”丁能通笑了笑说，“这是前两届政府的事，据说当时七百万就可以买下来，但是市政府舍不得拿这笔钱，现在恐怕一个亿人家也未必肯卖了。”

“可惜，真可惜！”林大可抱憾地说。

“林县长，买我们是买不起了，我们可以接着租啊！”罗小梅柔媚地建议道。

林大可想都没想便附和道：“对，对，对，能通，你给搭搭桥，我们县可以接着租。”

丁能通心想，“这个林大可还真有点意思，罗小梅只是这么一说，他就同意了，看来什么样的英雄都过不了美人关呢。哪个英雄要是过得了美人关，一定是得了生理疾病，自己算不得英雄，也算不得狗熊，罗小梅这一关怕是也过不去。”

“好说，为家乡服务是我们驻京办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吧，罗主任？”丁能通圆滑地说。

“丁主任，我们皇县驻京办以后还要仰仗市驻京办的大力提携，市驻京办就拿我们县驻京办当你们下属单位，就叫我小梅好了。”

罗小梅妩媚地一笑，丁能通暗自佩服这女人的美丽，心想，“早知道皇县有这等人才，先下手挖来，不过，看样子现在挖已经来不及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小梅，天下驻京办都是一家人，何况咱们都是为东州服务呢？”

“可不是嘛，我听说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有三千多家，这家伙，你们要是联起手来，谁也不是对手呀！”林大可赞叹道。

“丁哥，我听说，在北京还有全国省市区驻京办协会，每年都搞联谊活动，不过好象只招收市一级会员，什么时候组织活动了，也请丁哥领我们见识见识。”

罗小梅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改了口，搞得丁能通心里痒痒的，心想，“这女人真是做办事处工作的天才，天生的尤物。”

“这两年也向县市政府及企业的驻京办敞开了大门，小梅要是不嫌弃，改日我把协会的理事长介绍给你认识认识，那可是不得了的人物，手里的联络图可以纵横天下。”

林大可似乎对联络图几个字特别感兴趣，睁大眼睛说：“丁主任，以后这样的神人多往我们县领一领，我林大可忘不了兄弟的好！”

“林县长有魄力，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哪一级政府如果不重视驻京办的建设，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要知道，驻京办在古代的前身是会馆，中国国民党就是孙中山在湖广会馆里建的，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是在绍兴会馆里创作的。当时的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崇文宣武二区之内，以宣武区最多。由于有了众多的会馆，汇集了大量的文人学者，还产生?宣南文化，而宣南文化又是北京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现如今，大多数会馆成了居民大院，甚至成了危房，很令人遗憾哪。”丁能通卖弄地说。

“丁哥，你可真有学问，原来驻京办是由古代的会馆衍生的，这么说驻京办文化也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载入史册了。”罗小梅由衷地叹道。

28 县驻京办(2)

“驻京办以会馆的形式存在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更早，只有文革时期被查封掉了，改革开放以后，驻京办如雨后春笋般地从省级发展县级，有些人认为太多太滥了，甚至有人骂驻京办太脏了，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不足为奇。你们想，北京是首都，全国各地为了与中央各部委联系获取信息，观察动向，自然少不了驻京办，况且，有些领导进京后，颇有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的感触，有了驻京办，就像有了家，再加上招商引资的需要，怎么可能离开驻京办！”丁能通颇有感慨地说。

林大可很有同感，“是啊，所以请丁老弟与皇县多亲多近，拉我们驻京办一把，小梅，别忘了向丁主任多请教呀！”

“丁哥，赏个面子，一起出去吃顿饭吧。”罗小梅妩媚地邀请道。

“不行，不行，明天我陪贾市长去香港，改天吧，等从香港回来后，我做东。”丁能通诚恳地谢绝道。

林大可见丁能通确实为难，豪爽地笑道：“小梅，想着这件事，等丁主任从香港回来后，告诉我一声，我专程从皇县飞过来，请丁主任。”正说着，林大可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皇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打来的。

“王主任找我什么事？”

“林县长，你赶紧回来吧，市委副书记李为民在皇县微服私访，检查中小学危房改造情况，县教育局把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挪用装修县教育局大楼，李书记正在县政府会议室大发雷霆呢。”

林大勇听后气愤地说：“县教育局胆子也太大了，连我这个县长都敢瞒，你照顾好李书记，我明天就飞回去。你告诉李书记，我当面向他检讨，并保证皇县一个月内没有一所学校有危房！”林大勇挂断手机，无奈地说，“能通，让你见笑了，我才离开两天，县里就出这么大的事。”

双方又寒暄了一会儿后，林大可和罗小梅才告辞。

丁能通送走林大可和罗小梅，心里感觉空落落的，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进入金冉冉的心情日记，发现很长时间不写日记的金冉冉最近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今生不再做情人》。

“刚，上辈子我一定是欠你的了，所以今生要用我的肉体来偿还，用肉体还了还不够，还要用感情还，可是你只需要我的肉体，不诊视我的感情，竟然要求我做你的情人！情人本来就是享受沉沦的，我们只能厮守在黑夜，太阳还没有来得及放出它的第一道光，露珠还在花朵上做着黎明的梦，你便逃了，枕边还留着你的气息，然而，就连这点气息也袅袅散去，看来我们终究是要散去的，晚散不如早散，从今以后我不再做你的情人，要做就做妻子。佛说，今生嫁你的人，是前生葬你的人！我不嫁你，因为我要葬掉我们的情。我走了，百转千回望望你，忽然想起李商隐的《锦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丁能通久久望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异常生气，他看出来了，那个叫刚的男人又去纠缠金冉冉了，看来两个人仍然藕断丝连，不过这篇日记说明冉冉已经下决心离开他，丁能通在对刚的无耻气愤的同时，也有些责怪冉冉太儿女情长，受了伤害还不吸取教训。想到这儿，丁能通给金冉冉打电话，他想以兄长的身份提醒她几句，金冉冉的手机居然关机。

29 紫气东来(1)

李为民在皇县政府会议室大发雷霆后，让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准备了几辆自行车，他逼着主管教育的牛副县长和县教育局秦局长与他一起骑车下乡。他要让这两位不谋正事的领导亲眼看看孩子们在什么样的校舍里读书。

一连走了四五个村子，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王主任想请李为民和小唐就近吃饭，李为民说："前面就是天沟乡了，我们看完那里的学校后，去乡政府吃工作餐吧。"

几个人又骑了半个小时自行车才到了天沟村小学。几个人停好自行车，推开破篱笆门进去，有几间教室。一间一间推开门进去，王主任打着手电照着，每间教室都破得四处透风，窗户上塑料薄膜扯碎了，在夜风中哗哗作响。

李为民要过王主任手中的手电筒，照了照屋顶，屋顶透见了天上的月亮，李为民拍了拍教室破旧的墙壁，看了看月光下毫无修建痕迹的冷清的学校，痛心地说："各位领导，你们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教室上课吗？"

牛副县长、秦局长一脸的尴尬，牛副县长说："李书记，昨天我已经接到林县长的电话，命令立即整改，他正从北京往回赶呢，要当面向您检讨！"

"他的检讨我不听，我要的是行动，秦局长，你这个教育局局长面对这样的校舍在装修豪华办公室，你能坐得住吗？"

"李书记，我们错了，马上改。"秦局长哭丧着脸说。

"改？危房改造资金用在装修办公大楼里了，怎么改？我告诉你，一个月后我还来，如果你们跟我做官样文章，对不起，你们到危房校舍去办公，孩子们到县教育局机关大楼去上课。"

李为民说完，骑上自行车向天沟乡政府骑去，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中。

飞机快着陆时，丁能通睡醒了，从机窗向外望正是下午时分，天空晴得像一幅画，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偶尔有几个小岛从海水中露出轮廓，点点白帆在海面上点缀着。

从天上看，大屿山像极了女人用的手袋，连通香港本岛的两座桥好像白色的带子，岛的形状稍有椭圆的意思。因为新机场跑道是填海建成的，齐刷刷的，正像一个手机袋，斜附在手袋上。

七八年前给肖鸿林当秘书时，陪肖鸿林到过一次香港，那是召开东州国际秧歌节新闻发布会。在丁能通看来，香港永远是在变化的，看不到它的沧桑，只能感觉到它的繁荣，因为这是一个表面繁华拥挤，骨子里又有几分傲气的城市。

贾朝轩、陈富忠、苏红袖和丁能通上了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的子弹头面包车，穿过繁华街路，水泥森林如过眼烟云，丁能通一下子想到了上海，觉得两座城市比起来，香港有些旧了，然而正是这份旧，让丁能通觉得香港越来越有味道。

很显然，贾朝轩与水敬洪早就认识，只是没有陈富忠与水敬洪那么熟，陈富忠与水敬洪互称陈哥、水哥，起初丁能通很纳闷，怎么对方都称彼此为哥，还是苏红袖好奇地问过后，水敬洪解释完，丁能通才明白。

原来东南亚大老板之间成了好朋友，为表示尊重，不论大小，一律互称兄长，丁能通心想，看来陈富忠与水敬洪熟得已经不分彼此了。

奔驰停在香港黄河集团总部大楼前，水敬洪亲自引领众人走入电梯，在四十楼电梯口，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翰晨先生亲自迎接贾朝轩。丁能通心想，如果自己和陈富忠来的话，是绝对见不到这位名震海内外的商界泰斗的。

在黄翰晨先生豪华宽阔的办公室，众人分宾主在圆形沙发上落座。透过明亮的落地窗，是繁华的维多利亚海湾，让人望一眼就会赞叹不已，因为香港是彩色的。

“贾市长，上次我去东州承蒙陈先生的引见，你的豪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黄翰晨显然对贾朝轩的印象不错，才会亲自接见大家。

“黄先生一向目光高远，东州是虎居龙盘之地，风水好得很，有东方鲁尔的美誉，您在东州投资，我会全力做好服务的。”

贾朝轩的谈吐让丁能通有些刮目，因为贾朝轩表现的风采不像是一座省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更像是与黄翰晨一样的大老板。

“东州确实是一个投资的好地方，经过考察，我毅然决定与陈先生共同投资建一座东州最好的五星级酒店，我听敬洪说，你们驻京办有意投资北京花园，希望与我们合作，既然贾市长出面了，我们一定慎重考虑。”

“黄先生，北京花园的硬件设施是一流的，地点也非常好，只是多年来经营不善，如果香港黄河集团能够介入，我们驻京办一定会精诚合作，黄河集团的酒店管理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我相信，有香港黄河集团的介入，北京花园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借贾市长的吉言，我们会派考察小组对北京花园作全面评估，请放心贾市长，我们是不会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的。”黄翰晨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

“太好了，我这次来特意请我省的全国著名书法家布衣老先生为您写了一幅字，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书法，希望您能喜欢这幅字呀！”

贾朝轩说完，丁能通和陈富忠赶紧展开画轴，画轴上呈现“紫气东来”四个大字，力透纸背，刚劲飘逸。

“好书法，好书法，贾市长，这份礼物很珍贵啊！”

黄翰晨欣赏了一番后，水敬洪小心翼翼地收起画轴。黄翰晨从自己的书柜中取出四本精美的大画册送给贾朝轩、陈富忠、丁能通和苏红袖。

“贾市长，这是一本关于我生平经历的画册，画册扉页上已经提签了我的名字，送给你们做个纪念吧。”

众人连声称谢。

“敬洪啊，”黄先生接着说，“贾市长，难得来一趟香港，你好好安排贾市长看看香港。”

“黄先生，香港我来过多次，早就领略了香港的繁华呀！”

29 紫气东来(2)

“哎，很多人都觉得香港是一座商业城市，忽略了它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绩，其实，香港最大的魅力在于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无论是艺术还是建筑等多方面，都体现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贾市长，看香港可不能走马观花呀，我建议你们去中环的花园道圣约翰教堂看看，那座教堂以十三世纪英国歌特式建筑为蓝本，它的屋顶有锯齿围墙，又有修长纤窄的光顶窗，还有支撑屋顶的木构架，家具、屏风都是十九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的图案，很值得一看。”

丁能通感慨这位商界泰斗内在的修养，相比之下，贾朝轩和自己都太浮躁了。

“贾市长，到香港观光，只要留意一砖一瓦，就不难发现不少古建筑，正是这些东西，让香港这个地方体现出厚重的文化气息。”水敬洪补充道。

“黄先生，难得见到您，能和您合个影吗？”苏红袖柔媚地说。

“没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黄翰晨说完，叫进自己的女秘书为大家合影拍照。

晚宴上，水敬洪请大家吃了最好的干捞翅，贾朝轩觉得水敬洪陪着逛夜景不方便，便婉言谢绝了。四个人打车来到维多利亚港，苏红袖在漪丽温情的夜风中，显得如女神般温秀，贾朝轩兴奋极了，四个人乘坐天星小轮，欣赏港岛夜景。

维多利亚港夜色的美丽，无疑是荡气回肠般的精神享受。白天的一场小雨，洗得天上，海上和地上都清清静静的。到了夜里，空气清新极了，极目天舒，清清楚楚地瞧见几团白云仿佛是贴在山巅和楼顶一般。一切的困乏，烦忧和无聊都荡然无存，只留下轻盈通透的灵性，和着清新的海风自由舞动。

两岸灿烂的灯火勾画出维多利亚港的轮廓，头顶上各种招牌的霓虹灯竞相闪烁、跳跃，把港口装饰得富贵豪华。

长达数里的灯色中，变动着的只有两处：中环广场尖顶上的一小节霓虹灯不住地转换色彩；中环中心从下往上渐密的横条状图案渐渐地变色，依着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次序，一轮一色。

蓝色的海水在夜幕中慢慢变暗，不远的群山也渐渐融入了苍穹，夜色中的维多利亚港像有着万般的风情，那荡漾在对岸的灯火忽明忽灭，珠光宝气般闪烁着妩媚。看着水中摇曳的万家灯火，听着水上悠扬的笙歌管弦，香港在浓夜里活泼泼地香艳起来。

“能通，桥给你搭好了，能不能成，就看你的本事了。”贾朝轩站立船头双手插着腰说，苏红袖挽着他的左臂。

“感谢老板对我们驻京办的关怀，我一定全力以赴促成此事！”丁能通也很兴奋，他迎着海风信誓旦旦地说。

“富忠，我看明天白天也不用水敬洪陪着了，我陪红袖买几身衣服，晚上咱们就上赌船。”

一提到赌船，丁能通心里就发紧，此行的目的是促成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丁能通对赌船毫无兴趣，但是躲也躲不掉了，明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一种上贼船的感觉。

“轩哥，我都等不得了。”苏红袖柔媚地说。

“红袖，上了赌船我怕你下不来了。”陈富忠色迷迷地说。

“为什么？”苏红袖嗔道。

“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我怕你被船长收到海上金鱼缸里！”

陈富忠说完哈哈大笑。

“轩哥，你也不管管他，竟欺负人！”

众人说笑间，船靠了岸，丁能通回望海市蜃楼般的夜色，有一种悠然如梦的虚妄，但他不愿意醒来，因为夜香港的繁华与风情，浪漫与倚丽实在美得化不开，道不清，难怪世人对荣华富贵如醉如痴，看一眼晶莹剔透的维多利亚夜色就全明白了。

30 花宴(1)

李为民在农村跑了一个星期，非常疲惫地走进家门，这次微服私访他觉得收获很大，在检查中小学危旧房改造情况的同时，李为民顺便对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调查，他觉得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行之有效的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已经明显失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须有新思路。

妻子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丈夫了，听说今天晚上丈夫回来，吴梦玲回到家就赶紧买菜做饭，想好好犒劳一下丈夫。

柔和的灯光下，妻子还是显得那样年轻俏丽、楚楚动人，女儿长得太像母亲了，一想到女儿，李为民心中就油然而生自豪感。平日里，不管有多忙，也不管有多累，只要一回到这个家，只要一回到这欢乐温馨的氛围里，所有的烦恼和沉重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如今女儿翅膀硬了，要飞到大洋彼岸求学去了，夫妻俩既为女儿高兴，心中又觉得空落落的。

李为民一进家门就发现妻子今天格外动人，“梦玲，几天没看见年轻了！”

“今天韩丽珍过生日，中午吃完饭后，请我们几个女同学到她们医院下属的美容院做了个美容。”吴梦玲和韩丽珍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两个人从小就要好。

“梦玲，以后这样的便宜少占，朝轩和丽珍可不是省油的灯，我一直替她们捏着把汗！”

“好了，我知道了，快洗澡吧。”

李为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淋浴，吴梦玲温柔地说：“为民，饿了吧？看我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了？”

李为民穿着睡衣，走到饭桌前，他先用鼻子闻了闻，兴奋地打开沙锅盖，“小鸡炖蘑菇，太好了梦玲，快来趁热吃！”

夫妻俩一边吃饭，吴梦玲一边说："为民，女儿托钱学礼捎回来一个包，我忙着给你做饭还没来得及看。"

"女儿捎什么给咱们？"

"还不是一些不愿意穿的衣服，要去美国了，不能什么都带去。"吴梦玲温柔地看了一眼丈夫，起身去拿包。

"梦玲，吃了饭再看吧。"

吴梦玲神秘地说："为民，说不定有女儿的照片，也不知是胖了还是瘦了。"

一提到女儿的照片，李为民也兴奋了，催着吴梦玲快打开，吴梦玲打开包后，发现除了女儿的衣服外，还有一个牛皮纸袋。

"这是什么？"吴梦玲脱口问道。

"快打开，说不定女儿的照片就在这里。"吴梦玲赶紧打开了牛皮纸袋，不打开则已，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捆崭新的人民币。

"这是怎么回事？"李为民警觉地问。

"我也不知道。"

吴梦玲一紧张，从牛皮纸袋里掉出一封信，李为民一把抢过来打开一看，就几句话：

"李书记，我听说孩子要去美国读书了，很为她高兴，这两万元人民币是我这个当叔叔的一点心意，权且给她当路费吧。钱学礼即日。"

李为民看后，一巴掌拍在饭桌上骂道："这个钱学礼，竟敢公然向我行贿！"

吴梦玲捡起震落到地上的信看后说："为民，钱学礼也是好意，爸这些年有病花了咱不少积蓄，再加上女儿上学，要不咱就……"

"梦玲，你真糊涂，亏你还是个人民教师，爸平时常讲，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李为民的党性就值两万？"

"那这钱怎么办？"

"怎么办？既然送来了，就别想再拿回去。"

吴梦玲不解地看着丈夫。

“好了，梦玲，这件事由我来处理，饭都快凉了，快吃饭吧。”

李为民说完，滋溜滋溜地喝着鸡汤，吴梦玲不知道丈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薪泽金从东州回到北京后，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丁能通用什么办法搞到北京花园的呢？薪泽金想弄明白，他和钱学礼都在北京混了十几年了，熟得很，薪泽金心想，钱学礼与丁能通关系微妙，也许从这个独眼龙的嘴里，能套出点真东西。

想到这儿，薪泽金心生一计。薪泽金心里清楚，丁能通这小子猴精猴精的，难对付得很，而且背后还有肖鸿林做靠山，惹不起，肖鸿林明年年底换届很有可能接替赵长征，说不定到时候丁能通还能升，他这么能干，顶了自己这个省驻京办主任的位置也不一定。

薪泽金已经五十三岁了，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省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上干到退休，因为他早就把老婆孩子办成了北京人，而且安排了比较好的工作。

薪泽金从骨子里喜欢北京，在中国最有钱的人不是福布斯名单上的人，而是隐藏在北京山里的豪华别墅里，动不动就看一场几千元美金一张票的洋演出，出入的场所都是像美国骷髅会一样神秘的的名人富人俱乐部。这些人背景神秘、深厚，不显山不露水，很少公开自己的身份，有头有脸打点自己生意的却是自己的喽罗，这些人的背景就像大海，要多深就有多深，人家活的才叫富贵。

薪泽金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能在北京立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自己在北京混了十多年了，省里的大小事情只要与北京有关的，都得薪泽金出面，就因为这一点，他与省市领导的家属子女混得滚瓜烂熟，省里的事没有他薪泽金再清楚的了，可是东州市驻京办来了个丁能通，让薪泽金颜面扫尽。

过去，东州市驻京办没少仰仗省驻京办，丁能通来了以后，抢尽了风头，大有掉过来的势头，薪泽金确实有些不安了。

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市区县的驻京办主任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驻京办主任在十几年前还像个官，现在随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面越来越大，驻京办主任越来越像个国企领导，地方政府只负责编内人员的工资，其他资金由驻京办自筹，这无疑给驻京办提出了新的课题，也给驻京办主任提供了新的机遇，俗话说，变则通，不变则殆。

30 花宴(2)

对于驻京办而言，等靠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积极开拓，不断探索，勇于改革，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你赵长征不给驻京办出路，我薪泽金可以自己找。

薪泽金非常了解钱学礼的秉性，只要有漂亮女人，嘴就把不住门儿。薪泽金想，这个女人必须是圈里的，这样才有共同语言，他想来想去，想起了东州市皇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那可是一个可以让任何男人看一眼只有一个地方硬，其余地方都瘫软的女人，独眼龙也熟悉，想到这儿，薪泽金狡黠地笑了。

爱是一时的，恨却可以是久远的，自从金冉冉被刚伤害以后，她觉得自己的心被男人伤得已经千疮百孔了，她本来是想认真做一个情人的，因为她懂得两个人真心相爱不一定要结婚，因为婚姻和爱情原本就是两码事，我们在邂逅相逢时用我们自身的想象做材料塑造的那个恋人，与日后作为我们终身伴侣的那个真实的人毫无关系。

金冉冉骨子里的暖被这个叫刚的男人化作了冷，又被丁能通融化成水，但刚只要肉体，根本没有真爱。女人是水做的，天生灵秀，经过深思熟虑，金冉冉发现丁能通让自己做保姆听起来太冷酷，实际上是为自己好，金冉冉骨子里喜欢挑战自己，从小就有出人投地的梦想。

北京这座城市的繁华与上海的不同，北京是男人的野心推动运转的，上海起码有一半是靠女人的名利心滋润的；北京的胡同里飘荡着奴性，大街上充斥着野性，无论野性还是奴性，都是征服者的游戏，带有男人身上的汗臭味；上海的雨丝是阴柔的，那法国梧桐的树影都是婆娑的。

一个女孩在北京漂，要多危险就有多危险。因为北京是雄性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北京是野心家的王国，野心家的战争都是你死

我活的，特别需要女人爱心的安慰。金冉冉不仅有爱心，更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

丁能通给金冉冉呈现了一片新的天地，金冉冉甚至对这片天地有了一种莫明的憧憬，这种憧憬搅得她坐立不安，茫茫然的，她特别希望丁能通给她打个电话，最后还是忍不住自己先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

薪泽金既没把晚饭安排在哪个驻京办餐厅，也没安排在什么五星级酒店，而是找了一家极有特色的花味餐厅。因为这家餐厅是专门以烹调各类鲜花为特色的。在北京可以吃遍世界，想吃什么都有，而且一定做得是全国最好的。

薪泽金站在花宴仙庄门前等候，抽了两颗烟的工夫，一辆红色本田车停在他的面前。先是从车门中伸出一支红色的休闲凉鞋，然后就是修长的美腿。

罗小梅从车上下来时，仿佛身体在香水中泡过一样，浑身都是风情，浑身都是暧昧，浑身都是秘密，由不得你不心跳，粉色短袖小衫配白色短裙，修长的玉腿，让人觉得此时的黄昏像盛开在栅栏上的粉红色蔷薇一样弥散着芬芳。

“小梅，今晚的鲜花宴与你太般配了。”薪泽金垂涎地恭维道。

“薪主任不愧是省级领导，连请客吃饭都这么有情趣。”

两个人并肩走进桃红柳绿的餐厅，仿佛走进了鲜花店。

“小梅，这家的鲜花宴别具特色，如果不事先预定，根本没有位子。”

“太好了，鲜花美容养颜，薪主任，你可真会请客。”

两个人走进包房，餐桌正中是一个造型精致的鲜花篮。薪泽金将手一让，请罗小梅落座，服务小姐倒上菊花茶，罗小梅妩媚地一笑问：“薪主任，钱主任怎么还没到？”

“马上就到，这家伙刚从东州回来，好像丁能通去香港了，他们驻京办就忙活独眼龙一个人了。”

薪泽金打着圆场，心想，东州的局面很复杂，何不借机了解点东州的情况。

“小梅，东州要办花博会，你们皇县没争取一下？”

“争取也没用，市里几个郊区都快打出人命了，特别是金桥区和西塘区，其实，我们皇县在东州是养花大县，花卉已经有了产业基础，没办法，离市区太远，市里不会考虑的。”

“小梅，东州驻京办与北京花园谈得怎么样了？”

薪泽金无心问花博会的事，他最关心丁能通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的。

“薪主任，丁主任的办法咱们俩谁也学不了。”

“为什么？”薪泽金不服气地问。

“因为你我都没给领导当过秘书，都拿不到特殊政策。”

“丁能通拿到了什么特殊政策？”

“薪主任，你能在东州拿到一块最好的地吗？你能以这块地做抵押贷到款吗？”

“有了好地当然好贷款了。”

薪泽金心?，既然东州市驻京办搞了一块好地，我小舅子是搞房地产开发的，何不借机让我小舅子捞一把。

“你能不停地抵押不停地贷款吗？这叫资本运营，就拿这次香港之行来说吧，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面联系港商投资，薪主任，你能请动常务副省长刘光大去香港拉港商吗？”

“小梅，说话得给老薪留点面子，据我所知，刘副省长非常支持省驻京办的新建工作。”说话见，钱学礼胖乎乎地走了进来，光秃秃的光脑壳被鲜花映得五颜六色。

“老钱，你来晚了，得罚酒啊！”薪泽金嗔道，然后一个手势给小姐，让她上菜。

很快，小姐就端上来一盘又一盘的鲜花菜肴：油炸成金黄色的银雪鱼上，洒的是点点玫瑰花瓣；鲜嫩洁白的茭白被切成薄片状，和粉

红的鲜桃花炒在一起；啤酒蟹里加入了金黄色的菊花，清香怡口，紧接着什么木棉花炒酱豆米，小百和花酸腌菜汤，凉拌棠梨花，水煮芭蕉花，真可谓红的似血，白的如玉，黄的呈金，蓝的赛钻石，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在竹篾编制的餐桌上集合了。

30 花宴(3)

“小姐，真是太棒了，这些鲜花是怎么运来的？”罗小梅兴奋地问。

“都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服务小姐回答。

“小梅，这家店老板是昆明人，总店在昆明。”薪泽金得意地说。

“将来咱们东州搞花博会时，在花博园附近开一家这样的酒店一定赚钱。”钱学礼诡谲地说。

“钱主任，你这个想法太好了，要不咱们仨合股干吧！”罗小梅认真地说。

“老钱，有小梅当总经理肯定发！”薪泽金附和道。

“一言为定！”

钱学礼端起酒杯说完，挨个杯子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薪泽金暗自观察，发现如果用花比喻女人，罗小梅就是万花丛中的牡丹，钱学礼见了这朵牡丹就像换了一个人，酒也不停地干，话也不停地说，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家伙邪念在不停地升腾，薪泽金心想，时候到了。

“老钱，听说你改抓房地产开发了？”

钱学礼用餐巾纸抹了抹油嘴，两片厚厚的嘴唇不停吧嗒着说：“妈的，万事开头难，我刚从东州回来，老薪有资质好的工程队吗？”

“老钱，你算问着了，我小舅子就是包工头子，资质没的说，老钱，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天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薪泽金一心想从老钱那儿分一杯羹，没像到这个蠢货送上门来了。

“钱大哥，我表弟也是搞工程的，常言道，见面分一半，这么好的事别落下小妹呀！”罗小梅一个秋波送上去，钱学礼肉乎乎的脑袋一下子涨得通红。

“小梅，没说的，有大哥的就有小妹的。”

钱学礼肉乎乎的手轻轻拍了一下罗小梅粉嫩纤细的香臂，三个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李为民就让秘书小唐找到钱学礼，即使在北京也让他马上飞到东州。小唐拨了半天钱学礼的手机，都是关机的状态，只好打电话到驻京办办公室询问，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钱副主任正在飞往东州的飞机上，大约十点钟落地。小唐只好用短信通知钱学礼到东州后立即到李书记办公室。

十点钟，小唐接到钱学礼的电话："唐秘书，李书记找我呀？"钱学礼还猜不出李为民找自己的用意，但他隐隐地感到与他送的两万块钱有关。

"钱主任，李书记一直在等你，你快过来吧。"

钱学礼惴惴不安地推开李为民办公室门的时候，自己送的两万块钱就放在办公桌上，钱学礼怯生生地说："李书记，您找我？"

李为民正在批阅文件，他头也不抬地说："坐吧，钱主任。"

钱学礼预感到李为民要向自己发难，心里紧张得不得了，他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点了一支烟，但是点烟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许久，李为民才冷冷地说："钱学礼，你本事不小啊，敢给我李为民送现金，一送就是两万块，两万块是个什么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的立案标准，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就可以立案，"李为民把两万元钱往钱学礼面前一扔，"点点看少不少？"

钱学礼脑门细汗渗了出来："李书记，我是诚心给孩子拿点路费，没想到惹您发这么大火。"

"学礼呀，我如果公事公办，你现在就得拿上你的钱到市纪委说清楚，可是我不想把事情做绝，既然你的钱送来了，我也不能给你退回去，我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李书记，您说，您说，我听您的！"

"一会儿离开我办公室后，把这两万块钱寄到皇县天沟村小学去，那里的孩子正在透风露天的校舍里上课，下不为例，否则，别怪我李

为民不客气。”李为民肃然地说。

“李书记，我照办，我一会儿就寄，立刻就寄。”

钱学礼恨不得赶紧离开李为民的办公室，他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李为民这样的人，一点人情世故也不讲。

其实，李为民完全可以公事公办，那钱学礼很可能为这两万块钱丢了前程，李为民今天的做法恰恰充满了人情味，他是想敲山震虎，治病救人。

钱学礼灰溜溜地走了，李为民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走到窗前，望着市委大院那个用花岗岩制成的大门楼子，越发感到它朴素、坚定、大气、雄浑厚重。